

第六卷

宋紀

英宗

神宗

第七卷

神宗

凡八年
甲辰至辛亥

凡十四年
壬子至乙丑

資治通鑑綱目續編

香溪馬雲淇藏



續資治通鑑綱目卷之六

後學 餘杭 周

德恭 任發 明

後學 雲間 張

時恭 廣義

起甲辰宋英宗治平元年凡八年
盡辛亥宋神宗熙寧四年

英宗皇帝治平元年夏五月太后還政于帝加韓琦尚書

右僕射

帝疾大瘳琦欲太后撤簾還政乃取十餘事稟帝帝裁
決悉當琦即請太后覆奏后每事稱善琦因白后求去

后曰相公不可去我當居深宮耳遂起琦即厲聲命撤
簾既落猶於御屏後見后衣也帝親政加琦右僕射

呂中曰當國家危疑之日大臣以能任事者一日德望
二曰才智有才智而無德望以鎮之則未足以服天下

之心有德望而無才智以充之則未足以辦天下之事
故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

辰甲

可奪韓魏公蓋自慶曆嘉祐之時可屬大事重厚如勃
其德望服人心又矣至於處事應變胸中才智又足以
運用天下此其所以正英宗之始歟在真宗之初則有
呂端在仁宗之初則有王曾此皆安國家定社稷之名
也臣

發明

北雞之晨惟家之索蓋自周赧八年綱目書秦
羊氏治國事始有婦人與政之端至漢祖以神
武得天下呂氏亦得與事幾危漢室然則女后之臨
朝實世道之大變宋自仁宗幼冲而劉后專政英宗
有疾而曹后臨朝皆不得已耳當時大臣身濟艱難
經綸天下者莫如韓琦觀其設機處事迥出人表太
后還政兩宮宴然易曰傾否先否後喜韓琦有焉呂
氏曰在真宗之初則有呂端在仁宗之初則有王曾
皆安國家定社稷之名臣也故綱目上書太后還
政于帝下書加韓琦尚書右僕射其功蓋可見矣
廣義 異哉曹后之貪權位也簾既撤矣而猶栖焉
不為婦人尚爾而况

六月增置宗室學官

先是王陶等為皇子伴讀司馬光言陶等雖為皇子
官屬若不旬日得見或見而遽退語言不洽志意不通
教者止於供職學者止於備禮而左右前後侍御僕從
或有佞邪諛巧之人雜處其間雖皇子資性端慤難移
然親近易習積久易遷雖有碩儒端士為之師傳終無
益也臣願陛下博選學行之士使日與皇子居處燕游
講論道義其侍御僕從邪佞諛巧之人誘導為非者委
伴讀官糾舉即時斥逐若皇子自有過失規誨不從亦
聽以聞如此則進德脩業日就月將善人益親邪人益
疎天下之幸也帝嘉納之至是封皇子項為穎王王陶
等為翊善記室
增置宗室學官

秋八月內侍任守忠有罪竄蘄州

初章獻太后臨朝守忠與都知江德明等交通請謁權
寵過盛累遷宣政使入內都知仁宗以未有儲嗣屬意
于帝守忠建議欲援立昏弱以邀大利及帝即位又乘
帝疾交構兩宮知諫院司馬光論守忠離間之罪國之

通鑑綱目卷之六

大賊乞斬于都市呂海亦上疏論之帝納其言翌日韓琦出空頭敕一道歐陽脩已簽趙際難之脩曰第書之韓公必自有說既而琦坐政事堂召守忠立庭下曰汝罪當死遂責斬州安取空頭敕填與之即日押行琦意以為少緩則中變也其黨史昭錫等悉竄南方中外快之

發明

程子曰君子審古正學明善惡之歸辨忠邪之分曉然趨道之至正君志定而天下之治成矣

蓋閣官日侍左右伺察上意或竊主柄以驕人或鼓主怒以張勢是以利於立昏邀求大利也守忠在仁宗朝交通請謁權寵過盛援立昏弱以固已恩乘帝有疾交構兩宮誠王法之所當誅而不赦者已向微歐韓呂馬諸賢同心協力弘濟艱難將來之禍可勝言哉昔孔子為政於魯先誅少正卯而後教化大行其以此耳綱目特書有罪竄

廣義

大易解之上六曰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無不利魏公之去守忠其有得于此乎

詔日開經筵

重陽節當罷講呂公著司馬光言先帝時無事常開講筵近以聖體不安遂於端午及冬後盛暑寒權罷數月今陛下始初清明宜親近儒雅講求治術願不惜頃刻之間日御講筵從之

發明

天下之治亂未形而入事之善否可驗人君行

政苟善則天下趨於善唐虞雍熙之治想見矣人君行政苟惡則天下趨於惡桀紂土崩之亂可知矣仁宗即位數十年間而經筵之御僅克兩見英宗因呂公著司馬光之言日開經筵從善之心切焉雖然有賢君而無賢臣則天下不可得而治有賢臣而無賢君則天下又可得而治乎故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及是則時日曷喪予及汝偕亡矣天下何由而治耶故特書以著其美

廣義

大抵武以戡亂文以守成英宗當守成之日而頃刻不忘儒者其美可勝言哉

九月復武舉○冬十一月刺陝西民為義勇軍

韓琦言唐置府兵最為近古今之義勇河北幾十五河東幾八萬勇悍純實非稍加簡練亦唐之府兵也

東北陝西三路當西北控禦之地事當一體今若於陝西諸州刺手背以為義勇甚便乃命徐億等往籍陝西五戶三丁之一刺之凡十五萬六千餘人賜錢二千民情驚擾而紀律疎畧不可用知諫院司馬光上疏力諫不聽光至中書與韓琦辨琦曰兵貴先聲諒祚方禁驚使驟聞益兵二十萬豈不震懼光曰兵貴先聲諒祚為其無實也獨可欺於一日之間耳今吾雖益兵實不可用不過十日彼將知其詳尚何懼琦曰君但見慶曆間鄉兵刺為保捷憂今復然已降教與民約永充軍遣戍邊矣光曰朝廷嘗失信于民未敢以為然琦曰吾在此君無憂光曰公長在此地不可也異日他人當位用以運糧戍邊反掌間耳琦不從竟為陝西之患

廣義

昔王述有言人非堯舜何得每事盡善未嘗不以其言為當也且唐之府兵其制固為善矣當其制兵之時則尾大不掉之患固以胚胎于此不待變為曠騎曠騎變為藩鎮而後見也且曰益兵二十萬則是軍也無疑矣又曰求不充軍嗚呼小民至愚而神矣可誑邪其末流之弊必將倒持太阿而授人以柄矣其禍可勝言哉温公所以力言其不可者此也噫魏公才智卓越而尚有此舉之非而况才智之

屈于魏公者耶

十二月吳奎罷以王疇為樞密副使○吐蕃木征以河州

內附

初唃廝囉娶李立遵女生瞎嚧及磨嚧角又娶喬氏生董嚧李氏寵衰斥為尼于廓州而錮其二子乃結母黨李巴全竊母奔宗哥城唃廝囉不能制磨嚧角因撫有其眾寶元中磨嚧角死部人立其子瞎撒欺丁李氏懼孤弱不能守乃復屬唃廝囉瞎嚧仍居龕谷而生二子長曰木征居河州少曰瞎吳叱居銀川而董嚧與母別居歷精城號令嚴明人憚服之有眾六萬日以盛強獨有河北之地由是唃廝囉所部之分矣至是木征率其眾以河州乞內附

以內侍為陝西諸路鈐轄

帝遣王昭明等四人體量軍情治其詞訟有賞罰則與其帥議大事以聞各許歲乘驛奏事諫官呂誨言唐舉

兵不利未有不自監軍者我朝因循未革奈何又增置此負其權與安撫使均矣乞罷之精選帥臣專制閭外之權傳堯俞趙瞻皆有論列不聽

發明

宋公寵信關寺春秋譏之陝西諸路適當夏人之衝正宜選將飭兵分守要害以遏憑陵之勢

此當時之所急者夫何以刑餘小人為諸路鈐轄其實唐人監軍之轍耳是時呂誨等非不力諫悉皆不聽惜哉分注言遣王昭明等四人綱目削其名何以其微而畧之也蓋本端則未正源潔則流清宋自太宗信任宦官後世因之而不革卒致徽宗寵用童貫天下分崩是由本源不謹未流滋甚綱目特書亦端本澄源之意也

二年春二月罷三司使蔡襄

帝自濮邸立為皇子聞近臣中有異議人疑為襄及即位數問襄何如人韓琦等為救解帝意不回襄請罷遂命出知杭州

發明

朱子曰紀綱不能以自立必人主之心術必正大無偏黨反側之私然後網紀有所繫而立

君心不能以自正必親賢臣遠小人講明義理之歸閉塞私邪之路然後可得而正也英宗心忌蔡襄浸懷疑貳然襄自請罷耳曷以上罷為文原情也蔡襄扼於危懼遂乞罷職英宗欲遂猜嫌竟從其意殊無一毫留難之心觀綱目之所書則英宗不能追其責矣

王疇卒○三月行明天歷

判司天監周琮等所造也

夏四月詔議崇奉濮王典禮

初知諫院司馬光以帝必將追隆所生嘗因奏事言漢宣帝為孝昭後終不追尊衛太子史皇孫光武上繼元帝亦不追尊鉅鹿南頓君此萬世法也既而韓琦等言禮不忘本濮安懿王德盛位隆所宜尊禮請下有司議王及夫人王氏韓氏仙遊縣君任氏合行典禮用宜稱情帝令須大祥後議之至是詔禮官與待制以上議翰

陽脩為樞密使將進擬脩竟其意謂之曰今天子諒陰
母后垂簾而二三大臣自相位置何以示天下琦等服
其言而止

廣義

君子觀富鄭公爭撤簾與夫文忠公辭
樞密則二公之器局深淺蓋可見矣

以文彥博為樞密使呂公弼為副使

彥博自河南入覲帝曰朕之立卿之功也彥博悚然對
曰陛下入繼大統乃先帝意皇太后協贊之力臣何功
之有且其時臣方在外皆韓琦等承聖志受顧命臣無
預焉因避謝不敢當帝曰整煩卿西行即召還矣乃改
判永興軍遂
召為樞密使

八月京師大水詔求直言

京師大雨平地涌水壞官私廬舍漂人民畜產不可勝
計是日帝御崇政殿宰相而下朝參者十數人而已詔
開西華門以洩宮中積水水奔激東殿侍班屋皆摧沒
八畜皆溺死官為葬祭其無主者千五百八十人下詔

責躬求言且命罷宴減膳禱於山川司馬光上疏畧云
陛下即位以來災異甚衆日有黑子江淮之水或溢或
涸去夏霖雨涉秋秋收未獲暴風至都城之內夏疫厲
大作彌數千里秋收未獲暴風至都城之內夏疫厲
得官不側身居覆沒殆盡死於壓溺者不可勝紀陛下
於衆人中升為天子惟以一致此者乎又曰先帝擢陛下
在殯已失太后歡心長公主數人屏居閑宮此陛下所
以失人心之始也又曰凡百奏請不肯與奪知人之賢
不能舉知人之不肖不能去知事之非不能改知事之是
不能從此天下所以重失望也又曰臺諫天子之耳目
其有所言當以聖意察其是非不置一付之大臣帝嘉
之納

發明

大水者陰逆而與怨氣并之所致也京師天下
之本而大水形焉其異不亦甚乎要在人君端

其心術以答天譴則變災為祥反是則災咎之來必
矣董子曰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
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四方正遠近
莫不一於正而無邪氣奸其間者是以陰陽調而風

兩時群生和而萬民殖諸福之行政之善否由君心之至而王道終矣用是而觀則行物之致之祥莫不畢邪正是以人君確守其正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無豐大自侈之念也三復董子之言為益信矣英宗因大水之警詔求直言其敬天卹民之心庶幾焉爾書以予之宜也

冬十一月吐蕃喃厮囉死

以其子董檀為保順節度使

三年春正月翰林學士范鎮罷

韓琦求去鎮草批答引周公不之魯為辭帝不悅鎮遂請外罷知陳州時論或謂鎮以議濮王追崇事忤歐陽脩脩為帝言鎮以周公待琦是以孺子待陛下鎮之出脩為之也

發明

綱目書罷者多矣未有具官而書罷者具官而罷是必有其說焉是時韓琦求去范鎮草批至引周公不之魯為辭英宗不悅歐陽脩又從而譖之故其罷之者亦不得已焉耳嗚呼君子小人各有其

黨故易曰方以類聚物以群分吉凶生矣今君子而攻君子是失其類聚群分之道其可乎哉觀綱目之所書按分注之所載則其深為宋惜可見矣

契丹復改國號曰遼

發明

契丹改號遼為書復綱目於晉天福二年書契丹改號遼矣故書曰復蓋春秋吳楚之君書其卒而不書其葬者所以避其號也契丹是時改國號遼蓋與中國等耳然綱目雖紀其改號之始繼是亦正以遼書之其若卒則書口死其侵邊則書入寇正以存內外之防不使得與中國並也其旨嚴矣

○温州火

焚官民居萬四千間死者五千人

發明

人火曰火大抵有無形之感然後致有形之感未有無無形之感而致有形之感也應者無形之感何人事之乖戾也有形之慮何災異之譴告也是時温州大火焚官民居萬四千間死者五千人則非小

變矣意者政刑虧缺賢否混淆人事感於下天變形於上耳夫豈無其故哉即綱目之所書則當時政治之得失昭然可見矣

詔稱濮王為親立園廟謫侍御史呂誨等于州縣

濮王崇奉之議久而未定侍御史呂誨范純仁監察御史呂大防引義固爭以為王珪議是乞從之章十上而不報遂劾韓琦專權導諛罪曰昭陵之土未乾遽欲追崇濮王使陛下厚所生而薄所繼隆小宗而絕大宗又共劾歐陽脩首開邪義以枉道說人主以近利負先帝陷陛下於過舉而韓琦曾公亮趙鼎附會不正乞皆賤黜不報時中書亦上言請明詔中外以皇伯無稽決不可稱今所欲定者正名號耳至於立廟京師干亂統紀之事皆非朝廷本意帝意不能不嚮中書然未即下詔也既而皇太后手詔中書宜尊濮王為皇夫人為后皇子宗樸為濮國公奉祠事仍令臣民避王諱時論以為以太后之追崇及帝之謙讓皆中書之謀也於是呂誨等

門以告還之誨力辭臺職且言與輔臣勢難兩立帝以問執政琦脩等對曰御史以為理難並立若臣等有罪當留御史帝猶豫久之命出御史乃下遷誨知蘄州純仁通判安州大防知休寧縣時趙鼎趙瞻傳堯俞使契丹還以嘗與呂誨言濮王事即上疏乞同殿乃出禹通判淄州瞻通判汾州帝眷注堯俞獨進除侍御史堯俞曰誨等已逐臣義不當止帝不得已命遂知和州知制誥韓維及司馬光皆上疏乞留誨等不報遂請與俱貶亦不許侍讀呂公著言陛下即位以來納諫之風未彰而屢誣言者何以風天下帝不聽公著乞補外乃出知蔡州誨等既出濮議亦寢程頤曰言事之臣知稱親之非而不知明尊崇之禮使濮王與諸父若尊稱為皇伯父濮國大王則在濮王極尊崇之道於仁宗無嫌貳之失矣

發明

龜山楊氏曰人君所以御其臣只有一箇名分

子仁宗既取之為嗣則是天下之大匹庶之衆皆在統握既尊濮王為親是棄仁宗名分紊亂其不可也必矣當時司馬公曰漢宣帝為孝昭後終不追尊衛太子史皇孫先武上繼元帝亦不追尊鉅鹿南頓君

斯言是也然亦不求大義別立稱尊故使有為親之
議不過子莫之執中耳非中庸之道也必如程子曰
言事之臣知稱親之非而不明尊崇之禮使濮王與
諸父等若尊稱為皇伯父濮國大王則在濮王極尊
崇之道於仁宗無嫌貳之失斯言得之矣呂誨等力
陳其非遂皆貶謫是豈從善之道哉綱目詳書于冊
所以深
譏之耳

廣義 于時在廷之臣皆無定議惟明道以為
當稱皇伯父者最為有得詳見遺書

三月彗星見西方

如太白長丈有五
尺又季于卑如月

發明

彗者惡氣所凝而又為兵象也西方屬金而乃
金革之象也此書彗見而下書夏人寇邊則其
應宜不明且切哉綱目不言事應而事應已在其中
然則天人感應之理甚可畏也有天下國家者可不
謹於持已以慎天道
而無危溢之行乎

夏四月胡宿罷以郭逵同簽書樞密院事

逵少隸范仲淹麾下歷官殿前都虞候遂同簽書樞密
院事知諫院邵亢等交章言祖宗朝樞密府參用武臣如
曹彬父子馬知節王德用狄青勲勞為天
下所稱則可達黜佞小才豈堪大用不報

夏人寇邊環慶經畧使蔡挺擊走之

先是夏主諒祚遣吳宗來賀即位宗語不遜詔諒祚懲
約宗諒祚不奉詔而出兵秦鳳涇原抄熟戶擾邊塞殺
掠人畜以萬計遂寇大順城環慶經畧使蔡挺使蕃官
趙明擊之諒祚乘銀甲檀帽督戰挺先遣強弩列壕外
注矢下射諒祚中流矢遁去徒寇乘遠挺又使副總管
張玉以三千人夜出擾營賊驚潰退屯金湯聲言益發
十萬騎圍大順會朝廷發歲賜銀幣知延州陸詵曰朝
廷積習姑息故虜敢狂悖不稍加折謂則國威不立因
留止不與移牒宥州問故諒祚遂大沮盤桓塞下因遣
使謝罪言邊吏擅與兵行且誅之初諒祚入寇韓琦議
停其歲賜絕其和市遣使問罪文彥博難之舉寶元康
定時事琦曰諒祚狂童也非有元昊智計而吾邊備過

當時遠甚詒之必服會陸誦策與琦合而諒祚果歸款帝顧琦曰一如卿料也

秋九月朔日食○詔宰臣舉館職

帝謂中書曰水潦為災言事者多言不進賢何也歐陽脩曰近年進賢路狹往時進士五人以上皆得試館職而第一人及第不十年即至輔相今第一人兩任方得試令上薄候闕人乃試唯有因差遺例除者半是年勞老病之人此所謂進賢路狹也帝嘉納之因命韓琦等四人舉士得二十人皆令召試琦等以人多難之帝曰苟賢豈患多也乃先召試十人餘須後試時士人以登臺開陞禁從為顯官而不以官之遲速為榮滯故為之語曰寧登瀛而不為卿寧抱槩不為監

冬十月以郭逵為陝西四路宣撫使

自呂餘慶以參知政事知成都其後見任執政無守藩者至逵始以同簽書樞密院事出鎮兼判渭州

詔禮部三歲一貢舉○十一月帝有疾十二月立子頊為

皇太子大赦

時帝久疾韓琦入問起居因進言曰陛下久不視朝願早建儲以安社稷帝頷之琦請帝親筆指麾帝乃書曰立大大王為皇太子琦曰必頊王也頊聖躬更親書之帝又批于後曰頊王頊琦即召學士承旨張方平至福寧殿草制帝憑几言言不可辨方平復進筆請書其名帝力疾書之太子既立帝因泫然下淚文彥博退謂琦曰見上顏色否人生至此雖父子亦不能不動也

發明

英宗有疾而亟立太子此亦隆國本安民心之大經也苟非韓琦之碩德重望竭力以匡濟之曷克臻此哉特書于冊深予之也

四年春正月帝崩太子即位大赦

帝崩年三十六史臣曰英宗以明哲之資膺繼統之命執心固讓若將終身而卒踐帝位及其臨政必問故事與古治所宜每裁決皆出群臣意表雖以疾疢不克大有所為然使後世味嘆至德何其盛也彼隋晉王廣唐

訂

續綱目卷之六

英宗皇帝

四

四

魏王泰窺覲神器遂
啓禍原誠何心哉

廣義

英宗讓位于受命之初是未知魚與熊掌之為
美也至其傳位于子而猶有唯色者是不忍舍
魚與熊掌之味也然則堯舜者是
不有魚與熊掌者也故至人無欲

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皇太后曰皇太后。以吳奎為樞密
副使。以韓琦為司空兼侍中。二月立皇后向氏

右太尉敏中之曾孫定國留後經之
女帝為穎王時納焉至是冊為后

始命公主行見舅姑禮

英宗嘗謂帝曰舊制帝女出降輒皆升行以避舅姑之
尊義甚無謂朕嘗思此寤寐不平豈可以富貴之故屈
人倫長幼之序也可詔有司革之會疾不
果至是始詔令公主行見舅姑禮著為令

發明

唐德宗建中元年書始定公主見舅姑禮綱目
于之蓋自唐太宗朝下嫁公主已異前代尚主

之法然其意久而復失有宋因之而不改則知世俗
承襲未易遽革今神宗始定其制可謂善之善者故
特書始命公主行見舅姑禮曰始則見前世未嘗行
之曰見則見公主知尊舅姑神宗此舉亦可以為後
世法矣

廣義

大抵夫婦人倫大綱也。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
父子然後有君臣夫婦者非三綱之大者乎。書
曰始命者以見前此未嘗有此大綱也。若神
宗者可謂立大綱之主也。不賢而能之乎。

三月歐陽脩罷

脩既以議濮王典禮為呂誨所詆惟蔣之奇以脩議為
是及誨等斥而脩為之奇為御史衆因目為姦邪之奇
患焉思所以自解會脩婦弟薛良孺有憾于脩誣脩以
帷簿不根之謗達于中丞彭思求思求以告之奇之奇
即上章劾脩脩杜門請推治帝使詰所從來皆辭窮乃
黜思求知黃州之奇監道州酒稅脩因力求退乃以覲
文殿李士
知亳州

以吳奎參知政事

奎入謝進治說二篇又嘗言帝王所職惟在判正邪使君子嘗居要近小人不得以害之則自治矣帝因言堯時四凶猶在朝奎曰四凶雖在不能惑堯之聰明聖人以天下為度未有顯過固宜包容但不可使居近要地耳帝然之

以司馬光為翰林學士固辭不許

光力辭帝曰古之君子或李而不文或文而不李惟董仲舒楊雄兼之卿有文李何辭焉光對曰臣不能為四六帝曰如兩漢制誥可也且卿能進士取高第而云不能四六何邪光乃就職

閏月以王安石知江寧府

終英宗之世安石被召未嘗起韓維呂公著兄弟更稱揚之帝在穎邸維為記室每講說見稱輒曰此非維之說維友王安石之說也維遷庶子又薦安石自代帝由是想見其人及即位召之安石不至帝謂輔臣曰安石

歷先帝朝召不赴頗以為不恭今又不至果病邪有所要邪魯公亮曰安石真輔相材必不欺罔吳奎曰臣嘗與安石同領群牧見其護前自用所為迂闊萬一用之必紊綱紀帝不聽命知江寧府衆謂安石必辭及詔至即起視事

發明

辭受取與所繫甚大聖人於其一介之取與而千駟萬鍾從可知焉是故欲知其一介之取與而

當觀計受取與之頃蓋由公私之際毫釐之差耳神宗以司馬光為學士乃固辭之以王安石知江寧即

起視事于以見君子小人之用心勢猶水炭在乎人主無察而審擇之果君子歟則用之果小人歟則擯之

然後君子小人判為二途朝廷正而天下治矣惡有鄭聲之亂雅樂哉比而觀之其義自見

廣義

王安石之奸李師中知之韓魏公知之呂誨知之吳奎知之而唐介孫固亦知之獨韓維呂公

著兄弟不知之也使其知而薦之則韓呂不惟為諸公之罪人而且為萬世之罪人也

夏四月以司馬光為御史中丞

中丞王陶謀欲易置大臣自規重位因劾韓琦不押文
德殿當朝班為跋扈琦閉門待罪吳奎以陶為過言詔
陶與光兩易其任奎又言唐德宗疑大臣至今稱信任群小斥
陸贄而以裴延齡等為腹心天下至今稱信任群小斥
今陶排抑端良不黜無以責大臣展布陶遂言奎附宰
相欺天子帝以陶過毀大臣出知陳州而奎亦罷知青
州光言陶論宰相不押班未行而罷則中丞不可復為
請俟琦押班然後就職復言吳奎名望素重於陶今與
並黜恐大臣皆不自安各求引去陛下新即位
位於四方觀聽非宜帝從之奎乃復還中書

秋八月葬永厚陵○京師地震○九月召王安石為翰林

學士罷司空侍中韓琦

琦執政三朝或言其專帝頗不悅曹公亮因力薦安石
節度使司徒兼侍中判相州入對帝泣曰侍中必欲去
今日已降制矣然卿去誰可屬國者王安石何如琦對
曰安石為翰林學士則有餘處輔弼之地則不可帝不
答琦早有盛名識量英偉臨事喜愠不見于色居相位

再決大策以安社稷當是時朝廷多故琦處危疑之際
知無不為或曰公所為誠善萬一蹉跌豈惟身不自保
恐家無所處矣琦歎曰是何言邪人臣當盡力事君死
生以之至於成敗天也豈可豫憂其不濟遂輟不為哉
聞者愧服

發明

孔子傳始之彖曰始之時義大矣哉傳曰幾微
之際聖人所謹避之彖曰避之時義大矣哉傳曰幾微
曰陰方生避以二陰浸長故聖人於防陰之道其嚴如
此安石自仁宗末年始見綱目乃始之時也至是漸
進用事非避之時乎曾公亮力薦安石韓琦遂求罷
政可謂得退避之義矣雖然神宗繼體守成之初正
宜求賢輔治之日而乃棄其老成之人用其浮薄之
士則其不足與有為明矣綱
目書此以為後世冰霜之戒

廣義

用安石罷魏公此泰之
終否之初也可不慎哉

吳奎陳升之罷

升之舊名旭避
帝熾名以字行

以吕公弼為樞密使張方平趙抃參知政事韓絳邵亢為

樞密副使

抃自知成都召知諫院故事近臣召自外州將大用者
必更省府及命下大臣以為疑帝曰吾賴其言耳苟欲
用之無傷也及入謝帝曰聞卿四馬入蜀以一琴一鶴
自隨為治簡易亦稱是乎遂拜參知政事抃感顧知遇
朝政有未協者必密啓
聞帝嘉其忠恒褒答之

復以司馬光為翰林學士冬十月張方平罷

光論張方平不協物望難居政府帝不從命徙光翰林
知通進銀臺司呂公著封還除目曰光以舉職賜罷是
為有言責者不得盡其言也請以告直付閣門公著又
言制命不由門下則封駁之職因臣而廢願正臣罪乞
解銀臺司不報未幾方平以父喪亦罷方平慷慨有氣
節平居未嘗以言徇物以色假人所至有政績然乏公

輔之

青澗守將种諤襲虜夏監軍鬼名山遂復綏州

鬼名山部落在故綏州名山第夷山請降于知青澗城
种諤諤使人因夷山以誘名山賂以金孟名山小吏李
文喜受之陰許歸款而名山未之知也諤即以聞且欲
因取河南地知延州陸誥言以衆來降情偽未可知戒
諤毋妄動諤特之力詔誥召諤問狀且與轉運使薛向
議撫納乃共畫三策今幕府張穆之入奏穆之因受向
指說言必可成帝意誥不協力從之秦鳳諤不待命悉
起所部兵長驅而進圍名山帳名山不得已舉衆從諤
而南得首領三百七萬五千兵萬人遂城其地夏人來
爭諤擊敗之誥劾諤擅興之罪欲捕治之未果而徙秦
之命至此始
用兵自此始

發明

輕行而掩之曰襲譏說也遂者繼事之詞罪專
也然綏州何以書復宋故地也夏人叛遂不為
無罪然自仁宗之朝元昊請和姑息既久而未聞
犯邊諤當城守而已縱使夏人跋扈亦宜請命天子

邊聲罪致討以脩連帥之職可也夫何輕慮淺謀以啓
邊釁遂為西方用兵之端然則諤之責不能免焉綱
自貴義不貴
功此類是矣

十一月夏人誘殺知保安軍楊定等詔韓琦經畧陝西竄 種諤于隨州

種諤既受鬼名山降夏主諤詐為會議誘知保安
軍楊定等殺之邊釁復起朝議以諤生事欲棄綏誅諤
陝西宣撫主管機宜文字趙鼎言虜既殺王官而又棄
綏不守示弱已甚且名山舉族來歸當何以處又移書
執政請存綏以張兵勢規度大理河川建堡畫稼穡之
地三十里以處降者不從乃命琦判未與軍經畧陝西
琦初言綏不當取及定等被殺復言綏不可棄樞密以
初議詰之琦具論其故卒存綏州時言者交論種諤乃
下吏貶四官
安置隨州

發明

種諤擅開邊釁不為無罪曷為書竄而不著所
坐恕之也蓋李氏宋之逆豎法固當討綏州宋

之故地義亦當復但其專輒為可惡馬雖然種諤廢
釁為朝廷耳豈因已利而為之者邪當時議者欲棄
綏誅諤嗚呼亦過矣此何異唐人維州之議歟綏州
宋之故地不幸陷於賊穴在宋之臣子所必取者得
而復棄謂之何哉向微韓琦排眾議而
保全之則當時之是非無由可決矣吁

十二月夏王諤詐卒子秉常立

郭逵調得殺楊定等首領姓名李崇貴韓道善諤詐乃
銅崇貴等以獻既而諤詐卒子秉常立遣其臣薛宗道
特來告哀帝問殺楊定事宗道言殺人者已執送之矣
及崇貴等至言定奉使諤詐嘗拜稱臣且許以歸送之矣
熟戶諤詐遺之寶劍寶鑑及金銀物初定歸時上其劍
鑑而匿其金銀言諤詐可刺帝喜遂權知保安軍既而
夏人失綏州以為定賣已故殺之至是事露帝薄責崇
貴等而削定官沒其田宅萬計遣劉航冊秉常為夏國
王遼遣使冊為夏國王諤詐之世嘗請去蕃禮從漢儀
服中國衣冠往往以漢官命其臣且數上表求九經唐
史冊府元龜正旦朝賀
儀仁宗以九經賜之

神宗皇帝熙寧元年春正月朔日食

帝不受朝詔宰臣極言闕失帝嘗謂文彥博曰天下散
 事至多不可不革彥博對曰譬之琴瑟不調必更張之
 韓絳曰為政立事當有大小先後之序帝曰大抵威克
 厥愛乃能有濟又謂彥博曰當今理財最為急務養兵
 備邊府庫不可不豐大臣共宜留意節用因稱太宗朝
 有御侍七增俸命給十千輒差薄所賜太宗曰朕昔為
 供奉官俸止此言之事不可不勉也

發明

日食正旦大變也神宗於改元之初日食正旦
 則其異可知矣是時賢否雜進邊釁復開人事
 之舛錯既形天道之變異即見是以人君脩德則日
 月星辰必順其序陰陽風雨各適其宜謂之日月薄
 蝕三辰失行山川竭者無有也自然天地位而萬
 物育吾之氣正而天地之氣亦正吾之氣順而天地
 之氣亦順神宗時事乖違而致天變豈偶然而已哉
 綱目書日食一百六十而正旦日食十有三焉則其
 謹天變垂後戒之意深切而著明矣

廣義

大抵元年者人君繼統之首春者四時之長正
 月者歲之首月朔日者月之首日日食于此天
 戒嚴矣厥後神宗受制安石豈非君弱臣
 強之象於茲兆乎天道昭昭可畏也已

趙槩罷

槩秉心和平與人無怨惡在官如不能言然陰以
 利物者為多時議此之劉寬婁師德以老求罷以

以唐介參知政事

先是宰相省閣所進文書于待漏院同列不得聞介謂
 魯公亮曰身在政府而事不預知上或有所問何辭以
 對乃與同視
 後遂為常

夏四月詔王安石越次入對

安石受命歷七月始至京師詔越次入對帝問為治所
 先安石對曰擇術為先帝曰唐太宗何如曰陛下當法
 堯舜何以太宗為哉堯舜之道至簡而不煩至要而不
 迂至易而不難但未世學者不能通知以為高不可及

耳帝曰卿可謂責難於君一日講席群臣退帝留安石坐因言唐太宗必得魏徵漢昭烈必得諸葛亮然後可

以有為二子誠不世出之人也安石曰陛下誠能為堯舜則必有皋夔稷契誠能為高宗則必有傅說彼二子者何足道哉以天下之大常患無人可以助治者以陛下擇術未明推誠未至雖有皋夔稷契傳說之賢亦將為小人所蔽卷懷而去耳帝曰何世無小人雖堯舜之時不能無四凶安石曰惟能辨四凶而誅之此其所以為堯舜也若使四凶得肆其諛慝則皋

發明

否之初六曰拔茅茹以其彙貞吉亨傳曰三陰在下當否之時小人連類而進之象而初之惡

則未形也故戒其貞則吉而亨今安石之越次入對是誠否之初六小人豈不連類而進乎綱目有特書而示褒者復以司馬光為翰林學士是也

特書而示貶者詔王安石越次入對是也

廣義 安石以堯舜望神宗而自任以皋夔稷契以商高宗望神宗而以傳說為已任其志可謂大矣

然而此五臣者未嘗有要君之心亦未嘗以聚斂措

王氏所謂事其君者哉嗚呼安石駕言之美如此雖聰明之主亦且崇信矣况神宗乎故曰論篤是與君子者乎色莊者乎取人者當審諸此

六月河決恩冀瀛州○秋七月以陳升之知樞密院事

升之前與文彥博同爭揚定不可使上不聽定既殺上思其言於是復召用之

京師地震

自七月至十一月京師地震者六河朔地亦大震

八月復行崇天歷

以月食不效詔歷官雜候星畧重造新歷至是上之占驗亦差遂復行崇天歷削奪司天少監周琮等一官

九月初封太祖曾孫從式為安定郡王

帝謂創業垂統實自太祖顧無以稱乃下詔封太祖諸孫行尊者一人奉太祖祀世世勿絕同知太常禮院劉

放言禮諸侯不得祖天子太祖傳天下于太宗繼體之君皆太祖子孫不當別為天子置後若崇德昭德芳之後世世勿降爵宗廟祭化使之在位則所以褒揚藝祖者著矣帝從之遂有是命從武德芳之孫也

發明

宋太祖後則其於天理民彝不可得而民沒者深意也書以予之宜也

冬十一月郊

執政以河朔旱傷國用不足乞南郊勿賜金帛詔學士議司馬光曰救災節用當自貴近始可聽也王安石曰常衮辭堂僕時以為來自知不能當辭職不當辭祿且國用不足以未得善理財者故也光曰善理財者不過頭會箕歛爾安石曰不然善理財者不加賦而國用足光曰天下安有此理天地所生財貨百物不在民則在官彼設法奪民其害乃甚於加賦此蓋桑弘羊欺武帝之言大史公書之以見其不明耳爭議不已帝曰朕意與光同然姑以不危答之會安石草制引常衮事責兩府兩府不敢復辭

發明

郊不以時春秋譏之蓋郊祀常禮不書此何以書是時恩糞有河決之災京師有地震之異河朔旱傷國用不足而南郊每賜金帛恬不之懼雖執政曉告神宗弗從亦可謂迷而不悟者矣特書曰郊

廣義

孔子曰有德者必有言觀溫公之序安石則聖人之言益驗矣

十二月邵亢罷

二年春二月以富弼同平章事王安石參知政事

初弼自汝州入覲詔許有與至殿門令其子掖以進且命母拜坐語從容訪以治道弼知帝果於有為對曰人君好惡不可令人窺測可測則姦人得以傳會當如其之監人善惡皆所自取然後誅賞隨之則功罪皆得其實矣又問邊事弼對曰陛下臨御未久當布德惠願二十年口不言兵帝默然至日身乃退欲以集禧觀使留之力辭赴郡至是召拜司空兼侍中賜田第悉辭之乃詔以左僕射同平章事時帝以災變避殿減膳徹樂王

西已

安石言災異皆天數非關人事得失所致獨在道聞之
嘆曰人君所畏者天耳若不畏天何事不可為者此必
姦人欲進邪說以搖上心使輔弼諫諍之臣無所施其
力是治亂之機不可以不速救即上書數千言力論其
及入對又曰君子小人之進退繫玉道之消長願深加
辭察勿以同異為喜怒怒為用舍陛下好使人伺察
外事故姦檢得志又今中外之務漸有更張此必小
獻說於陛下也大抵小人惟喜動作生事則其間有所
希觀若朝廷守靜則事有常法小人何望哉願深燭其
然無使有悔帝欲用安石唐介言安石難大任帝曰文
學不可任邪經術不可任邪吏事不可任邪多所更變介
石好學而泥古故議論迂闊若使為政必多所更變介
過謂會公亮曰安石果大用天下必困擾諸公當自知
之帝問侍讀孫固曰安石可相否固對曰安石文行甚
高處侍從獻納之職可矣宰相自有度安石猶狹少容
必欲求賢相呂公著司馬光韓維其人也帝不以爲然
竟以安石參知政事謂之曰人皆不能知卿以爲然
經術不曉世務安石對曰經術正所以經世務帝曰然
則卿設施以何爲先安石對曰變風俗
立法度正方今之所急也帝深納之

廣義

安石懷奸以堅神宗之意久矣大非諸賢所能易也嗚呼安石天且不畏况人乎哉

創制置三司條例司議行新法命陳升之王安石領其事

王安石古周置泉府之官以權制兼併均濟貧乏變通
天下之財後世唯桑弘羊劉晏粗合此意學者不能推
明先王法意更以爲利權帝納其說安石猶欲理財則
決意任之乃復言人才難得亦難知今使十人理財其
中容有一二敗事則異論乘之而趨竟與群臣共擇一
人治水利尚不能無敗事况所擇而帝使非一人豈能無失
要當計利害多少不爲異論所惑帝曰有一人敗事而
遂廢邦計圖此所以少成事也乃立制置三司條例司掌
經畫邦計議變舊法以通天下之利命升之安石領其
事初泉人呂惠卿自真州推官秩滿入都與安石論經
義意多合遂定交因言於帝曰惠卿之賢雖前世儒者
未易比也學先王之道而能用者獨惠卿而已遂以惠
卿及蘇轍並爲檢詳文字事無大小安石必與惠卿謀
之凡所建請章奏皆惠卿筆也又以章惇爲二司條例
官曾布檢正中書五房凡有奏請朝臣以爲不便者布

必上疏條析以堅帝意使專任安石以威脇衆俾母
言由是安石信任布亞於惠卿而農田水利青苗均輸
保甲免役市易保馬方田諸役相繼並興號為新法頒
行天下安石與劉恕友善欲引實三司條例恕以不習
金穀為辭且曰天子方屬公以大政宜恢張光舜
之道以佐明主不應以利害為先安石遂與之絕

發明

小人則已苟或之用之則天下恃亂矣傳曰德者
本也財者末也外本內末爭民施奪又曰與其有聚
斂之臣寧有盜臣安石以財利之事替惑神宗創條
例司議行新法末流至於靖康而不上然則小人之
禍可勝言哉蓋綱目書此亦不得已焉耳亦傷時之
意耳

夏人寇秦州

夏人寇秦州陷劉溝堡殺
守將范愿死者不可勝計

夏四月河決地震

廣義

神宗總用安石行新法未幾河決地震此上
臣下專權之應也孰謂天道之果遼邈哉

○早

發明

神宗即位終二年爾京師地震二正旦日食一
河決恩冀瀛州一紛紛見于史冊至是又書河

決地震早未幾果有變法之漸天下擾也豈非有舛
政逆令以干天地之和者乎賢否混淆祖法盡改而
天變若此五峯胡氏曰天道至大至正者也王道至
大至正奉行天道乃可謂之天之子也神宗初無過
惡特以信和變法而災異應之捷如影響然則人君
一念之間所繫如是觀之綱目之捷如影響然則人君
誠之不可不謹也

○參知政事唐介卒

介簡伉敢言居政府數與王安石爭辯而安石強
解帝主其說介不勝其憤遂疽發背而卒謚忠肅

發明

介簡伉敢言居政府數與王安石爭辯而安石強
解帝主其說介不勝其憤遂疽發背而卒謚忠肅

綱目卒而特具其官所以示其褒耳

以薛向為江浙荆淮發運使

初仁宗時范祥為制置解鹽使以鹽募商旅輸芻粟于陝西實邊公私便之祥卒以向繼領向請兼以鹽易馬王安石時領群牧主其說請久任向至治平未向坐與神諤開邊始罷去會淮南轉運使張靖言向壞鹽法且有所欺隱帝召向與靖對錢公輔范純仁皆言向罪安石排群議抵靖於法以向代之

罷知開封府滕甫

初甫同脩起居注帝召問治亂之道對曰治亂之道如黑白東西所以變色易位者明黨汨之也帝曰卿知君子小人之黨乎曰君子無黨譬之草木網繆相附者必蔓草非松栢也朝廷無朋黨雖中主可以濟不然雖上聖亦殆帝以為名言乃以翰林學士知開封府甫在帝前論事如家人父子言無文飾洞見肺腑帝知其誠盡事無巨細人無親疎輒皆問之甫隨事解答不少隱王安石嘗與甫同考試語言不相能深惡甫會議新法恐甫言而帝信之因極力排甫出知鄆州

遣使察農田水利賦役于天下

從三司條例司之請遣劉彝謝卿材侯叔猷程顥盧秉王汝翼曾伉王廣庶八人行諸路相度農田水利稅賦

料率徭役利害

廣義

明道在當時而與其列者必有所處也惜乎不能知其所以處之之道焉

置賣鹽場于永興軍罷通商法

官自鬻之從薛向之請也

五月罷翰林學士鄭鮮宣徽北院使王拱辰知制誥錢公

輔

鮮權開封府不肯行新法拱辰與王安石議新法不合公輔言滕甫不宜去薛向變法當黜安石惡之出鮮知杭州拱辰判應天府公輔知江寧府御史中丞呂誨上疏言三人者無罪被黜甚非公議上出秦示執政安石

曰此三人者出臣但愧不能盡理論情暴其罪狀使小人知有所憚不意言者乃更如此

六月罷御史中丞呂誨

王安石既執政士大夫多以為得人呂誨獨言其不通時事大用之則非所宜將對學士司馬光亦將詣經筵相遇並行光密問今日所言何事誨曰袖中彈文乃新參也光愕然曰衆喜得人柰何論之誨曰君實亦為是言邪安石雖有時名然好執偏見輕信姦回喜人佞且聽其言則美施於用則疎置諸宰輔天下必受其禍且上新即位所與圖治者二三執政而已苟非其人將敗國事此乃心腹之疾顧可緩邪上疏言大姦似忠犬詐似信安石外示朴野中藏巧詐驕蹇慢上陰賊害物誠恐陛下悅其才辭久而倚毘大姦得路群陰彙進則賢者盡去亂由是生臣究安石之迹固無遠畧惟務改作立異於人徒文而言而飾非將罔上而欺下臣竊憂之誤天下蒼生必斯人也疏奏帝方眷注安石還其章疏誨遂求去安石亦求去帝謂曾公亮曰若出誨恐安石不遂安石曰臣以身許國陛下處之有義臣何敢以形迹自嫌苟為去就乃由誨知鄧州誨既在安石益橫光

秋七月朔日食○行均輸法

由是服誨之先見自以為不及也誨三居言職始論陳旭次論歐陽脩最後論王安石凡三見黜人推其鯁直○王安石嫌呂公弼不附已乃白用公弼弟知開封府公著為中丞以偏之公弼果力求去帝不許公著言於帝曰惟人君去偏聽獨任之弊而不主先入之言則不為邪說所亂矣帝善其言而不能入之

條例司言諸路上供歲有常數年豐可以多致而不能贏餘年歉難於供意而不敢不足遠方有倍蓰之輸中都有半價之鬻徒使富商大賈乘公私之急以擅輕重歛散之權今江浙荆淮發運使實總六路賦入宜假以錢貨資其用度凡上供之物皆得從貴就賤因近易遠預知在京倉庫所當辦者得以便宜蓄買而制其有無庶幾國用可足民財不匱詔以發運使薛向領均輸平準專行于六路賜內藏錢五百萬緡上供米三百萬石時議者慮其為擾多言非便帝不聽薛向既董其事乃請設置官屬從之蘇轍言今先設官置吏簿書廩祿為費已厚非良不售非賄不行是官買之價比民必貴及其賣也弊復如前此錢一出行恐不可復縱使其間薄有

所獲而征商之額所損必多矣帝方惑於王安石不納其言然均輸法亦迄不能就

八月罷判國子監范純仁

初純仁自陝西轉運副使召還帝問陝西城郭甲兵糧儲如何對曰城郭粗全甲兵粗脩糧儲粗備帝愕然曰卿之才朕所倚信何為皆言粗對曰粗者未精之辭如是足矣願陛下且無留意邊功若邊臣觀望將貽他日意外之患遂拜起居舍人同知諫院純仁奏言王安石變祖宗法度培克財利民心不寧書曰怨豈在明不見是圖願陛下圖不見之怨帝曰何謂不見之怨對曰杜牧所謂不敢言而敢怒者是也帝曰卿善論事宜為朕條陳古今治亂可為監戒者遂作尚書解以進時帝切於求治多延見疎迭小臣咨訪闕失純仁言小人言聽之若可采行均輸法於六路純仁言臣嘗親奉德音深察及薛向行均輸法於六路純仁言臣嘗親奉德音欲脩先王補助之政今乃使小人培克生靈歛怨基禍安石以富國強兵之術啓迪上心欲求近功忘其舊學鄙老成為因循棄公論為流俗異已者為不肖合意者為賢人在廷之臣方大半趨附陛下又從而驅之其將何所不至道遠者理當馴致事大者不可速成人才不可急求積弊不可頓革黨欲事功急就必為檢佞所乘宜速還言者而退安石留章不下純仁力求去不許未幾罷諫職改判國子監純仁去意愈確安石使諭之曰已議除知制誥矣純仁曰是以利誅我也言不用萬鍾何如焉遂錄所上章申中書安石大怒乞加重貶帝曰宜與一善地命知河中府尋徙成都轉運使以新法不便戒州縣未得遽行安石怒其沮格以事左遷知和州

發明

也夫以君子當儉德避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之時君之祿必死君之事而去之為不義焉君子當揚于王庭以正小人之罪歟然昏瞶之時難盡忠厥職而留之為不可焉歷觀四月以來賢臣之被黜者六人滕甫以見忌安石而罷出鄭獬王拱辰以梗新法而去官錢公輔臣誨以直言得罪范純仁以沮法而左遷嗚呼信一小人如是其專棄衆君子如是其易謂之得計乎哉綱目皆書罷而不去其官責有所歸矣

以程顥權監察御史裏行

續綱目卷之六

初顯舉進士再調晉城令民以事至縣者必告以孝弟
忠信度鄉村遠近為伍保使之力役相助患難相恤凡
孤榮殘廢使無失所行旅疾病皆有所養鄉必有校暇
時親至召父老與之語兒童所讀書親為正句讀鄉民
為社會為立科條旌其善惡在縣三年民愛之如父母
去之日哭聲振野用薦楮改著作佐郎至是呂公著薦
為御史帝素知其名數召見每退必曰頻求對欲常
見卿一日從容咨訪報正午始趨出庭中人曰御史不
知上未食乎顯前後進說甚多大要以正心室欲求言
育才為言務以誠意感悟人主嘗勸帝防未萌之欲及
勿輕天下士帝俯躬曰當為卿戒之

廣義

神宗願治之心可謂至矣向非安石盡其心志
則諸賢並進而世道必為之泰矣又豈漢唐之
君所可及哉

定謀殺傷首原法貶判刑部劉述等六人

初知登州許遵上州獄有婦謀殺夫傷而未死及按問
遂自承法因犯殺傷而自首者得免所因之罪請從減

論帝命司馬光與王安石議安石以尊言為是光謂因
他罪致殺傷者他罪得首原宣可以謀與殺分為兩事
而謂謀為所因得首原帝方意嚮安石而文彥博
富弼等為主光議踰年不決至是詔從安石議凡謀殺
已傷按問自首者減罪二等著為令侍御史知雜事兼
判刑部劉述封還其詔執奏不已安石白帝詔開封府
推官王克臣劾述罪遂率侍御史劉琦錢顛共上疏
曰安石執政以來未踰數月中外囂然陛下置安石政
府必欲致時如唐虞而反操管商權詐之術與陳升之
合謀侵三司利權取為己功開局設官分行天下驚駭
物聽去年因許遵妄議按問自首之法安石任偏見而
立新議陛下不察而從之遂害天下大公先朝所立制
度自宜處之廟堂以亂國紀願早罷逐以慰天下曾公亮
豈宜處之廟堂以亂國紀願早罷逐以慰天下曾公亮
畏避宜斥免疏上安石奏先貶琦監處州鹽酒務顛監
衢州鹽稅殿中待御史孫昌齡始以附安石得進顛將
出臺罵昌齡而去於是昌齡亦言王克臣阿奉當權欺
蔽聰明遂黜昌齡通判蘄州安石欲置述於獄司馬光
范純仁爭之乃貶知江州同判刑部丁諷審刑院詳議

官王師元皆以附述忤安石諷
賤通判復州師元賤監安州稅

發明

謀殺首原悖理甚矣安石力主此議皆不悔悟是知天

雖司馬光之忠言劉述等之正議皆不悔悟是知天

下之不足事一小人敗之為有餘衆君子收之

廣義

殺夫之罪罪之此天下之大夫雖傷而未死亦當以

原而與常人同科則是亂天下之法也亂法者而可

石之法其亦異乎臯陶之法也

罷條例司檢詳文字蘇轍

轍與呂惠卿論多不合會遣八使于四方求遺利轍以
書抵王安石力陳其不可安石怒將加之罪陳外之止
之乃以為河
南府推官

九月行青苗法

初陝西轉運使李參以部內多戍兵而糧儲不足令民

數年廩有餘糧至是條例司請以諸路常平廣惠倉錢

穀依陝西青苗錢例民願預借者給之令出息二分隨

夏秋稅輸納願輸錢者從其便如遇災傷許展至豐熟

日納非惟足以待凶荒之患民既受貸則無并之家不

得乘新陳不接以邀倍息又常平廣惠之物收積滯

必待年餘物貴然後出糶所及者不過城市游手之人

今通一路有無貴發賤歛以廣蓄積平物價使農人有

以赴時趨事而無并不得乘其急凡此皆以為民而公
家無所利其入是亦先王散惠興利以為耕歛補助之
意也欲量諸路錢穀多寡分遣官提舉每州選通判幕
職官一員典幹轉移出納仍先自河北京東淮南三路
施行俟有緒推之諸路認日可乃出內庫鑄錢百萬羅
河北常平粟而常平廣惠倉之法遂變為青苗矣初王
安石既與呂惠卿議定出示蘇轍等曰此青苗法也有
不便以告勿疑轍曰以錢貸民本以救民然出納之際
吏緣為姦雖有法不能禁錢入民手雖良民不免妄用

及其納錢雖富民不免踰限如此則恐鞭笞必用州縣
之事煩矣唐劉晏掌國計未嘗有所假貸而四方豐凶
貴賤知之未嘗逾時有賤必糶有貴必糶以此四方無
甚貴甚賤之病今此法見在而惠不脩公誠能有意於
民舉而行之則晏之功可立矣安石曰君言誠有理
當徐思之由是逾月不言青苗會京東轉運使王廣淵
言春農事興而民苦乏兼并之家得以乘急要利乞留
本道錢帛五十萬貸之貧民歲可獲息二十五萬從之
其事與青苗法合安石始以為可用召
廣淵至京師與之議於是決意行焉

發明

詩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周康王為太子成王
崩二公率諸侯以康王見于先王廟申告以文王武
王之新為王業之不易務在節儉毋多欲以篤信臨
之遂即位禘告諸侯宣告以文武之業以申之故成
康之際天下安寧刑錯不用漢明帝自臨萬幾約身
率禮遵奉建武制度無違海內又安四夷賓服是皆
率由乎舊章者也我太宗皇帝論群臣曰我皇考
肇造鴻業垂法萬年為子孫計思慮至周比者建文
信任姦回悉皆更改使天下臣民無所遵法茲予既

承天位恪遵成憲然而明哲之君統業守成一遵祖
法罔敢變易如此神宗溺愛安石創立新法雖忠言
曉告復不能從嗚呼青苗法行天下困疲矣是
蓋斯世斯民之不幸也故綱目特書以著其失
廣義 安石青苗之法向非廣淵之啓禍蒙必
見沮于子由矣君子於廣淵惡乎誅

以呂惠卿為崇政殿說書

王安石薦惠卿為太子中允崇政殿說書司馬光諫曰
惠卿儉巧非佳士使王安石負謗于中外者皆其所為
安石賢而復不閑世務惠卿為之謀主而安石力行之
故天下並指為姦邪近者進擢不次大不厭衆心帝曰
惠卿進對明辯亦似美才光對曰惠卿誠文學辯捷然
用心不正願陛下徐察之江充李訓若無才何以動人
主帝默然光又貽書安石曰諂諛之士於公今日誠有
順適之快一旦失勢將必賣公自售矣安石不悅帝嘗
御邇英閣聽講光讀曹參代蕭何帝曰漢常守蕭何之
法不變可乎光對曰寧獨漢也使三代之君守禹湯文
武之法雖至今存可也漢武取高帝約束紛更之盜賊
半天下元帝改孝宣之政漢業遂衰由此言之祖宗之

法不可變也惠卿言先王之法有一年一變者巡守考制度是正月始
和布法象魏是也也有五年一變者巡守考制度是也
三十年一變者刑罰世輕世重是也光言非是其意以
風朝廷耳帝問光對曰布法象魏布舊法也諸侯變
禮易樂者王巡狩則誅之不自變也且刑新國用輕典亂
國用重典是為世輕世重也非變也且治天下譬如居
室敞則脩之非大壞不更造也公卿侍從皆在此願陛
下問之三司使掌天下財不造才而黜之可也
政侵其事今為制置三司條例司何也宰相以道德佐
人主安用例苟用例則胥吏矣今為看詳中書條例司
何也惠卿辭塞乃以他語抵光帝曰相與語是非耳何
至是光又言青苗之弊曰平民舉錢出息尚能蠶食下
戶至饑寒流離况縣官督責之威乎惠卿曰青苗法願
則與不願不強也光曰愚民知取債之利不知還債之
害非獨縣官不強當官亦不強也太宗平河東立糶法
時斗米十錢民樂與官為市其後物貴而和糶不解遂
為河東世世患臣恐異日之青苗亦猶是也帝曰陝西
行之久民不為病光曰臣陝西人也見其病不見其利
朝廷初不許有司尚能以病民况法許之乎他日又對
帝曰今天下恂恂者孫叔敖所謂國之有是象之所惡

也光曰然陛下當論其是非今條例司所為獨安石韓
絳惠卿以為是耳陛下宜能獨與此三人共為天下邪

發明

既書陳升之領新法事又書薛向為發運使呂
惠卿為崇政殿說書是皆一時之小人也神宗

無明見而所用人若此亦由其心頗僻使此徒相
繼擢用故一旦漸執大權耳况是時神宗既信安石
此曹安得不恣行其志乎書之亦所以為
戒也其與唐順宗用王叔文同義

廣義

儉邪侍講君德必為之
耗神宗之業蓋可知矣

冬十月富弼罷

王安石用事雖不與弼合弼度不能爭多稱疾求退章
數十上帝曰卿即去誰可代卿者弼薦文彥博帝默然
良久曰王安石何如弼亦默然遂出判亳州弼恭儉孝
敬好善嫉惡常言君子與小人並處其勢必不勝君子
不勝則奉身而退樂道無悶小人不勝則交結構扇千
岐萬轍必勝而後已待其得志遂肆毒於善良求天下
不亂不可得也

以陳升之同平章事

升之既相帝問司馬光曰近相升之外議云何對曰閩人狡諛楚人輕易今二相皆閩人二參政皆楚人必將援引鄉黨之士充塞朝廷風俗何以更得淳厚帝曰升之有才智曉民政光曰但不能臨大節不可奪耳凡才智之士必得忠直之人從旁制之此明主用人之法也帝又曰王安石何如對曰人言安石姦邪則毀之大過但不曉事又執拗耳

城綏州

夏主秉常既寇秦州復上誓表請納安遠塞門二砦以乞綏州詔將許之廊延宣撫郭達上言曰此正商於六百里之策也非先交二砦不可與綏朝議以為然賜以誓詔夏主遣其臣周萌訛來言欲先得綏達命機宜文字趙高等如夏交所納二砦且定地界周萌訛對曰朝廷本欲得二砦地界非所約高曰然則塞門安遠對曰朝庭耳安用之二砦之北舊有三十六堡且以長城嶺為界西平王祥符所移書固在也周萌訛語塞高以夏人為

渝盟請城綏州不以易
二砦從之改名綏德城

發明

成九年城中城郭溝池以為固也穀梁謂凡城之誌皆識其說是矣宋雖邊備踈畧致使西賊跳梁苟有令政使民效死而不潰寇亦豈能入也城非春秋所貴亦非綱目所貴而書城綏州其為備守亦微矣雖云王公設險以守其國然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人和徒得地利而無人和則金城湯池奚足貴哉綱目取法春秋故其書法如此

十一月命韓絳制置三司條例

初陳升之欲傳會王安石以固其位安石亦患正論盈廷引升之為助升之知其不可而竭力為之用安石德之故先使正相位升之既相乃時為小異陽若不與之同者因言于帝曰宰相無所不統所領職事豈可稱司請罷制置三司條例司空各名一職何官于理升之曰若制置百司條例則可但令置制三司一官則不可安石曰今中書支百錢以上物及轉補三司吏人皆奏得旨乃

行至於制置三司條例何為不可由是二人遂判安石
乃薦絳共事安石每奏事絳必曰臣見安石所陳非一
皆至當可用陛下宜
省察安石恃以為助

頒農田水利約束

自是進計者紛然數年間諸路凡得廢田萬七百九十
三處三十六萬一千一百七十八頃有奇而民給役勞
擾

置諸路提舉官

條例官上言民間多願借貸青苗錢乞遍下諸路轉運
司施行仍詔諸路各置提舉二員管當一員掌行青苗
免役農田水利諸路凡四十一人提舉官既置往往迎
合王安石意務以多散為功富民不願取貧者乃欲得
之即令隨戶等高下品配又令貧富相兼十人為保首
王廣淵在京東一等戶給千五十等而下之至五等猶
給一千民間喧然以為不便廣淵入奏謂民皆歡呼感
德諫官李常御史程顥論廣淵抑配掇克迎朝廷上意

以困百姓會河北轉運使劉庠不散青苗錢奏適至安
石曰廣淵力主新法而遭劾劉庠欲壞新法而不問舉
事如此安得人無向背
由是常顯之言皆不行

十二月下龍圖閣學士祖無擇秀州獄貶為忠正節度副

使

初無擇與王安石同知制誥安石嘗辭一人所饋潤筆
物不獲取置諸院梁上安石憂去無擇用為公費安石
聞而惡之及安石得政乃諷監司求無擇罪會知明州
苗振以貪聞御史王子韶使兩浙廉其狀因迎安石意
遂連無擇在杭州貪賄時無擇知通進銀臺司自京師
逮赴秀州獄巧詆無所得遂誣以他事謫為忠正軍節
度副使安石因言于帝曰陛下遣一御史出即得無擇
罪乃知朝廷於事但不為未有為之而無效者無擇以
言語政事為時名卿
被誣放棄士論惜之

發明

凡書下某人獄無罪之詞也夫以小人之心喜
同已而惡異已者以其滿遂所欲而無沮撓之

失也安石惡無擇以私蓄作公費羅織其罪貶謫忠
州而朝議殊無可否於其間者則是國家大計聽一
小人之所為天下烏可得而治哉網
目據事直書則安石之罪不能追矣

廣義

安石置此物于梁間正欲揚已之清譽以釣名
于一時也無擇取為公用無乃佛其私之甚乎

此其所以有搖牙切齒之毒也意神宗置此
第一等小人于具瞻其貽禍也豈淺淺哉

增置宮觀官

帝以監司郡守有老不任職者則與閑局王安石亦欲
以處異議者遂增置三京留司御史臺國子監及諸州
宮觀官使
不限員

發明

官書頒農田水利約束書置諸路提舉官書增置
官觀官所以著當時之失為後世之鑒也綱目

豈無故而
書之哉

以張載為崇文院校書尋辭歸

載長安人少喜談兵至欲結客取洮西之地年二十
書謁范仲淹仲淹謂之曰儒者自有名教可樂何事於
兵因勸之讀中庸載讀其書猶以為未足又訪諸釋老
累年究極其說知無所得反而求之六經與程顥程頤
論道學之要渙然自信曰吾道自足何事旁求於是盡
棄異學淳如也舉進士調雲巖令以敦本善俗為先每
月吉具酒食召鄉人高年會縣庭親勸酬之使人知養
老事長之義因訪民疾苦及告所以訓戒子弟之意帝
初即位一新百度思得才哲之士謀之呂公著薦載有
古學召見問治道載對曰為政不法三代者終苟道也
帝悅以為崇文校書一日見王安石問以新政載
曰公與人為善則人以善歸公如教玉人琢玉則宜有
不受命者矣未幾
移疾屏居南山下

發明

書尋辭歸予載也夫君子莫大乎知幾苟不知
幾禍將及已矣是時大姦得路群陰盈朝君子之

當退避也苟不能然安能免小人之禍哉故寧違一
時之命而嘉遁焉豈不為知幾者乎故曰君子見幾
而作不俟終日邦有道穀耻也邦無道穀耻也於
載乎何有故特書辭歸所以深嘉而樂予之也

三年春正月罷判尚書省張方平

廣義

大抵姦邪當路正道莫行橫渠辭歸
者見幾明決也豫之介石橫渠有焉

初帝欲用王安石方平以為不可方平尋以喪去服闋
以觀文殿學士判尚書省安石言留之不便遂出知陳
州及陞辭極論新法之害帝為之憮然未幾召為宣徽
比院使留京師安石深沮之方平亦力求去乃復出判
一應天府

二月河北安撫使韓琦請罷青苗法王安石稱疾不朝詔

諭起之

河北安撫使韓琦上疏曰臣準散青苗詔書務在惠小
民不使蕪并乘息以要倍息而公家無所利其入今所
立條約乃令鄉戶及坊郭戶借錢一千納一千三百是
官自放錢取息與初詔相違又條約雖禁抑勒然不抑
散則上戶必不願請下戶雖或願請請時甚易納時甚
難將來上戶必有督索同保均陪之患陛下躬行布儉以化

天下自然國用不乏何必使興利之臣紛紛四出以致
遠邇之疑哉仁罷提舉官第委提點刑獄依常平舊法
施行帝謂其疏以示執政曰琦真忠臣雖在外不忘王
室朕始謂可以利民今乃害民如此且坊郭安得青苗
而使者亦強與之王安石勃然進曰苟從其所欲雖坊
郭何害因難琦奏曰如桑弘羊籠天下貨財以奉人主
私用乃可謂興利之臣今陛下脩周公遺法抑蕪并振
貧弱非所以佐私欲安可謂興利之臣乎帝終以琦說
為疑安石遂稱疾不出帝諭執政罷青苗法趙抃請俟
安石出安石求去帝命司馬光草答詔有士夫沸騰黎
民駭動之語安石抗章自辯帝為異辭謝之且命呂惠
卿諭旨韓絳又勸帝留安石安石入謝因言中外大臣
從官甚諫朋比欲敗先王正道以沮陛下益堅以此
也帝以為然安石乃起視事待新法益堅以此所付條
例司令周禮以感駭上聽皆不報時文彥博亦以青苗
害為言帝曰吾遣二使親問民間皆云甚便彥博曰
韓琦三朝宰相不信而信二使者乎先是安石陰結八
內副都知張若水押班藍元震為助帝遣使潛察府界
俵錢事適命二人二人使還極言民情深願無抑配者

故帝信之不疑

發明

請罷青苗法所以予琦也稱者不宜稱者也無

以佑乃辟永康兆民萬邦惟無逸當時青苗之害無
敢言其非者韓琦上疏力諫神宗惕然悔悟而安石
小人方且強辯飾非稱疾不起則其詐誕矯誣之心
著矣要君者無上然則安石之罪可勝誅哉綱目直
書于冊君臣
交罪之也

廣義

趙清獻素號剛直今欲安石之出者則知新法
之禍乃清獻不能剛果之所致也惡在其為剛

直哉劉琦謂其囊括拱
手但務依違信矣乎

以司馬光為樞密副使固辭不拜

光素與王安石厚及行新法貽書開陳再三又與呂惠
卿辯論于經筵安石不樂帝欲大用光訪之安石安石
曰光外託廟上之名內懷附下之實所言盡害政之事
所與畫害政之人而欲真之左右使預國論此消長之

機也光才豈能害政但在高位則異論之人倚以為重
韓信立漢赤幟趙卒氣奪今用光是與異論者立赤幟

也及安石稱疾不出帝乃以光為樞密副使光辭曰陛
下所以用臣蓋察其狂直庶有補於國家若徒以祿位

榮之而不能取其言是以天官私非其人也臣徒以祿位
自榮而不能救生民之患是盜竊名器以私其身也陛

下誠能罷制置條例司追還提舉官不行青苗助役法
雖不用臣臣必賜多矣青苗之散使者恐其連負必令

貧富相保貧者無可償則散而之四方富者不能去必
責使代償十年之外貧者既盡富者亦貧常平又廢加

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民之羸者必委死溝壑壯者必
聚而為盜賊此事之必至者也疏凡九上帝使謂之曰

樞密則猶侍從也各有職不當以他事為辭光對曰臣未
受命則猶侍從也各有職不當以他事為辭光對曰臣未

乃下詔允光辭收還教誥知通進銀臺司范鎮封還詔
旨者再帝以詔直付光不由門下鎮奏曰由臣不才使

陛下廢法乞
解其職許之

廣義

綱目書光固辭不拜者
所以著其制行之勇也

解韓琦河北安撫使

琦以論青苗不見聽上疏請解河北安撫使

發明

君子立心正大操守剛方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而辭受取予一合於禮不以

淫名無謂之寵搖奪其心觀於司馬光韓琦見之矣
光以不革新法固辭樞副之官琦以不改青苗請解
安撫之職此皆行人之所不能行苟非立心正大
操守剛方者曷克臻是哉此而觀之義自見矣

三月始以策試進士

初同知貢舉呂公著在貢院中密奏言天子臨軒策士
而用詩賦非舉賢求治之意乞出自宸衷以咨訪治道
至是上御集英殿試進士遂專用策賜葉祖洽以下三
百人及第出身祖洽策言祖宗多用策賜葉祖洽以下三
即位革而新之得擢第一時直史館蘇軾謂祖洽詆祖
宗以媚時君而魁多士何以正風化乃擬答進士策獻
之又以上不得逞之故其言遂跌蕩至此數請絀之不正

發明

祖洽之策乃阿附安石而怙愾
蘇軾者也其小人之志見乎

置刑法科

帝因王安石議謀殺刑名疑學者多不通律意遂立刑
法科許有官無職罪者試律令刑統大義斷按取其通
曉者補刑法官未幾選人任子亦試律令始出官或言
試刑法世指為俗吏故應者少蓋高科不試人不以為
榮乃詔
悉試

貶知審官院孫覺知廣德軍

帝初即位覺為右正言以言事忤帝意罷去王安石早
與覺善將援以為助自知通州召還累改知審官院時
呂惠卿用事帝問於覺覺對曰惠卿辦而有才過於人
數等特以為利之故屈身安石安石不悟臣竊以為憂
帝曰朕亦疑之青苗法行首議者謂周官泉府民之貸
者至輸息二十而五國事之財用取具焉覺條奏其妄
曰成周賒貸特以備民之緩急不可徒與也故與國服
為之息然國服之息說者不明鄭康成釋經乃引王莽

解韓琦河北安撫使

琦以論青苗不見聽上疏請解河北安撫使止領大名府路王安石欲沮琦即從之

發明

君子立心正大操守剛方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而辭受取予一合於禮不以

淫名無謂之寵搖奪其心觀於司馬光韓琦見之矣光以不革新法固辭樞副之官琦以不改青苗請解安撫之職此皆行人之所不能行苟非立心正大操守剛方者焉克臻是哉此而不能行之義自見矣

三月始以策試進士

初同知貢舉呂公著在貢院中密奏言天子臨軒策士而用詩賦非舉賢求治之意乞出自宸衷以咨訪治道至是上御集英殿試進士遂專用策賜葉祖洽以下三百人及第出身祖洽策言祖宗多用策賜葉祖洽以下三即位革而新之得擢第一時直史館蘇軾謂祖洽詆祖宗以媚時君而魁多士何以正風化乃擬答進士策獻之以上以示王安石言軾才亦高但所學不正又以不得逞之故其言遂跌蕩至此數請絀之

發明

祖洽之策乃阿附安石而惟悟蘇軾者也其小人之志見乎

置刑法科

帝因王安石議謀殺刑名疑學者多不通律意遂立刑法科許有官無職罪者試律令刑統大義斷按取其通曉者補刑法官未幾選人任子亦試律令始出官或言試刑法世指為俗吏故應者少蓋高科不試人不可以為榮乃詔悉試

貶知審官院孫覺知廣德軍

帝初即位覺為右正言以言事忤帝意罷去王安石早與覺善將援以為助自知通州召還累改知審官院時呂惠卿用事帝問於覺覺對曰惠卿辨而有才過於人帝曰朕亦疑之青苗法行首議者謂周官泉府民之貸者至輸息二十而五國事之財用取具焉覺條奏其妄曰成周賒貸特以備民之緩急不可徒與也故與國服為之息然國服之息說者不明鄭康成釋經乃引王莽

計贏受息無過歲什一為據不應周公取息重於莽時
况國用專取具於泉府則豕宰九賦將安用邪聖世宜
講求先王之法不當取疑文虛說以圖治安石覽之怒
始有逐覺意會曾公亮言畿縣散青苗錢有追呼抑配
之擾安石遣覺行視虛實覺言民實不願與官
相交望賜請罷遂坐奉詔反覆貶知廣德軍

夏四月貶御史中丞呂公著知穎州

青苗法行公著上疏曰自古有為之君未有失人心而
能圖治亦未有勝之以威勝之以辯而能得人心者也
昔日之所謂賢者今皆以此舉為非而主議者一切詆
為流俗浮論豈昔皆賢而今皆不肖乎會帝使公著舉
呂惠卿為御史公著曰惠卿固有才然姦邪不可用王
安石以是積怒公著誣其言韓琦欲因人之心如趙鞅與
晉陽之甲以逐君側之惡貶知穎州且命知制誥宋敏
求草制明著罪狀敏求不從但言數陳失實安石怒命
陳升之改其語行之

發明

禮曰為人臣下者有諫而無訕有亡而無疾訟
而無諂諫而無矯愈則張而損之廢則掃而更

之謂青苗之社稷之役張方平孫覺皆諫用安石呂公著
言青苗之害是乃諫而非訕社稷之役莫大於此神
宗曲庇姦回皆罷罷貶嗚呼退一小人如是其難去
衆君子如是其易神宗亦可謂寄生之君平為人君
者在辯是非察臧否舉措如此鳥足以語治天
下之道哉合前後書法觀之其傷時之意切矣

趙抃罷

安石持新法益堅抃大悔恨上疏言制置條例司建使
者四十餘輩騷動天下安石強辯自用詆公論為流俗
違衆罔民順非文過近者臺諫侍從多以言不聽而去
司馬光除摠密不肯拜且事有輕重體有大小財利於
事為輕而民心得失為重青苗使於體為小而禁於
耳目之臣用舍為大今去重而取輕失大而得小懼非
宗廟社稷之福也奏入懇求去位乃出知杭州抃長厚
清脩為政善因俗施教寬猛不同以惠利為本韓琦稱
為人中表儀已不及也

廣義

抑觀清獻之於安石既啓其新法之端於前後
抑其新法之弊於後是猶容盜入室而禁其取

也得手其
罷也宜矣

以韓絳參知政事

侍御史陳襄言王安石參預大政首為興利之謀先與知樞密院事陳升之同領條例司未幾升之用是為相而絳繼之會未數月遂預政事則是中書大臣皆以利進乞罷絳新命而求道德經術之賢以處之庶不害于王政而足以全大臣之節矣不報

以李定為監察御史襄行罷知制誥宋敏求蘇頌李大臨

定少受學于王安石舉進士為秀州判官孫覺薦之朝召至京師李常見之問曰君從南方來民謂青苗法如何定曰民便之無不喜者常曰舉朝方共爭是事君勿為此言定即往白安石且曰定但知據實以言不知京師乃不許安石大喜立薦對帝問青苗事定曰民甚便之於是諸言新法不便者帝皆不聽命定知諫院宰相言前無選人除諫官之比遂拜監察御史襄行知制誥宋敏求蘇頌李大臨言定不由銓考察擢授朝列不緣御

史薦寘憲臺雖朝廷急於用才度越常格然陳察法所益者小所損者大封還制書詔諭數四頌等執奏不已並坐累格詔命落知制誥天下謂之三舍人未幾監察御史陳薦言定頃為涇縣主簿聞母仇氏死匿不為服定自辯實不知為仇氏所生故疑不敢服而以侍養辭官曾公亮謂當行追服安石力主之罷薦御史而改定為崇政殿說書監察御史林旦薛昌朝范育復言定不孝之人不宜居勸講之地并論安石之罪安石又白罷三人定亦不自安求解說書乃檢正中書吏房直舍人院

發明

真氏曰主之心與天地相為流通而善惡吉凶之符於影響是時天下皆知青苗之害神

宗亦嘗聞而大之者李定受學安石力贊新法而擢為御史古之建官惟賢位事惟能豈若是乎宋敏求等憤姦人之進用懼正道之湮微見件安石遂皆罷黜嗚呼君子小人之不容並立如陰陽晝夜每每相反信斯言矣此綱目所以為是非之斷案也

詔百官坐罪免杖黥著為令

知金州張仲宣坐枉法賦法官授例杖脊黥配海島判
審刑院蘇頌言于帝曰古者刑不上大夫仲宣官五品
今黥之使與徒隸為伍雖其人無可矜所重者汙
辱衣冠耳帝曰善詔免杖黥而流海外因著為令

廣義

頌之所言一入即著為令不亦美乎使諫新法者咸
若是則神宗必為宋之令主
而安石抑豈遺臭萬年哉

罷監察御史裏行程顥張戩右正言李常以謝景温為侍

御史知雜事

顥言自古與治立事未有中外人情交謂不可而能有
成者况於排斥忠良沮廢公議用賤凌貴以邪姦正者
乎正使使朝侍小有事成而與利之臣日進尚德之風浸
衰尤非朝廷之福帝令顥詣中書議安石方怒言者厲
色待之顥徐言曰天下事非一家私議願平氣以聽之
安石為之媿屈戩與臺官王子韶論新法不法乞召還
孫覺呂公著戩又上疏論王安石亂法魯公亮陳升之
依違不能救正韓絳左右徇從李定以邪諂竊臺諫名

惠卿刻薄辯給假經術以文姦言宜宜勸講君側又詣
中書爭之安石舉扇掩面而笑戩曰戩之狂直宜為公
笑然天下之笑公者不少矣陳升之從傍解之戩曰公
亦不得為無罪升之有愧色常上言均輸青苗歛散取
息傳會經義何異王莽猥析周官片言以流毒天下安
石遣所親密諭意常不為止又言州縣散常平錢實不
出本勸民出息帝詰安石既積怒言者而顯等以言不
以非諫官體不奉詔安石既積怒言者而顯等以言不
行亦各乞罷乃罷常通判滑州戩知公安縣子韶知上
元縣安石素善顥及是雖不合猶敬其忠信但出為京
西路提刑顥固辭乃改簽書鎮寧節度判官數日之間
臺諫一空安石以外議紛紛請以姻家謝景温為侍御
史知雜事
帝從之

發明

是時安石用事排斥忠良沮廢公議而君子為
之歛迹矣顥論之於前戩劾之於後皆忠於所

事者諫不行言不聽復為罷出不已甚乎賈誼曰為
人臣者主爾忘身國爾忘家公爾忘私利不苟就害
不苟去唯義所在宜以昏亂之世而貶其道以徇人
哉景温安石姻黨以之居臺諫時事可知矣觀綱目

之所書驗當時之得失
天下之治亂於斯可見

廣義

數日之間臺諫一空神宗猶不知省其信安石
之深也為何如哉傳曰人不知其子之惡莫知
其苗之碩
正此類乎

五月詔罷制置條例歸中書以呂惠卿兼判司農寺

先是言者皆請罷條例司帝問安石可併入中書否安
石言脩條例未畢且臣與韓絳共領是司每請間奏事
今絳在密院未可併請緩之至是絳入中書乃降詔以
其事還中書又以手札諭安石凡脩條例屬悉授以
官青苗免役農田水利等法
付司農寺命呂惠卿掌之

廣義

嗚呼惠卿韓絳王氏黨也一入中書一判司農
則新法之根益固矣雖貴獲豈能拔哉諸賢無
以為也

遼立賢良科

令進是科者先以
所業十萬言進

發明

遼立賢良科曷為書嘉其求賢於國故進之也
遼乃夷狄尚知求賢宋乃中華反棄正士是何
冠履之倒置乎語曰夷狄之有君不如
諸夏之亡也美在夷狄則罪在中國矣

分審官東西院六月罷知諫院胡宗愈

舊制文選屬審官院武選屬樞密院至是帝與王安石
議分審官為東西院東主文西主武以奪樞密之權且
沮文彥博也彥博言于帝曰若是則臣無由與武臣相
接何由知其才而委令之哉帝不聽宗愈亦力言其不
可且言李定非才帝惡之手詔宗愈
潛伏姦意中傷善良罷通判真州

發明

文選屬審官武選屬樞密乃祖宗之舊制也神
宗與安石定議東主文西主武以奪樞密之權
其矯枉無謂可見矣宗愈職當言路力諫其非神宗
苟能因言訪察別其是否從而用舍之可也夫何遽
聞其言怒而罷黜古之求治者豈若
此之悞諫哉綱目特書其失自見

以朱壽昌通判河中府

壽昌父異守京兆時妾劉有娠而出生壽昌數歲乃還
父家母子不相聞者五十年壽昌行四方求之不得飲
食罕御酒肉與人言輒流涕及知廣州軍與家人訣棄
官入秦誓不見母不還行次同州得馬劉氏時年七十
餘矣京兆守臣錢明逸以聞詔壽昌赴闕時言者共攻
李定不服母喪王安石力主定因忌壽昌及壽昌至但
付審官院折資通判河中府居數歲其

廣義

壽昌天資純孝何預于李定不服母喪王安石
亦忌之何邪蓋壽昌之正李定之邪相反者也
若右壽昌必左李定李定一去則安石之爪牙失矣
何人助行新法哉此其所以左壽昌而右李定也嗚
呼壽昌無預新法而安石尚忌之而況其諫者乎

秋七月罷呂公弼知太原府以馮京為樞密副使

公弼以王安石變法數勸其務安靜安石不悅公弼具
疏將論之從孫嘉問竊其藁以示安石安石先白之帝

怒遂罷公弼知太原府呂氏號嘉問為家賊京為御史
中丞言薛向總利權無績效近者復除天章閣待制於
侍從為最親非向人材所堪處帝不悅以語
安石安石請改用京帝從之以為樞密副使

出直史館蘇軾通判杭州

軾自直史館議貢舉與帝合即日召見問方今政令得
失軾對曰陛下天縱文武不患不明不患不勤不患不
斷但患求治太急聽言太廣進人太銳願鎮以安靜待
時之來然後應之帝竦然曰卿三言朕當熟思之凡在
館閣皆當為朕深思治亂無有所隱軾退言於同列王
安石不悅命權開封推官將困之以事軾決斷精敏聲
聞益遠嘗以新法不便上疏極論且曰臣之所言者三
言而已願陛下結人心厚風俗存紀綱人主所恃者人
心也自古及今未有和易同衆而司今陛下又創制置
危者祖宗以來治財用者不過三司今陛下又創制置
三司條例司使六七少年日夜講求於內使者四十餘
輩分行營幹於外以萬乘之主而言利以天子之宰而
治財君臣宵旰幾一年矣而富國之功茫如捕風徒聞
內帑出數百萬緡祠部度五千人耳以此為術人皆知

其難也汴水濁流自生民以來不以種稻今欲破而青
之萬頃之稻必用千頃之陂一歲一淤三歲而滿矣
下使相視地之所在鑿空訪尋水利隄防一開水失故
道雖食議者之肉何補於民自古役人必用一鄉戶徒聞
江浙之閒數郡在役而欲措之天下自揚炎為兩稅租
調與庸既兼之矣柰何復欲取庸青苗放錢自昔有禁
今陛下始立法每歲常行雖云不許抑配而數世之
後暴君汚吏陛下能保之乎昔漢武以財力匱竭用桑
弘羊之說買賤賣貴謂之均輸于時商賈不行盜賊滋
熾幾至於亂臣願陛下結人心者此也國家之所以存
亡者在道德之淺深不在乎富與貧臣願陛下務崇道
而厚風俗不願陛下急於有功而貪富強仁祖持法至
則曰未至言乎用兵則十出而九敗言乎府庫則僅足
而無餘徒以言乎德澤在人風俗知義故升遐之日天下歸
仁議者見其未吏多因循事不振舉乃欲矯之以苛
察濟之以智能招來新進勇銳之人以圖一切速成之
效未享其利澆風已成欲望風俗之厚豈可得哉臣願
陛下厚風俗者此也祖宗委任臺諫未嘗罪一言者縱

有薄責旋即超升許以風聞而無官長言及乘輿則
子改容事關廟廟則宰相待罪臺諫固未必皆賢
亦未必皆是然須養其銳氣而借之重權者將以新
臣之萌也臣聞長老之談皆謂臺諫所言常隨天下公
議今者物論沸騰怨讟交至公議所在亦知之矣臣恐
自茲以往習慣成風盡為執政私人以致人主孤立網
紀一廢何事不生臣願陛下存紀綱者此也時王安石
贊帝以獨斷專任執因試進士發策以晉武平吳獨斷
而克符堅伐晉獨斷而亡齊桓專任管仲而霸燕噲專
任子之而敗事向功異為問安石滋不悅使侍御史謝
景溫論奏其過窮治無所
得執遂請外通判杭州

發明

朱子曰聚歛之臣剝民之膏血以奉上而民被

者之心至誠惻怛寧亡已之財而不忍傷民之力所
以與其有聚歛之臣寧有盜臣昔孔子以臧文仲之所
妻織蒲而直斥其不仁以冉求聚歛於季氏而欲鳴
鼓以擊其罪以聖人之宏大量無容溫良博愛而所以
責二子者疾痛深切不少假借如此極意究之侈心
新法害民天下擾擾生民之塗炭已極其意可見矣時

蓋甚不言則已言則受賤不諫則已諫則受誦夫乃
錯天下之口膠天下之舌而執肯為之赴愬乎蘇軾
憤安石之欺君疾新法之不便上疏備陳深切時務
神宗既不見聽而反出之謂之何哉蓋由蔽網已深
弗克省悟而沒齒無悔焉綱目揭
而書之則是非判矣權衡審矣
廣義 分註載子瞻之疏可謂切於時病之甚者也向
道合者尚羅斥逐况疎遠者邪嗚呼安石處惑神宗
即易所謂入于左腹獲明夷之心于出門庭者也
夫駭也

八月夏人寇環慶州以韓絳為陝西宣撫使

先是夏人築開訛堡知慶州李禧合蕃漢兵三千遣
裨將李信劉南禦之信等大敗而還禧懼欲自解既
執信等斬之復出兵追夏人殺其老幼二百以功告捷
至是夏人大舉入環慶攻太順城索遠若原堡兵多
者號二十萬少者不下二萬人死為韓絳請行邊王
城下九日乃退絳郭慶等數人死為韓絳請行邊王

九月以魯布為崇政殿說書判司農寺

王安石常欲置其黨一二人于經筵以防察奏對者呂
惠卿適父喪去職安石遂薦布代之布資序淺人尤不
服尋罷。山陰陸佃嘗受經于安石至是應舉入京師
安石問以新政佃曰法非不善但推行不能如初意還
為擾民安石驚曰何乃爾吾與惠卿議之又訪外議佃
曰公樂聞善古所未有然外間頗以為拒諫安石笑曰
吾豈拒諫者但邪說營營無足聽佃曰是乃所以致
人言也明日召佃謂之曰惠卿言私家取債亦須一雞
半豚已遺李承之使淮南質宛矣既而承之還詭言民
無不便佃說遂不行

以劉庠知開封府

庠不肯屈事王安石安石欲見之或以為言庠曰安石
自執政未嘗一事合人情往將何語邪卒不往而上疏
極言新法非是帝曰奈何不與大臣協心濟治
乎庠對曰臣知事陛下而巳不敢附安石也

續綱目卷之六

魯公亮罷

公亮初嫉韓琦故薦王安石以間之及同輔政知帝方
向安石凡更張庶事一切陰助之而外若不與同者嘗
遣其子孝寬參其謀至帝前畧無所異由是帝益信任
安石安石深德之公亮以老求去遂拜司空侍中集禧
觀使蘇軾嘗從容責其不能救正變更公亮曰上與介
甫如一人此乃天也然安石猶以公亮不盡阿附已於
是聽其罷相

以馮京參知政事吳充為樞密副使○策賢良方正之士

黜台州司戶參軍孔文仲

詔舉賢良帝親策之太原判官呂陶對曰陛下即位
願不惑理財之說不棄老成之謀不興疆場之事陛下
措意立法自謂庶幾堯舜然以陛下之心如此天下之
論如彼獨不反而思之乎及奏第帝領正安石取卷讀
讀未半神色頓沮帝覽之使馮京讀稱其言有理台
州司戶參軍孔文仲策凡九千餘言力論安石所建之

法非是宋敏求第為異等安石怒啓帝御批罷文仲還
故官齊恢孫因封還御批范鎮上疏言臣所薦孔文仲
草茅疎遠不識忌諱且以直言求之而又罪之
悉為聖明之累不聽呂陶亦止授通判蜀州

發明

人之名而無用言之實則徒求而已天下烏能

盡言乎是時詔舉賢良神宗親策廷試可謂有求言
之意矣迨夫文仲之策急切時弊乃忠於宋者當優
容以開言路可也奚以忤安石之故而黜之耶苟况
日諫諍輔弼之人社稷之臣也國君之寶也明君之
所尊厚也神宗未能尊厚諫臣而每為貶黜是有求
言之名而無用言之實矣安用其為求言哉綱目上
書策賢良方正之士下書黜孔
文仲則不再貶而其義自見矣

廣義

今呂陶文仲之言正所謂方正之言也是以安

石讀之有愧焉且神宗既覺其愧而使馮京竟其讀
則是知陶之正而安石之邪矣又何以右安石之邪
而左呂陶文仲之正者哉傳曰見賢而不
能舉見不善而不能退其神宗之謂乎

十二月改諸路更戍法

初太祖懲五代之弊用趙普策定兵制天子衛兵以守京師更番戍邊者曰禁軍諸州鎮兵以分給役使者曰廂軍選於戶籍或為應募使之團結以為所在防守者曰鄉軍具籍塞下以為逐逐者曰蕃軍大抵四者而已至是議者以更戍法雖無難制之患而兵將不相識緩急不可恃乃部分諸路將兵總隸禁旅使兵知其將將練其兵平居知有訓厲而無番戍之勞尋置京畿河北東西路三十七將陝西五路四十二將然禁旅盡屬將官飲食嬉遊養成驕惰又將官逐與州郡長吏爭衡每將各有部隊將訓練官等數十人而諸州舊有總管鈐轄都監監押設官重復虛糜廩祿知兵者皆知其非卒不能奪也

立保甲法

王安石言先王以農為兵今欲公私財用不匱為宗社長久計當罷募兵用民兵乃立保甲其法十家為保正副主客戶兩丁以保有大保長十大保丁附保兩丁已

有餘丁授以壯勇者亦附之內家資最厚材勇過人警盜凡告捕所獲以賞格從事同保犯強盜殺人強姦畧人傳習妖教造蓄蠱毒知而不告依律五保法餘事非干已又非穀律所聽糾皆毋得告雖知情亦不坐若依法鄰保合坐罪者乃生之其居停強盜三人經三日保鄰雖不知情科失覺罪逃移死絕同保不及五家併他保有自外入保者收為同保戶數足則附之俟及十家則別為保置牌以書其戶數姓名提點刑獄趙子幾迎安石意請先行於畿甸詔從之遂推行於未與秦鳳河北東西五路以達於天下於是諸州籍保甲聚民而教之禁令苛急往往去為盜郡縣不敢以聞判大名府王拱辰抗言其害曰非止困其財力奪其農時是以法驅之使陷于罪罟也浸淫為大盜其兆已見縱未能盡罷願裁損下戶以紓之主者指拱辰為沮法拱辰曰此老臣所以報國也抗章不已帝悟由是下戶得免

以韓絳王安石同平章事王珪參知政事

時絳開幕府於延安詔即軍中拜之尋命安石提舉編脩三司令式珪為翰林學士承旨典內外制十八年嘗

因齊宮賦詩有所感嘆帝
聞而憐之遂拜參知政事

發明

三公坐而論道宰相代天理物明穆穆聚精

會神與天子友相唯若於一堂之上者也
稷契有都俞而無吁咈伊傅周召有誥命而無戒飭
臯伊諸公不可久得而世有故相與輔佐共臻太平
若漢之蕭何丙魏唐之房杜姚宋皆時人傑弼亮
天工古人以夢卜而求輔相者蓋由宰相佐天子理
陰陽不可苟用故也神宗以韓絳安石為相是皆一
時之小人夢卜求賢果若是乎同惡相濟輾轉成風
欲求天下之治平不可得矣於戲惜哉
據事直書不再貶而其失自見

行募役法

先是詔條例司講立役法條例司言使民出錢募人充
役即先王致民財以祿庶人在官者之意命呂惠卿曾
布相繼草具條貫踰年始成計民之貧富分五等輸錢
名免役錢若官戶女戶寺觀單丁未成丁者亦等第輸
錢名助役錢凡敷錢先視州若縣應用在直多少隨戶
等均取雇直又增取二分以備水旱欠闕謂之免役寬

剩錢用其錢募人代役既試用其法于開封府推行之
于諸路既而東明縣民數百紛然詰開封府帝知之
以詰安石安石力言外間翦摧役法者謂輸多必有贏
餘若群訴必可免役既聚眾僥倖苟受其訴與免輸錢
當仍裁之帝乃盡用其言尋以臺諫多論奏因謂安石
宜少裁之安石對曰朝廷制法當斷以義豈須規規恤
淺近之人議論邪司馬光言上等戶自來更互充役有
時休息今使歲出錢是常無休息之期下等戶及單丁
免役夫來無役今盡使之出錢是鰥寡孤獨之人俱不
於錢者縣官之所鑄民之所不穀帛者民可耕桑而得至
惟錢是求歲豐則民賤糶其所不得私為也今有司立法
田得錢以輸民何以窮日甚矣帝不聽行富
室差得自寬貧者困窮日甚矣帝不聽行富

發明

人君莫切於愛民而愛民莫先於善政何者有
愛民之心則必有愛民之政有厲民之念則必

有厲民之為此理勢之必然也日改諸路更成法曰
立保甲法曰行募役法層見迭出繼書于冊綱目豈
好為是書之哉蓋由傷時之亂而為後世有天下者
之大戒耳神宗沉湎酒物欲傾心奸究而為天地祖宗

續綱目卷之六 宋神宗熙寧三年

之所棄者
烏足責耶

亥辛

四年春正月韓絳使种諤襲夏人敗之遂城羅兀

韓絳素不習兵事開幕府于延安措置乖方選蕃兵為七軍復以种諤為副延鈴轄知青澗城信任之命諸將皆受其節制蕃兵皆怨望諤謀取橫山乃帥師襲夏人于羅兀大敗之因以衆二萬城焉自是夏人日聚兵為報復計吕公弼言諤稔邊患加旌賞詔從之弗聽已而絳言諤入夏之功乞不旌賞詔從之

發明

輕行而掩之詞罪專也程子曰師之曰敗譏之也遂者繼事之詞罪專也程子曰師之曰敗譏之也遂

得夏寇賊奸宄為生民之害不可懷來然後奉詞以誅之若禽獸入于田中侵害稼穡於義宜獵取則獵取之如此而動乃得無咎若禹之征有苗啓之伐有扈胤之征義和自虞夏以來其伐有罪必執言不伐有戰條人盈城豈宋信淺謀之士哉厥後撫寧諸城相繼陷沒宋之起釁何益乎綱目之法貴義不貴功觀於此類蓋可見矣

粥廣惠倉田

廣惠倉田本絕戶業以賑濟者也王安石請鬻之以為河北東西陝西京東四路青苗本錢詔從之

廣義

廣惠倉者仁宗因韓魏公之言置之以給老稚其田則廣惠之恩絕矣
安石之罪可勝誅邪

二月更定科舉法專以經義論策試士

初上篤意經學深憫貢舉之弊且以西北人材多不在選遂議更法王安石謂古之取士俱本於學請興建學校以復古其明經諸科欲行廢罷詔近臣雜議久而不決他日安石言於帝曰進士科試詩賦亦多得人自緣仕進別無他路其間不容無賢若謂科法已善則未也士少壯時正當講求天下正理乃閉門學作詩賦及其入官世事皆所未習此科法敗壞人材致不如古既而中書門下言今欲追復古制則患於無漸宜先除去聲病偶對之文使學者得專意經術以俟朝廷興建學校然後講求三代所以教育選舉之法施之天下則庶幾

可以復古矣於是改法罷詩賦帖經墨義士各占治易詩書周禮禮記一經兼論語孟子每試四場初本經次兼經大義凡十道次論一首次策三道禮部試即增二道中書撰大義式頒行試義者須通經有文采乃為中格不但如明經墨義麗鮮章句而已其殿試則專以策限千字以上分五等第一等二等賜進士及第第三等賜進士出身第四等賜同進士出身第五等賜同學究出身舊制進士入進謝恩銀百兩至是亦罷之仍賜錢二千為期集費

廣義

安石定科舉之法最為得之觀其言曰士少壯時正當講求天下正理乃閉門學作詩賦及其入官世事皆所未習此科舉法敗壞人材致不如古其入見高松人遠矣但曰士各占治一經而春秋獨不與者此所以為千古叛經之罪人也

三月夏人陷撫寧諸城詔安置種諤于潭州韓絳免

諤進築永樂川賞逋嶺二砦分遣都監趙璞燕達築撫寧故城及分荒堆三泉吐渾川開光嶺葭蘆川四砦與

河東路脩築各相去四十餘里已而夏人來攻順寧砦遂圍撫寧折繼世高永能等擁兵駐細浮圖去撫寧咫尺囉兀兵勢尚完諤在綏德節制諸軍聞夏人至茫然失措欲作書召燕達戰悖不能下筆顧運判李南公涕泗不已由是新築諸堡悉陷將士沒者千餘人詔棄囉兀城治諤罪責授汝州團練副使潭州安置絳坐興師敗衄罷知鄧州

發明

韓絳奉命宣撫但當保境安民飭兵勵將宣上之威德撫下之恩信可也夫何玩兵致寇喪師失地任用非人邊患日熾則將安用彼相哉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然則韓絳之罪可勝誅乎故皆削去其官以示貶然而何以不書有罪二人罪重罰輕免而安置不足以盡其罪故也此綱目正道之權衡書法之深意耳

詔察奉行新法不職者

陳留知縣姜潛到官統數月青苗令下潛印榜于縣門又移之鄉村各三日無人至遂撤榜付吏曰民不願矣

即移疾去山陰知縣陳舜俞上書極論新法謫監南康軍鹽酒稅至是復上書言青苗法實便初迷不知爾識者笑之

發明

說苑曰賢君之治國其政平其吏不苛其賦歛節其自奉薄不以私善害公法夫以政之善者天下樂於遵行四海喜於趨事不啻如水之趨下獸之走曠矣安有一臣之不行一民之不服哉不能以理自明而乃詔諭天下察其不職於乎亦陋矣苟天下之人相率皆逆不行新法其柰何耶蓋由中心疑惑惟恐天下以法為弊而不行故汲汲以察之悲夫據事直書其自見

浚漳河

從都水監丞宋昌言內侍程昉之議也役兵萬人襄一百六十里帝患財用不足文彥博曰足財用在乎安百姓安百姓在乎省力役且河久不開不出於東則出於西利害一也今發夫開治徙東徙西何利之有王安石謂使漳河不由地中行則或東或西為害一也治之使行地中則有利而無害會京東河北風變異常民大恐

帝手詔中書令省事安靜以應天變漳河之役妨農來歲為之未晚王安石格詔不下

發明

唐文宗太和九年書浚曲江及昆明池綱目譏之神宗天性剛愎易於惑蔽而書浚漳河則亦惑於宋昌言程昉之議王安石之謀然卒無所益亦可以為輕用民力不卹國費者之戒也

夏四月以司馬光判西京留臺

光在永興以言不用乞判西京留臺不報又上疏曰臣之不才最出群臣之下先見不如呂誨公直不如范純仁程顥敢言不如蘇軾孔文仲勇決不如范鎮今陛下唯安石是信附之者謂之忠良攻之者謂之讒慝臣今日所言陛下之所謂諛慝者也若臣罪與范鎮同即乞依鎮例致仕若罪重於鎮或竄或誅所不敢逃久之乃從其請光既歸洛自是絕口不復論新法

以鄧綰為侍御史判司農寺

初綰通判寧州知王安石得君專政乃條上時事數十以為宋興百年習安玩治當事更化且言陛下得伊周

議之佐作青苗免役等法民莫不歌舞聖澤願勿移以淳
帝遂驛召對方慶州有夏冠緝敷陳甚悉帝問識王安
石呂惠卿否對曰不識也帝曰安石今之古人惠卿
賢人也退見安石欣然如素交屬安石致齋陳升之以
綰練習邊事使復知寧州緝聞之不樂訟言急召我來
乃使還邪或問君今當作何官緝曰不為館職得無
為諫官乎明日果除集賢校理檢正中書孔目房卿人
在都者皆笑且罵緝曰笑罵從他笑罵好官還我為之
尋同知諫院時新法皆出司農會布不能獨任其事安
石欲籍緝以威眾故有是命

五月右諫議大夫呂誨卒

誨以疾表求致仕曰臣本無宿疾偶值醫者用術乖方
妄投藥劑寢成風痺遂艱行步非祇憚蹠戾之苦又將
虞心腹之變勢已及此為之奈何雖然一身之微固未
足恤其如九族之託良以為憂蓋以身疾論朝政也至
是病亟司馬光往省之至則目已瞑聞光哭張目強視
曰天下事尚可為君實勉之遂卒海內聞者痛惜之

發明

呂誨居官直諫敢言誠足以不負是職矣卒而具官宜過予乎此綱目勸善之大法也

高麗來貢

高麗為遼所阻不通中國者四十三年至是福建轉運
使羅拯令商人黃貞招接通好高麗主微乃因貞還移
牒福建願備禮朝貢拯以聞朝議謂可結以謀遼乃命
拯諭意微遂遣其民官侍郎金悌等由登州入貢自是
與中國復通

罷知開封府韓維

保甲法行帝聞卿民憂無錢買弓矢如以傳惑徒之戍
邊父子聚泣語王安石曰保甲宜緩而密安石對曰日
力可惜維時知開封上言諸縣團結保甲鄉民驚擾至
有截指斷腕以避丁者乞候農隙排定帝以問安石安
石對曰此固未可知就令有之亦不足怪帝言民言合
而聽之則聖亦不可不畏也安石對曰為天下者如止
欲任民情所願而已則何必立君而為之張官置吏也
大抵保甲法不特除盜固可漸習為兵且省財費惟陸

下果斷不恤人言以行之帝遂變河東北陝西三路義
勇如府畿保甲法安石由此益惡維帝欲命維為御史
中丞維以兄絳居政府力辭安石因言維善附流俗以
非上所建立乞其請會文彥博求去帝曰密院事劇
當除韓維佐卿明日維奏事殿中以言不用力請外郡
帝曰卿東宮舊人當留輔政維對曰使臣言得行賢於
富貴若緣攀附舊恩以進
非臣之願也乃出知襄州

廣義

王安石曲為辯說古今第一箇小人又加以神
道張釋之謂番夫利
口皆安石之謂乎

六月知蔡州歐陽脩致仕

脩以風節自持既連被汚蟻舞六十即乞謝事及守青
州上疏請止散青苗錢帝欲復召執政王安石力詆之
乃徙蔡州至是求韓琦為社稷臣如此人在一郡則壞一
韓琦以琦為社稷臣如此人在一郡則壞一郡在朝廷
則壞朝廷留之安用
乃以太子少師致仕

貶富弼官徙判汝州

弼判亳州青苗法行弼謂如是則財聚於上人散於下
持不行提舉官趙濟劾弼沮格詔旨鄧綰乞付有司鞫
治乃落弼武寧節度使同平章事以大僕射移判汝州
王安石曰弼雖責猶不失富貴昔鯨以方命殛共工以
象恭流弼兼二罪止奪使相何由沮姦帝不答弼得過
應天謂判府張方平日人固難知也方平日謂王安石
乎亦豈難知者方平頃知皇祐貢舉或稱其文學辟以
考校既至院中之事皆欲紛更方平惡其為人檄之使
出自是未嘗與語弼有愧
色蓋弼亦素喜安石也

秋七月貶御史中丞楊繪知鄭州監察御史襄行劉摯監

衡州鹽倉

初繪言提舉常平張覲等科配助役錢一戶多者至三
百千乞少裁損以安民心不聽時賢士多引去以避王
安石繪又上疏言老成人不可不惜當今舊臣多引疾
求去范鎮年六十有三呂誨年五十有八歐陽脩年六

十有五而致仕富弼年六十有八而引疾司馬光王陶
皆五十而求散地陛下可不思其故乎安石聞而深惡
之摯為安石所器拜監察御史裏行始就職即奏言陛
下有勸農之志今變而為煩擾陛下有均役之意今倚
以為聚斂天下有喜於敢為有樂於無事彼以此為流
俗此以彼為亂常此風浸成漢唐黨禍必起矣因陳率
錢助役十害會繪又論提刑趙子幾怒知東明縣賈蕃
不禁過縣民使訟助役事接以他故下蕃於獄而自鞠
之是希安石意指又言助役之難行者有五而摯亦論
趙子幾摺撥賈蕃是欲鉗天下之難行者有五而摯亦論
石大怒使知諫院張璪取繪摯所論助役十害五難行
之事作十難以詰之璪辭不為會布請為之既作十難
且効繪摯欺誕懷向背詔下其疏於繪摯使各言狀繪
錄前後四奏以自辯摯奮然曰為人臣豈可壓於權勢
使天下不知利害之實即條對所難以伸其說曰助役
歛錢之法有六臣及御史主之於內有大臣親黨為監
司提舉官行之於諸路其勢順易矣然曠日彌年終未
有定論者為不順乎民心也臣待罪言責采士民之說
以聞勢也今乃遽令分析交口相直無乃辱陛下耳目
之任哉所謂向背則臣所析向者義所背者利所向者君

父所背者權臣願以臣章并司農奏宣示百官考定當
否不報明日復上疏曰陛下夙夜勤精以親庶政天下
未致於安且治者誰致之邪陛下注意以望太平而自
以太平為已任得君專政者是也二三年間開闢搖動
舉天地之內無一民一物得安其所者其議財則市井
屠販之人皆召至政事堂其征利則下至曆日而官自
粥之推此以徃不可究言輕用名器淆混賢否忠孝老
成者擯之為無能俠少儂辯者取之為可用守道憂國
者謂之流俗敗常害民者謂之通變凡政府謀議經畫
除用進退獨與一掾屬魯布者論定然後落筆同列預
聞反在其後故奔走乞丐之人布門如市今西夏之歛
未入反側之兵未安三邊瘡痍流瀆未定河北大旱諸
路大水民勞財乏縣官減耗聖上憂勤念治之時而政
事如此皆大臣誤陛下而大臣所用者誤大臣也疏奏
安石欲竄摯嶺外帝不許詔貶繪知鄭州謫摯監衡
州鹽倉燥亦落職遣察訪使適行諸路促成役書
發明 劉向曰賢君之治國賞賜不加於無功刑罰不
罪進賢舉過者有賞善言進則不善無由入矣不進
善言則善無由入矣是時新法之行流毒海內韓維

續綱目卷之六 宋神宗皇帝四年 五

因論保甲法而罷黜歐陽脩因論青苗錢而致仕富弼揚繪劉摯皆梗新法救正人而貶謫於乎以有限之才恣無窮之逐王道之不行未有疎於此時者也綱目備書于冊所以深惡之耳

八月以王雱為崇政殿說書

雱安石子也為人慄悍陰刻無所顧忌性敏甚年十三時得秦卒言洮河事嘆曰此可撫而有也使西夏得之則吾敵強而邊患博矣故安石開王韶開熙河議因力主之未冠已著書數十萬言舉進士調旌德尉雱氣豪艷晚一世不能作小官安石執政所用多少年雱亦欲預選乃與父謀曰執政子雖不可預事而經筵可處安石欲帝知而自用乃以雱所作策及注道德經鑿版鬻于市遂傳達于帝鄧綰曾布又力薦之召見除太子中允崇政殿說書安石更張政事雱實導之常稱商鞅為豪傑之士且言不誅異議者則法不行安石一日與程顥語雱因首跣足携婦人冠以出問父所言何事曰新法為人所沮故與程君議之雱大言曰梟韓琦富弼之首于市則法行矣安石遽曰兒誤矣顯曰方與參政論國事子第不可預姑退雱不樂

廣義

昔者鵠泣天津邵子以卜南人作相今安石以臨川鼯鼠而壞宋人之國當時群賢一網打盡然猶未為酷也又有王雱一狼豎出焉幸而宋祚未克告終而雱也早隕厥軀是亦宋之不幸中之一幸耳曾公亮以此事歸之于天斯言亦未必為無理

命王韶主洮河安撫司事

時議取河湟自古渭裝接青唐武勝軍應招納蕃部市易募人營田等事並令王韶主之韶至秦會諸將以蕃部俞龍琦在青唐最大渭源羗與夏人皆欲羈縻之議先致討韶因按邊引數騎直抵其帳論以成敗遂留宿明旦兩種皆遣其豪隨韶以東龍琦率其屬十二萬口內附龍琦既歸朝自言平生聞包中丞朝廷忠臣乞賜姓包氏帝如其請賜名順

發明

鄧綰安石之子而使之為侍御史判司農事王雱安石之子而使之為崇政殿說書王韶安石之黨而使之主洮河安撫司事則是內外左右皆小人也觀綱目之所書足可以占時事之成敗矣

九月粥坊場河渡祠廟。冬十月以鮮于侁為利州轉運副使。

初詔監司各定所部助役錢數利州路轉運使李瑜欲定四十萬侁時為判官爭之曰利州民貧地瘠半此可矣瑜不從遂各為奏帝是侁議論司農魯布使頒以為式因黜瑜而擢侁副使兼提舉常平侁惡王安石沽激要君嘗語人曰是人若用必壞亂天下及安石用事侁乃上書論時政以為逆治體而召民怨者不可舉舉其意專指安石安石怒毀短之帝稱其有文學可用安石曰何以知之帝曰有章奏在安石乃不敢言既為副使則與民自不願豈能強之哉蘇軾稱侁上不害法甲不廢親下不傷民以為三難

廣義

觀分注載侁曰願取則與民自不願豈能強之哉此最善處青苗之法者也子瞻稱其為三難

不亦當乎

立太學生三舍法

初國子生以京朝七品以上子孫應蔭者為之太學生以八品以下若庶人子孫之俊異者為之試藝如進士法及帝即位尤垂意儒學自京師至郡縣既皆有學至是因言者論太學假錫慶院西北廊甚狹隘乃盡以錫慶院及朝集院西廡廣太學增直講為十員率二員共講一經生員釐為三等始入太學為外舍定額為七百人所講官受學月考試其業優等以次升舍百各執一經從及禮部試召試賜第其正錄學諭以上舍生為之經各二員學行卓異者主判直講復薦之于中書除官其後增置八十齋齋三十人外舍生至二千歲一試補內舍生間歲一試補上舍生彌封謄錄如貢舉法

續資治通鑑綱目卷之六

續資治通鑑綱目卷之七

後學 餘杭 周 德恭 發明

後學 雲間 張 時泰 廣義

起壬子宋神宗熙寧五年凡十四年
盡乙丑宋神宗乾豐八年

五年春正月置京城邏卒察諺時政者

發明

虞舜謂禹曰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夏禹即天子位懸鐘鼓磬鐸鞀以待四方之上為

銘於簞簋曰教寡人以道擊鼓喻以義者擊鐘告以事者振鐸語以憂者擊磬有訟獄者搖鞀商太甲謂

伊尹曰既往皆師保之訓弗爽于厥初尚賴匡救之德惟厥終高宗命傅說曰昔哉說乃言惟服乃不良

于言予聞于行觀之古昔聖王惟慮聞言之弗及而竭誠以求之所以治隆俗美天下又寧拒諫飾非

如桀紂者國隨以滅身且不保是以有天下者當宵旰求言以匡不逮焉神宗即位于茲五年聞善如探

子壬

續資治通鑑綱目卷之六

續資治通鑑綱目卷之七

五十四

湯信諫如欽體去年書詔察奉行新法不職者今年
書置京城邏卒察謗時政者一牽而拒諫歸非之事
皆在其中能保邦於沒身而不亂
者亦幸焉耳一書再書深譏之也

廣義 此即商鞅誹謗之禁耳然則宋之所以不秦者
幸也春秋傳曰諸侯有道守在四方况堂堂中

國而致察于謗上者乎使時政皆得則四海之人皆
為君守何以察為否則舟人皆敵國也雖置邏卒徧
天下且不可况京城
乎書之者譏之也

○二月以蔡挺為樞密副使

挺知渭州甲兵整習常若寇至故多立功効然諳智深
險在位歲久鬱鬱不得志寓意詞曲有玉闥人老之句
中使至使優伶歌之傳達禁
中帝聞而愍之故有是命

三月南平王李日尊死子乾德嗣

日尊公顯之孫也既死乾德遣
使來告哀詔封乾德交趾郡王

判汝州富弼致仕

弼至汝州兩月即上言新法臣所不曉不可以治郡願
歸洛養疾許之遂請老復授司空武寧節度使致仕願
雖家居朝廷有大利害知無不言帝雖不盡用而眷禮
不衰嘗因王安石有所建明却之曰富弼手疏稱老臣
無所告許但仰屋竊嘆者
即當至矣其敬之如此

發明

邦有道穀固君子之所耻邦無道穀亦君子之
所耻故君有過則當諫反覆之而不聽則當去
蓋君臣皆以義合義合者何諫行言所膏澤下於民
之類是也否則雖榮之以高爵錫之以厚祿君子不
能以苟食焉富弼前因論事而貶判汝州則是諫不
行而言不听矣君子豈可以素餐乎故以老而乞致
仕則於義為當去也前書范鎮歐陽致仕此書富弼
致仕皆所以予其知止也予在富弼則罪在神宗矣

行市易法

自王韶昌為緣邊市易之說王安石善之以為與漢平
準法同可以制物低昂而均通之遂用草澤魏繼宗議

以內藏庫錢帛置市易務于京師凡貨之可市及滯於民而不售者平其價市之願以易官物者聽若欲市於官者則度其田宅或金帛為抵當而貸之錢責期使償半歲輸息十一及歲倍之過期不輸息外每月更加罰錢以戶部判官呂嘉問為提舉嘉問上建置十三事其一欲於律外禁煎井之家輒取利帝去之安石批不可已而帝聞其大煩碎人皆怨讟欲罷之以問安石安石對曰立法當論有害於人與否不當以煩碎廢也自是諸州上以供薦席黃蘆之類六十色悉令計直從民願粥者市之以給用尋改提舉在京市易務為都提舉市易司秦鳳兩浙黔州成都廣州鄆州六市易司皆隸焉

廣義

大抵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者乃所以為利也蓋所謂利者義也易曰利用安身以崇德也若為國者不以義為利而以利為利則所謂私也豈利哉然則為人上者與民爭利而不以義處之則是出警入蹕之中奉一商人耳其不義孰甚焉况乎桑弘羊平準之法實萬年願治者之罵名安石乃昧其目而甘心踵此覆轍者其意何也不過溺於功名不顧歐神宗于不可為之地也善乎司馬公曰天地所生

百物貨財止有此數不在民則在官譬如雨澤夏勞則秋旱不加賦而上用足者不過設法陰奪民利其害甚於加賦此乃桑弘羊欺武帝之言太史書之以見武帝之不明至其末年盜賊蜂起幾至於亂向若武帝不悔過昭帝不變法則漢幾亡矣此真萬世之藥石也綱目書曰行市易法而分註云置市易務于京師者以見京師為天下之首置務于此則是神宗乃天下商賈之倡也意以天下之君乃為天下商賈之首不亦陋哉

夏五月詔宗室非袒免親者許應舉

初試黜其不成文理者餘令覆試累覆試不中者亦量材擢用

行保馬法

王安石建保甲養馬之法文彥博吳充以為不便安石持論益堅乃詔曾布等上其條約保甲願養馬者戶一匹物力高願養二匹者聽皆以監牧見馬給之或官與其直令自市先行于開封府及陝西五路府界無過三

續綱目卷之二十一

千匹五路母過五千匹襲逐盜賊外乘越三百里者有禁歲一閱其肥瘠死病者補償在府界者免其體量草等以上十束加給以一保四等以下十戶為一社以待病斃

發明

說苑曰聖人之於天下百姓也其猶赤子乎饑

死社戶半償之其後遂編行于諸路
恐其不至於大也古之聖王愛養其民大率類此是以民之親君有不啻子弟之衛父兄手足之捍頭目也神宗惑於安石之邪說制作紛紛無一中禮上書事譬猶割肉以充腹腹飽而身斃其及救乎苟非元祐之政一新舊染則宋室之亂不俟宣靖而可見也然則小人之禍可勝言哉故備書惡之

王安石求去位帝不許

先是樞密都承旨李評喜論事帝多從其言又嘗極言助後不便安石惡之會評奏罷閣門官吏安石言其

作威福必欲罪之帝亦謂評有罪然未始罪評也明知石入見乞東南一郡帝曰自古君臣如卿與朕相知少朕鄙鈍初未有緒卿何法安石固請帝曰卿得非以李評事謂朕有疑心朕自知制誥知卿屬以天下事如李評事謂朕有疑心朕自知制誥知卿屬以天下事者未幾安石復自齎表入請帝

發明

嘗觀神宗之待安石可謂過於厚安石之報神

則不許之言聽計從心乎意契雖稷契臯夔之得君不過如此說苑曰王者知所以臨下而御衆則群臣服矣知所以聽言受事則不蔽欺矣知所以安屬萬民則海內必定矣安石為政妨賢病國無一而非失人心之事竊寵祿於一已貽禍患於國家豈非報神宗若是其薄乎雖然蓋由神宗無知人之明耳苟有知人之明如說苑所云者烏能為小人之宋也故綱目直書以交罪之

秋閏七月以章惇為湖北察訪使

時帝思用兵以威國夷湖北提點刑獄趙鼎上言峽州峒酋刻剝無度蠻衆願內附辰州布衣張翹亦上書言南北江利害遂詔中書檢正官章惇察訪荆湖北路經制蠻事

八月王韶擊吐蕃敗之遂城武勝

秦鳳注泊都監張守約請名古渭峒為軍以根本龍右詔從之遂建為通遠軍使王韶知軍事以圖武勝韶引兵築乞神平堡而蕃酋抹耳結水巴等族入寇韶率兵度竹牛嶺逼之斬首百餘級焚其廬帳兆西震動會木征渡河來寇抹耳復依其聲勢保集抹耳知德順軍景思立以涇原兵出南路分遣諸將一擊抹耳於南甲一擊木征於鞏令城制二酋使不得動韶將大軍從東谷徑趨武勝未至數里賊迎戰敗還追至其城首領瞎藥棄城遁餘衆出降遂城武勝建為鎮兆軍既而木征亦敗於鞏令城初韶言措置洮河只用回易息錢未嘗輒費官本文彥博曰工師造屋初必小計冀人易於動工及既興作知不可已乃方增多帝曰屋壞豈可不脩

王安石曰主者善計自有忖度豈為工師所欺也彥博不復敢言由是韶進討敢肆欺誕朝廷不與計財

發明 天子討而不伐其曰擊者譏黷武也說苑曰上

後武力凡武之興為不廢武聖人之治天下也先文德而

韶竭天下之財力較勝負於遠夷罪不容於誅矣雖

其功蓋世烏足尚哉綱目於黷武者每書擊而不書

討則其不貴功之意為可見矣後之不脩文德而專

尚武力者要當以神宗為鑒

廣義 分註載王安石文彥博論邊事則知神宗之與

如聖人則亦未如之何矣故魯公亮嘗曰介甫與帝

如一聖人豈非天乎信哉使神宗移任介甫者以任

觀文殿學士致仕歐陽脩卒

是歲有詔求脩所撰五代史而脩卒矣脩天資剛勁見義勇為平生與人盡言無隱獎引後進如恐不及賞識

之下率為聞人及在政府士大夫有所干請輒面論可
否鏘臺諫論事亦必以是非詰之怨謗益衆自五代以
來文體卑弱脩遊隨州得唐韓愈遺橐讀而心慕之
心探賸至忘寢食遂以文章名冠天下學者翕然師尊
之謚
文忠

發明

可脩以文章德行高一世見忌讒邪弗果大用人
處於散地則其不蒲
當時之意為可見矣

貶唐垆為潮州別駕

垆以父任得官嘗上書言秦二世制于趙高乃失之弱
非失之彊帝悅其言又言青苗法不行宜斬大臣異議
如韓琦者數人王安石復令鄧綰舉為御史遂除太子中允將
崇文校書安石疑其輕脫背已立名不除職以本官
用為諫院非故事也垆果怒安石易已凡奏二十疏論
時事皆留中不出垆乃因百官起居日扣陛請對帝令
論以他日垆伏地不起遂召升殿垆至御座前進曰臣

所言皆大臣不法請對陛下
前猶敢如此在外可知安石竦然而進垆大聲宣讀凡
六七十條大抵言安石專作威福魯布表裏擅權天下但
知憚安石不復知有陛下文彥博馮京知而不敢言王
珪曲事安石無異厮僕且讀且目珪珪慙懼俯首先降
又言薛向陳繹安石願指氣使無異家奴張璪李定為
安石爪牙張商英乃安石鷹犬逆意者雖賢為不肖附
已者雖不肖為賢至詆安石為李林甫盧杞帝屢止之
垆慷慨自若畧不退懾讀已下殿再拜而退侍臣衛士
相顧失色閣門糾其瀆
亂朝儀貶潮州別駕

發明

唐垆言事而貶曷為削去其官誅心也垆初附
安石神宗悅而用之然其心冀得美職耳迨夫

授官不協遂背安石是亦反覆之小人也故特削去
其官雖然過則勿憚改聖人之格言垆能力劾安石
不懼艱險是蓋小人變為君子則能以愛君為念而
不計其私矣觀其六十餘條之奏面折廷爭其志為
可矜耳故又嘉其悔悟而不書有罪此網目筆削
之至公褒貶之深意凡若此類非君子莫能脩之

廣義 然分註載唐坳安石似乎剛且直矣
而綱目不書其官者惡其私也

頒方田均稅法

帝患田賦不均詔司農重定方田及均稅法頒之天下
方田之法以東西南北各千步當四十一頃六十六畝
一百六十步為一方歲以九月縣委令佐分地計量隨
陂原平澤而定其地因赤於黑墟而辨其色方量畢以
地及色參定肥瘠而分五等以定其稅則至明年三月
畢揭以示民一季無訟即書戶帖連莊帳付之以為地
符均稅之法縣各以其租額稅數為限舊管收處奇零
如米不及十合而收為升緡不滿十分而收為寸之類
今不得用其數均攤增餽致溢舊額凡越額增數皆禁
若瘠鹵不毛及衆所食利山林陂塘溝路墳墓皆不立
稅凡田方之角立土為峯植其野之所宜木以封表之
有方帳有莊帳有甲帳有戶帖其分烟析產典賣割移
官給契縣置簿皆以今所方之田為正令既具乃以鉅
野縣尉王曼為指教官先自京東路行之諸路倣焉

廣義

神宗紛紛謬舉黷干簡冊至于方田均稅之法
粗為可觀然亦不見其所謂什一也綱目特書

之者猶為
彼善于此

九月少華山崩

其下地裂陷
居民數百戶

發明

朱子曰自古衰亂之世所以病乎中和者多矣
天地之位萬物之育豈以是而失其常耶曰三

辰失行山崩川竭則不必天翻地覆然後為不位矣
兵亂凶荒胎殯卵殞則不必人消物盡然後為不育
矣凡若此者豈非不中不和之所致而又安可誣哉
神宗惑於邪僻而行逆德其中和之氣斷喪既久故
少華山崩陷民數百而地道為之不位焉是知人君
一心天鑒所繫君心靡正天變應之而不可須臾之
怠荒也山崩雖微災異甚大故綱目必揭而
書之則其重天變垂後戒亦深切而著明矣

冬十月置熙河路以王韶為經略安撫使

置熙河路領熙河洮岷州通遠軍升鎮洮軍為熙州以
韶為經略安撫使兼知熙州然河洮岷三州猶未能復

也

十一月章惇招降梅山峒蠻置安化縣

梅山峒蠻蘇氏舊不通中國其地東接潭南接邵西接辰北接鼎澧章惇招降之籍其民萬四千八百餘戶其田二十六萬四百餘畝均定其稅使歲一輸築武陽開峽二城置安化縣隸邵州

十二月以陳升之為樞密使

六年春二月王韶克河州

獲木征妻子

以沈起知桂州

自王安石用事始求邊功知邕州蕭注喜言兵羨王韶等獲高位乃上疏言交趾雖奉朝貢實包禍心失今不取必為後憂會交人為占城所敗或言其餘衆不滿萬取之易詔即以注知桂州經畧之注入朝帝問攻取之

策注復以為難度支判官沈起言南文小醜無不可取之理乃以起代注起受旨於安石遂一意事攻擾交趾始貳

三月置經義局

訓詩書周禮義以王安石提舉呂惠卿王雱同脩撰帝欲召程顥預其事安石不可

夏四月朔日食

先是司天奏四月朔日當食帝自三月即避殿減膳降天下罪囚一等至是雲陰日不見王安石等進賀以為聖德所感乞御殿復膳從之

文彥博罷

彥博久居樞密以王安石多變舊典言于帝曰朝廷行事務合人心宜兼采衆論以靜重為先陛下勵精求治而人心未安蓋更張之過也祖宗法未必皆不可行但有偏而不舉之弊爾安石知為已發奮然排之曰求去

民害何為不可若萬事隳勝乃西晉之風何益于治及
市易可立至果實亦官監賣彥博以為損國體歛民怨
致華嶽山崩為帝極言之安石曰華山之變殆天意為
小人發市易之起自為細民久困以抑兼并爾於官何
利焉彥博未去益力遂以司空河東節度使
判河陽徙大名府身雖在外而帝眷有加

置律學

詔士之蒞官以法從事今所習非所學
宜置律學命官舉人皆得入學習律令

以范子淵提舉濬河司

河溢北京夏津帝語執政聞京東調夫脩河有壞產者
且河決不過占一河之地或西或東利害無所校聽其
漫久復濬塞昨脩二股費至少而公私田至多又水散
鹵俱為沃壤庸非利乎况調夫已減乎去歲若復葺理
隄防則夫愈減矣帝從之乃始置濬黃河司先有選
人李公義者獻鐵龍爪楊泥車法以濬河其法用鐵為
爪形繫舟尾乘流相繼而下一再過水深數尺宦官黃

懷信以為可用而患其太輕安石請令懷信公義同議
增損乃別置濬河司其法以巨木長八尺齒長一尺列
於木下如杷狀以石壓之兩傍繫大船各用滑車絞之
撓蕩泥沙或謂水深則杷不及底淺則齒礙泥沙人皆
知不可用惟安石善其法乃賞懷信而命公義官以杷
法下大名令都大提舉河隄范子淵與通判知縣共試
之皆言不可用會子淵以事至京師安石問其故子淵
欲附會遷曰法誠善第同官議不合爾安石大悅及置
濬河司將自衛州濬至海口差
子淵都大提舉公義為之屬

五月以熊本為梓夔察訪使

瀘夷叛詔遣中書檢正官熊本察
訪梓夔得以便宜措置諸夷事

六月置軍器監

王雱言今天下甲冑弓弩以千萬計而無一堅利者莫
若更制其法歛數州之所作而聚以為一若今錢監之
北擇知工事之臣使典其職且募良工為匠師帝頗采
雱說置軍器監總內外軍器之政以呂惠卿判監事

知南康軍周敦頤卒

敦頤道州營道人初用舅鄭向任為分寧主簿有欲久
不決敦頤至一訊立辯邑人驚曰老吏不如也調南安
司理有囚法當不死轉運使王逵欲深治之敦頤力與
辯逵不聽敦頤委手板將棄官去曰如此尚可仕乎殺
人以媚人吾不為也逵悟囚得釋調桂陽令改知南昌
富家大姓黠吏惡少惴惴焉不獨以得罪為憂而南昌
汙穢善政為耻歷知南康軍年五十七而卒敦頤博學
力行著太極圖易通明天理之根源究萬物之終始言
約而道大文質而義精得孔孟之本原大有功於學者
為南安司理時通判程珦以其為學知道使二子顯頤
往受業敦頤每令尋孔顏樂處所樂何事顯嘗曰自再
見周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侯師聖
孝於程頤未悟因見敦頤敦頤留與對榻夜談越三日
乃還程頤驚異之曰非從周茂叔來邪其善開發人類
此既至南康即築室于蓮花峯下前有溪合于湓
江取營道所居濂溪以名之學者稱焉濂溪先生
發明 周子得孔孟之本原大有功於學者誠當代之
大儒也神宗親小人遠賢入而使之僅處南康

弗為大用以終其身豈不深可歎哉故卒而

具共官者不惟羨周子乃所以譏神宗也

廣 蓋嘗論之神宗之於濂溪當如成湯之於伊尹

未聞其一日之不可頃刻之或舍可也今則煩之以州縣

哉及觀與神宗之相遇者不過王安石等儉邪之輩

而巳一觀時忠良擯斥殆盡况賢如濂溪者奚能見用

邪雖然濂溪樂天知命安土敦仁使神宗得以大用

於濂溪乎何如不用於濂溪乎何損嗚呼在濂溪固

無所加損而神宗棄賢之罪不能免焉大易既濟之

六二有曰婦喪其弟勿逐七日得 臣敢以為濂溪之

馬頌

大蝗

發明 蝗食穀之蟲蝗曰大蝗其災甚矣然不言其地

者為天下記異故耳夫以蝗之傷稼其為害大

矣宋人察之以聞于朝宋史異之書于冊何也蓋

貴州月卷之

其民陽淑消而陰慝長矣此惡氣之應然也綱
目書物象之應欲人主慎所感也其旨深哉

○秋九月初策武舉之士

凡武舉試義策于秘閣武藝俱優為右班殿直武藝次優為
騎射及策于庭策武藝俱優為右班殿直武藝次優為
三班奉職又次借職未等三班差役初樞密院脩武舉
法不能答策者答兵書墨義王安石曰武舉而試墨義
何異學究誦書不曉理者無補於事先王收勇力之士
皆屬於車右者欲以備禦侮之用則記誦何所施帝從
之至是始策
武舉之士

發明

說苑曰夫有文無武無以威下有武無文民畏
不親文武俱行威德乃成既成威德民親乃服
用是而觀則知有天下者文武之道可以並用而始
可以相無者也宋世未嘗策武舉之士至神宗而始
策之其庶幾不忘武事者
矣特書曰初蓋予之也

吐蕃木征復入河州王韶破走之遂取岷宕洮疊四城帝

御殿受賀

韶既復河州會降寇叛韶回軍擊之木征以其間據
州韶進破訶諾木藏城穿露骨山南入洮州境道阻
釋馬徒行或日至六七木征留其黨守河州自將尾官
軍韶力戰破走之河州復平岷州首領木令征以城降
韶入之於是宕洮疊三州寇酋皆以城附韶軍行五十
四日涉千八百里得州五斬首數千級獲牛羊馬以萬
計捷書至帝御紫宸殿受群臣賀解所服王
帶賜王安石進韶左諫議大夫端明殿學士

發明

入者逆而不順之詞存中國也取者收奪之名
聲罪伐人而強奪其土地者也魯取汶陽春秋
所罪况非其有而取之乎宋恃大國之兵力非義奪
人之土地誠春秋之所耻也神宗驕侈喜功御殿受
賀其樂於自欺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者以天地
之心為心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者以天地
豈有恃其兵力強奪土地驕矜肆大而可以
君臨天下哉直書于冊不再貶而其失自見

廣義

王韶此捷神宗喜而受賀由君子觀之惡可取
蓋羗夷之屬地無賦稅人無禮義所得者不過

牛羊駝馬而巳抑不知朝廷軍費可償否乎故孟子有曰善戰者服上刑闢草萊任土地者次之或曰羗情不義動犯邊陸何以處之曰備禦而已何以伐為周宣王之於西羗也田守備未聞其窮兵黷武也今韶之舉乃安石生事之謀暫得一幸神宗即有賜帶之喜然不知嗜慾一耽而元氣索矣何其見之淺而慮之短邪易曰或錫之鞶帶終朝三褫之此其安石之謂乎

收免行錢

先是京師百物有行官司所須俱以責辦下逮貧民負販類有陪折呂嘉問請約諸行利入厚薄令納錢以賦吏祿與免行戶祇應而禁中賣買百貨並下雜買場務仍置市司估物低昂凡內外官司欲占物價則取辦焉至是行之

冬十月開直河

時河北流閉已久水或橫決散漫常虞壅遏外都水丞王令圖獻議於大名第四第五歸等處開修直河使大河還二股故道王安石主其議言于帝曰開直河則水勢分其不可開者以近河每開數尺即見水不容施功爾今第見水即以濬川杷濬之苟置數千杷則諸河淺澱皆非所慮歲可省開濬之費幾百千萬帝曰果爾甚善乃命范子淵領其事開直河深八尺凡退背魚助河則塞之

發明

大戴禮曰上之親下也下之腹心則下之親上也如赤子之見慈母也上下之相親如此然後令

則從施行則行神宗愛民之心一毫無有疲民之事相繼而興行新法則圓民以歸於水矣事征伐則驅民以陷於鋒鏑矣開直河則率民以入於塗炭矣國與為守堅甲利兵孰與為敵乎自古迷而不悟者未勞民為重事示後世治天下之大法也

章惇擊南江蠻平之置沅州

湖北蠻向永晤舒光銀各以其地降惇獨田氏有元猛者頗桀驁惇遣左侍禁李資招諭之被殺因進兵破懿州南江州峒悉平遂置沅州以懿州新城為治所後誠州靖州蠻酋楊光富亦率其族姓二十州峒歸附因置

行折二錢

自王安石為政始罷銅禁姦民日銷錢為器邊關海舶不復譏錢之出國錢日耗張方平因對極論其害請詰問安石舉累朝令典一旦削而除之其意安在安石深惡之至是行折二錢除在京及府界外諸路並通行

七年春正月熊本討瀘夷降之

本嘗通判戎州習夷中俗及至部以為彼能擾邊者介十二村豪為鄉導爾乃以計致百餘人梟之瀘川其徒股栗願矢死自贖獨何陰一酋不至本合晏州十九姓之眾發黔南義軍強弩遣大將王宣等帥以進討賊悉之力旅拒宣敗之黃葛下追奔深入何陰窘迫乞降本受之盡籍丁口土田及其重寶善馬歸之官以其酋箇怒

知歸徠州其子乞弟為番部巡檢於是消井長寧烏蠻羅氏鬼主諸夷皆願世為漢官本還帝勞之日卿不傷財不害民一旦去百年之患至於檄奏詳明近時鮮儼擢集賢殿脩撰賜三品服西南用兵自此始

發明

宋自用兵以來未嘗書討此書討者瀘夷久臣與窮兵黷武大不侔矣故變之而書討所以予其伐有罪也綱目之脩徇名責實而已

廣義

熊本開邊生事者王韶導之也

二月知河州景思立與吐蕃別將戰于踏白城敗死三月

木征寇岷州刺史高遵裕擊走之

木征雖屢破屢敗而董檀別將青宜結鬼章之衆復數擾河州屬蕃時王韶入朝思立與戰于踏白城敗死木征勢復熾遂寇岷州遵裕遣包順擊走之

發明

思立死於王事何不書死之而書敗死蓋內書與則主是戰者思立內為曲而外為直也故怒

續綱目卷之二十一 宋神宗皇帝七年

吐蕃而罪思立是以不吐蕃冠河州而特書知河州
示賤不然綱目何不書吐蕃冠河州而特書知河州
景思立與吐蕃別將戰于踏白城其義蓋可見矣苟
不求其實而槩以全節予之則是非無別何以謂之
綱目哉此微頌
闡幽之意也

遼使人來議疆事遣太常少卿劉忱報之

遼以河東路沿邊增脩戍壘起補舍侵入壽應朔三州
界內使林牙蕭禧來言乞行毀撤別立界至禧歸帝面
諭以三州地界俟遣官與比朝官即境上議之遂詔忱
如遼遼遣樞密副使蕭素會忱于代州境上詔下樞密
院議且手詔判相州韓琦司空富弼判河南府文彥博
判永興軍會公亮條代北事宜以聞琦言臣觀近年朝
廷舉事似不以大敵為郵彼見形生疑必謂我有復燕
之意故引先發制人之說造為釁端所以致疑其有
於西山以制蕃騎三也取吐蕃之地建熙河二城植榆
置都作院頌弓矢新式六也置河三十七將也契
丹素為敵國因事起疑不得不然河臣嘗竊計始為陛
下

謀者必曰治國之本當先聚財積穀募兵于農則可以
鞭笞四夷姑散青苗錢為免役法置市易務次第取錢
新制日下更改無常而監司督責以刻為明今農怨於
畎畝商嘆于道路長吏不安其職陛下不盡知也夫欲
攘斥四夷以興太平而先使邦本困搖衆心離怨此則
為陛下始謀者大誤也臣今為陛下計宜遣報使具言
向來興作乃脩備之常疆土素定悉如舊境不可持此
造端以隳累世之好可疑之形如將官之類因而罷去
益養民愛力選賢任能使天下悅服邊備日充若其果
自敗盟則可一振威武恢復故疆據累朝之宿憤矣弼
彥博公亮亦皆有言大抵度
上以虜為憂故深指時事云

大旱詔求直言夏四月權罷新法兩

自去秋七月不雨至夏四月帝憂形于色欲盡罷法度
之不善者王安石曰水旱常數免湯所不免但當脩人
事以應之帝曰朕所以恐懼者正為人事之未脩爾今
收免行錢太重人情咨怨自近臣以至后族無不言其
害者馮京獨聞此言臣未之聞也翰林學士韓維言陛下
歸故京獨聞此言臣未之聞也翰林學士韓維言陛下

損騰避殿乃率行故事恐不足以應變當痛自責已廣
求直言帝即命維草詔行之初光州司法參軍鄭俠為
安石所獎拔感其知已思欲盡忠及蒲秩入京安石問
以所聞俠曰青苗免後保甲市易數事與邊鄙用兵在
俠心不能無區區也安石不答久之監安上門會歲饑
征歛苛急東北流民每風沙靈壇扶携塞道羸疾愁苦
身無完衣或茹木實草根至身被鎖械而負瓦揭木賣
以償官累累不絕乃繪所見為圖奉疏詣閣門不納遂
假稱密急發馬廄上之銀臺司且云旱由安石所致去
安石十日不雨即乞斬臣宣德門外以正欺君之罪疏
奏帝及覆觀圖長吁數四袖以入內是夕寢不能寐翌
日遂命開封體放免行錢三司察市易司農發常平倉
三衛具熙河所用兵諸路上民物流散之故青苗免後
權息追呼方田保甲並罷凡十有八事民間謹呼相賀
是日果大雨
遠近沾洽

發明

國之所寶者民天之所愛者君民有疾苦君不
能卹然氣交并天必降災以警君故曰天視自
怒民既久大旱之來是誠逆氣之所致也神宗能求直

言胸中之惻隱頗萌矣迨夫權罷新法即大雨則
天人感應之理安可誣哉然不曰罷而曰權所以
其偶值天變姑且罷之非真能革去者也嗚呼吾誰
欺欺天乎即綱目所書觀之則人心天道可以觀而
即王治得失可以見是

下監安上門鄭俠獄復行新法

輔臣入賀兩帝示以俠所進圖狀且責之皆再拜安石
上章求去外間始知所行之由群姦切慮遂以俠付御
史治其擅發馬迹罪呂惠卿鄧綰言于帝曰陛下數年
忘寢與食成此美政天下方被其賜一旦用狂夫之言
罷廢殆盡豈不惜哉相與環泣于帝
前於是新法一切如故惟方田變罷

發明

甚矣神宗易惑而難曉也天子深居九重生民
休戚固難悉知幸而鄭俠繪圖以進時方大旱

苟新法即雨驗諸天人心事新法果便民歟抑病民歟
能以此自思而乃惑群姦之言下鄭俠于獄噫神宗
何信善言之難而用邪言之易耶蓋由其素無禮義

以養心因物有遷易於恐動云爾神宗所為如此則其欺天罔人於斯益見不足與有為審矣是以君子深為神宗惜也

廣義

新法之害朝士后族皆所不免况細民乎是以

之深而新法者其言之直久矣但神宗蔽錮已深呼向來諫新法者其言之直久矣但神宗蔽錮已深而不能用豈其言之不直而別有所謂直者耶今以鄭俠一圖而權罷新法天亦為之果雨况實罷哉觀此則知天不兩者特以新法之際何其影響之不耳一罷新法是日即兩天之新法之際何其影響之不邪借曰兩於明日無乃滋人之惑矣使神宗由此而不復新法其為宋朝之福也豈淺哉夫何一聽狗鼠之輩悲號搖尾而遽復之君子為之長太息也

吐蕃木征圍河州王韶擊降之

木征寇河州圍之其勢方盛韶自京師還至興平聞之乃與李憲日夜馳至熙州熙州方城守韶命徹之選兵得

王安石免以韓絳同平章事呂惠卿叅知政事

二萬人將欲趨河州韶曰賊所以圍城者恃有外援也攻其所恃則圍自解乃直趨定襄城破西蕃結河川族斷夏國通路進臨寧河分命偏將入南山木征知援絕拔柵去韶還熙州以兵循西山繞踏白城後焚賊八

十帳斬首七千餘級木征窮蹙率酋長八十餘人詣軍門乞降韶受之送木征赴京師初思立之覆師也羗勢復熾朝議欲棄熙河帝為之肝食數下詔戒韶持重勿出及是帝大喜以木征為榮州團練使賜姓名趙思忠

安石執政六年更法度開邊疆老成正士廢黜殆盡儼

嘗乘間語帝曰祖宗法度不宜輕改吾聞民間甚苦青

帝曰群臣惟安石為國家當事時帝弟岐王顥在側因

進曰太后之言至言也何至是邪皆不樂而罷久之太

以觀文殿大學士知江寧府呂惠卿使其黨變姓名日
按歷留之安石感其意因乞韓絳代已而惠卿佐之帝
從其請法善神惠卿懼中外有議新法者乃作書遍遺
卿為護法使陳利害又從容白帝下詔言終不以
監司郡守使陳利害又從容白帝下詔言終不以
吏違法之故為之廢法故安石所建無所更復

發明

左氏傳曰為國家者見惡如農夫之務去其草
焉芟夷蘊崇之終其本根勿使能殖則善者信

矣安石病國雷民滔天之罪神宗因太后之言不能
賤黜以正王法而僅免其官果何謂哉矧韓絳惠卿
安石之黨免安石而用韓呂則是安石實未嘗免也
天下之痼疾何由而愈君側之蛇蝎何由而屏乎若
神宗者真可謂寄生之君馬綱目

廣義

太右與岐王於神宗為天合王安石於神宗為
人合夫何神宗薄其所厚而厚其所薄哉嗚呼

初權蜀茶

若神宗之昏庸閣弱當以報獻
桓靈目之宋之未亡特幸焉耳

王詔建開河湟之策遣三司幹當公事李杞入蜀經畫
買茶於秦鳳熙河博馬以著作佐郎蒲宗閔同領其事
初蜀之茶園皆民兩稅地不植五穀惟宜種茶賦稅一
例折輸稅額總三十萬杞乃即蜀諸州初設官場更嚴
私交易之令彭州呂陶言市易司籠制百貨歲出息
錢不過十之二今茶場司畫權民茶取息十之三茶戶
被害不可勝窮詔止收息十之一而陶亦以是得罪未
幾以李稷都大提舉茶場稷與宗閔務浚利刻急一年
之間通課利及舊界息稅七十六萬七千
餘緡稷又辟陸師閔幹當公事以自輔

發明

尹氏曰凡良法美意行於盛帝明王之世者後
世皆廢不舉至於刻剝倍歛之政出於暴君汗

吏之手者後世則踵而行之法前此未有神宗始創
鹽鐵權酷之類是也權茶之法初權蜀茶蓋亦志
而行之端謹其始耳嗚呼民生口腹之物自是悉出
於官矣

五月罷制科

續綱目卷之二十一

自孔文仲對策忤王安石意因言于帝曰進士試策則是制科何必復置是邪帝然之呂惠卿執政復言制舉止於記誦非義理之學遂詔罷之

三司使曾布提舉市易司呂嘉問免

先是呂嘉問提舉市易連以羨課受賞帝聞其擾民以語王安石石對曰嘉問奉法盡公以是媒怨帝曰免行錢所收細瑣市易鬻及果實米炭太傷國體安石力辨至譏帝為叢挫不知帝王大畧帝曰即如是士大夫何故以為不便安石請言者姓名令嘉問條折及帝以早故命韓維孫永集市人問之減坐賈錢千萬安石遂持嘉問條析奏曰朝廷所以許民輸錢免行者蓋人情安於樂業厭於追擾若一切罷去則無入祇承又吏胥祿廩薄勢不得不取於民非重法莫禁以薄廩申重法則法有時而屈今取於民鮮而吏知自重此臣等推行之本意也議者乃欲除去是殆不然民未嘗不畏吏方其以行後觸罪雖欲出錢亦不可得今吏之祿可謂厚矣然未及昔日取民所得之半也時市易隸三司嘉問恃勢凌使薛向出其上及曾布代向懷不能平會帝出

手札詢布布訪于魏繼宗具上嘉問多收息于賞挾官府而為蕪并之事帝將委布考之安石言二人有私忿於是詔布與呂惠卿同治惠卿故憾布脇繼宗使誣布繼宗不從布言惠卿不可共事帝欲聽之安石不可帝遂詔中書曰朝廷設市易本為平準以便民若周官泉府者今顧使中人之家失業若此吾民安得泰然也宜釐定其制布見帝言曰臣每聞德音欲以王道治天下今市易之為害駸駸乎間架除陌之事矣如此之政書于簡牘不獨唐虞三代所無歷觀秦漢以來衰亂之世恐未之有也嘉問又請販鹽鬻帛豈不貽笑四方帝領之事未決安石去位嘉問持之獄劾布沮新法出知饒州嘉問亦出知常州以章惇為三司使

六月作渾儀淨漏成

時日官皆市井庸賤法象圖器俱不能知乃以太常丞沈括提舉司天監括博學洽聞於天文方志律歷醫藥卜筮無所不通皆有所論著始制渾儀景表五壺淨漏招衛朴造新曆募天下上太史占書雜用士人分方伎

科為五至是渾儀淨
漏成以括為右正言

秋七月立手實法

時免役出錢或末均呂惠卿用其第曲陽縣尉和卿計
創手實法其法官為定立物價使其各以田畝物宅資
貨畜產隨價自占凡居錢五當蓄息之一充賞預具式示
粟而輒隱落者許告有實錢以三分之一充賞預具式示
民令依式為一縣之民受而籍之以其價列定高下分五
等既該見一縣之民物產錢數乃參會通縣後錢本額
而定所當輸錢亦徧抄之民不聊生初惠卿制是法然猶
遺至於雞豚亦徧抄之民不聊生初惠卿制是法然猶
災傷五分以上不預荆湖察訪使蒲宗孟上言此天下
之良法使民自供初無所擾何待豐歲願詔有司勿以
豐凶弛張其法從之民於是益困矣

九月三司火

焚屋千八十楹案牘殆盡詔諸路熙寧
五年文帳悉封上防其因火為姦也

發明

春秋之法人火曰火三司會計之所安石用事
聚財瘠民之街怨久矣天之震怒深矣故上
書立手實下書三司火則天意之於人心蓋可見焉
詩云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
方國神宗敬天勤民之心一毫無有宜乎天怒民怨
而災異頻仍也分注言焚屋千八十楹案牘殆盡此
非小變焉綱目遇災必書所以
為後世人君忽天變者之戒耳

冬十月置三司會計司

初帝嘗患增置官司費財王安石謂增置官司所以省
費帝曰古者什一而稅今取財百端安石謂古非特什
一而已安石又欲盡祿天下之吏帝未之許而三司上
新增吏祿歲至緡錢百十一萬有奇主新法者皆謂吏
祿既厚則人知自重不敢冒法可以為善詔三司良吏實寡
計是歲請選官置司出入之數以聞令宰相提舉其事至
是韓絳請選官置司以天下戶口人丁稅賦場務坑冶
河渡房園之類租額年課及羨餘橫費計廢闕之處使有
重復歲比較增虧廢置及羨餘橫費計廢闕之處使有

無相通而以任職能否為黜陟則國計大綱可以省察
三司使章惇亦以為言乃詔置三司會計司以絳提舉
十二月以王韶為樞密副使○遼女真部節度使烏古迺
死

五國蒲聶部節度使拔乙門叛遼將致計烏古迺襲
而擒之獻于遼主遼主召見燕賜加等以為生女真部
節度使始有官屬以紀綱漸立然不肯受印繫遼籍其部
內舊無鐵隣國有以甲冑往粥者以厚價售之得鐵既
多因以脩弓矢備器械兵勢稍振前後願附者衆至是
五國沒撚部謝野勃董復叛遼烏古迺伐之謝野敗走
烏古迺將見遼邊將自陳敗謝野之功
行次來流有水疾而卒子効里鉢嗣

八年春正月蔡挺罷○竄鄭俠于英州罷叅知政事馮京
放秘閣校理王安國于田里

林南廬祀傳為兩軸題曰正直君子邪曲小人事業圖

卯乙

迹在位之臣與之暗合者各以其類復為書獻之且薦
馮京可相并言禁中有人被甲登殿詔罵等事惠卿奏
為諂訕令中丞鄧綰知制誥鄧潤甫治之遂編管俠于
汀州御史臺吏楊忠信謁俠曰御史緘默不言而君上
書不巳是言責在監門而臺中無人也在政府嘗與惠卿爭
辨而王安石第安國素與俠善侍御史張璪承惠卿旨
劾京與俠交通有迹時俠已行惠卿遂令奉禮郎舒亶
往捕遇于陳州搜其篋得所錄名臣諫疏有言新法事
及親朋書尺悉按姓名治之獄成惠卿欲致俠以死帝
曰俠所言非為身也忠誠亦可嘉宜深罪但徙英州
京罷政出知亳州安國奪秘閣校理放歸田里判檢院
丁諷監鐵副使王堯臣等皆得罪俠至英得僧屋將壓
者居之英人無貧賤富貴皆加敬爭遣子弟從學為築
室遷居之初安國任西京國子教授秩滿至京師帝以
安石故特召對問曰漢文帝何如主安國對曰三代以
後未有也帝曰但恨其才不能立法更制耳安國對曰
文帝自代來入未央宮定變故俄頃呼吸間恐無才者
不能至用賈誼言待群臣有節專務以德化民海內興
於禮義幾致刑措則文帝加有節專務以帝曰王猛佐

符堅以甚爾國而峻刑法殺人以秦祚不傳世今刻薄何也曰猛教堅以峻刑法殺人以秦祚不傳世今刻薄小人必有以是誤陛下者願專以堯舜三代為法則下豈有不從者乎帝又問卿兄秉政外論謂何安國對曰恨知人不明聚歛太急爾帝不悅由是止授崇文院校書尋改秘閣校理安國屢以新法之弊力諫安石又嘗以佞人目惠卿故惠卿銜之

發明

春秋之法詞煩而不殺必有美惡存焉新序有不移雖有缺鉞湯鑊之誅而不懼也尊官顯位而不榮也鄭俠論呂惠卿而為群奸所誣罷放別郡皆非其罪也安國特立不阿而為群奸所誣罷放別郡皆非其罪也也噫神宗於小人則信之如著龜於君子則疾之如芒刺蓋由心術不端而邪氣乘間以入耳觀綱目之所書則其傷時之意可見

廣義

昔漢元帝知蕭望之之賢而不能知鄭俠之忠而不能用神宗愚不知量又謂文帝不能立法更制及聞安國

之對其尊顏不識曾厚否乎且安國者安石之弟也然其論安石之非在他人容或有傷於好惡而難以深信者人情然也至於人之親弟大非其兄之惡安敢輕議以傷天合人倫之重哉神宗於安國之論尚不悅况他人乎如是則向來諸賢之說宜其如水之沃石也吁若神宗者是誠亡宋之根抵也欵

二月復以王安石同平章事

初呂惠卿既得志思安石復用遂欲抑閉其途凡可以害安石者無所不用其智安石聞而怨之韓絳願處中書事常稽留不決且數與惠卿爭論度不能制密請帝復用安石帝從之安石承命即倍道而進七日至汴京

發明

復以王安石同平章事貳過之辭也神宗既知其過免未踰年至此復相者蓋由左右前後皆營狗苟亦小人之常情論之患得患失乃小人之素心蠅安石承朝廷之命七日不至汴何汲汲也小人之情狀豈不於斯而可見乎特書于策深譏之也

廣義

抑觀安石始欲要君之大用故君命屢及屢辭
遷延顧盼不肯就道者若出于中心之誠也及
乎人君求之切大也於是翻然而起其心以為此正吾
舞姦弄佞之秋也於是翻然而起其心以為此正吾
絕無忌憚之心及其被黜又薦惠卿而預為起復之
地柰何其主昏庸果欲召之即倍道而進無復一毫
如何之遷延顧盼不肯就道者之心也意安石於始
欺假君子之行以要君於終也逞小人之志以
欺君要君欺君厥罪無律君子於安石乎何誅

三月遼人復來議疆事遣知制誥沈括報之

劉忱等與蕭素會于大黃平三議不能決虜初指蔚朔
應三州分水嶺土壠為界及忱與之行視無土壠乃但
云以分水嶺為界凡山皆有分水虜意至時可以罔取
也相持久之至是遼主復遣蕭禧來致圖書以忱等遷
延為言乃命韓鎮代忱等與遼使議禧與禧爭辨或至
夜分禧執分水嶺之說不變留館不肯辭曰必得請而
後反帝不得已先遣知制誥沈括報聘禧詰樞密院閱
故蹟得頃歲所議疆地書指石長城為分界今所爭乃

黃嵬山相遠三十餘里表論之帝喜曰大臣殊不究本
末幾誤國事乃賜括白金千兩使行括至遼遼相楊益
戒與議不能屈謾曰數里之地不忍而輕絕好乎括曰
師直為壯曲為老今北朝棄先君之大信以威用其民
非我朝之不利也凡六會竟不可奪乃還括在道圖其
山川險易迂直風俗淳龐人情向背為使契丹圖上之
夏四月以吳克為樞密使○閏月陳升之罷

升之深狡多教善傳會以取富貴初附安石及
拜相即求解條例司世以是議之號為筌相

六月王安石上三經新義詔頒于學官

王安石等以所訓釋詩書周禮三經上進帝謂之曰今
談經者言人人殊何以一道德卿所著經其以頒行使學
者歸一遂頒于學官號曰三經新義加安石左僕射呂
惠卿給事中王雱龍圖閣直學士雱辭新命惠卿勸帝
許之由是王呂之怨益深新義既頒一切廢而不用又黜
傳習主司純用以取士先儒傳注一切廢而不用又黜
春秋之書不列學官至詆之為斷爛朝報安石又以字
學久不講後罷居金陵作字說二十四卷以進多穿鑿

附會其流入于佛老云

發明

嘗觀安石存心詭譎為學偏僻其自幼有矯世變俗之志而設施固非矯世變俗之為前行新法而害民此上新義而誤士蓋可見矣夫以安石所釋詩書周禮三經上進先儒傳註一切廢棄而以春秋為斷爛不列于學官新義既頒天下傳習主司以之而取士學者以之而進身其感世誣民充塞正道何異洪水禽獸之害乎說苑曰有國者不可不學春秋蓋春秋聖人筆削之書寓一王之國者不可不學春秋至公安石棄而不用者特以誅亂討逆而心常厭惡云爾經曰非聖人者無法其罪可勝誅哉他日又作字說穿鑿附會流於佛老是乃撥儒入墨非特當世之罪人實萬世之罪人也雖然浮雲蔽日不能損其真明聖賢之道昭著于上下貫徹乎古今又豈安石鄙夫所能損益耶據事直書而貶在其中者蓋此類矣是

司徒侍中魏公韓琦卒

琦卒前一夕大星隕州治極馬皆驚帝自為碑文載琦大節篆其首曰兩朝顧命定策元勳贈尚書令謚忠獻後追封魏王史臣曰琦相三朝立二帝厥功大矣當治平危疑之際兩宮幾成嫌隙琦處之裕如卒安社稷人服其量歐陽脩稱其臨大事決大議垂紳正笏不動聲色措天下於泰山之安可謂社稷之臣豈不信哉

秋七月詔韓縝如河東割地以界遼

遼使爭議疆事不決帝問于安石安石勸帝曰將欲取之必姑與之於是詔於分水嶺為界禧乃去至是遣天章閣待制韓縝如河東割新疆與之凡東西失地七百里遂為異日興兵之端

發明

孟子曰諸侯所寶者三土地人民政事蓋三事皆國之寶而土地為先何則土地者受之天命

傳之先君子孫當以世守決不輕易與人此貞常之理也仁宗之朝契丹求地當時富弼諸賢僅克增其歲幣不勞寸兵卒成和好此固射狼無厭之求宜過而不宜縱也自去年至契丹固射狼無厭之求宜過地之謀朝議未許迨夫感安石姑以與之言棄東西七百里餘里於乎幽薊之地未復尚為中華之耻矧

讀周禮卷之七

庚申年

七

矧

以中華之地復割以賂夷狄乎蓋由小人之物心知有已而不知有人已之物則賈之如珠玉人之物則輕之如瓦礫云爾殊不知損今日之疆界為異日之爭端然則小人之禍不獨貽之於一時而且貽之於後世豈不深可惜哉直書割地不再貶而其惡自見

廣義

得安石以效尤矣是以地輕以與人則後之權奸誤國

有賈賊馬一皆割地與人而略無顧惜之心者皆安石之作俑也詩曰誰生厲階于今為梗信矣哉

八月朔日食○韓絳免

先是絳與王安石議事不合會有劉佐者坐法免安石欲收試用之絳執不可議于帝前不決絳即再拜求去帝驚曰此小事何必爾絳對曰小事尚不伸况大事乎帝為逐佐至是以疾求罷出知許州而三月會計司亦罷絳臨事果敢故韓琦以為有公輔器而薦用之特以素黨安石為清議所少

冬十月呂惠卿有罪免

御史蔡承禧論惠卿姦惡惠卿居家俟命中外鄧維亦欲彌縫前附惠卿之迹以媚安石安石子雱復深憾惠卿遂諷絳發惠卿兄弟強借秀州華亭富民錢五百萬與知華亭縣張若濟買田共為姦利事置獄鞫之惠卿竟罷出知陳州絳又論三司使章惇協濟惠卿之姦出知湖州

發明

按劉氏書法凡免官書某免者可免者也著所坐者有罪者也韓絳惠卿皆安石之黨然何以

一書免而一書有罪免原情定罪也絳雖黨於安石然遇事輒爭非甚阿諛惠卿黨於安石願指氣使罔敢異同考之分注參之書法則可知矣豈以小人之故而遂不別其涇渭哉綱目一字之褒美於華衮一鉞此之貶威於鈇

彗星見詔求直言罷手實法

彗出軫帝以災異數見避殿減膳詔求直言赦天下詢政事之未協于民者王安石率同列上疏言晉武帝五年彗出軫十年又有彗而其位二十八與乙巳占所期不合蓋天道遠先王雖有官占而所信者人事而

續綱目卷之七

宋神宗熙寧八年

彗

已禪竈言火而驗欲禳之國僑不聽鄭亦不火有如禪
竈未免妄誕况今星工哉竊聞兩宮以此為憂望以臣
等所言力行開慰帝曰無庸恤帝曰宣若新法安石對曰初
寒暑雨民猶怨咨此無庸恤帝曰宣若新法安石對曰初
怨亦無邪安石不悅退而屬疾卧帝慰勉起之其黨謀
曰今不取上素所不喜者暴進用之則權輕將有窺人
間隙者安石是其策帝喜其出凡所進用悉從之鄧綰
言凡民養生之具日用而家有之今欲盡令疏實則家
有告訐之憂人懷隱匿之慮商賈通殖貨利交易有無
或春有之而夏已蕩祈或秋貯之而冬已散亡公家簿
賞報怨畏怯者守死忍困而已徒使詈訟者趨
書何由拘錄其勢安得不犯使詈訟者趨
賞報怨畏怯者守死忍困而已徒使詈訟者趨

發明

西山真氏曰君德無愧則天為之喜而祥瑞生
焉君德有關則天示之譴而災異形焉災祥瑞雖
異所以勉其為善一也天之愛君如此為人君者其
可不以天之心為心乎日者人君之表彗者逆氣所
并上書日食下書彗見則其變甚矣神宗詔求直言
罷手實法則庶幾有恐懼之心耳苟能自詔求直言
之悉遠佞人盡革弊政則天意可勝歎哉是以弭災之
乎神宗蔽錮已深終莫能悟可勝歎哉是以弭災之

道莫如弭心正則物無不正而災不為害民不為厲矣

廣義

人論其非者及其免黜鄧綰小人乃乘其敗而
奏免之然罷手實之法當矣夫何綱目止書曰罷手
實法若不預縮然者蓋罷之者非縮之本心也特擠
之以井上石耳此固春秋誅
心之法也此綱目之深意也

十一月交趾大舉入寇陷欽廉州

初廣西屯北兵二十指揮以備邊交人畏之會沈起坐
邊議罷以知處州劉彛代之彛至奏罷正兵而用槍出
手分戍聽偏校言以為安南不可取乃大治戈船交人來
互市率皆過絕表疏上訴亦不得達至是遂分三道而
寇一自廣府一自欽州一自峴嶠關連陷欽廉二州
殺士丁八千人事聞起坐賤安置郢州而除彛名

熊本擊渝州獠降之置南平軍

渝州南川獠木斗叛詔本安撫之本進營銅佛其
獠木斗舉漆州地五百里來歸為四砦九保建銅佛其

為南平軍召本還知制誥本欲取媚安石因上疏曰天下之治有因有革期於趨時適治而已陛下出大號發大政可謂極因革之理然改制之始安常習故之群交謹合諫或諍于廷或謗于市或投劾引去者不可勝數陛下燭見至理獨立不奪今雖少定彼將伺隙而逞願陛下深念之勿使彼有以窺其間而終萬世難就之業幸甚天下

遼耶律洪基殺其妻蕭氏

蕭氏姿容冠絕工詩善談論好音樂立為后生太子濬時北院樞密使耶律乙辛專政勢傾一國而忌后明敏於是官婢單登等誣后與伶官趙惟一私通乙辛以聞詔乙辛劾狀遂族誅惟一而后賜自盡婦其尸於家後追懿宣懿

發明

易曰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有夫婦之道誠人倫之大綱而不可忽者洪基惑權姦之譖遂殺其妻則其姦亦甚焉綱目特斥姓名而書殺

植所以惡而絕之也則其

十二月以元絳參知政事曾孝寬簽書樞密院事

絳在翰林諂事王安石而安石嘗德曾公亮之助已欲引公亮子孝寬於政地以報之由是二人同升

罷直學士院陳襄

襄福州侯官人舉進士歷知仙居河陽縣留意教化進縣子弟於學或諫之於判府富弼謂其誘邑子以資過客弼疑焉人勸襄毀學舍以塞謗襄不從而講說不少解弼由是益奇之及弼相薦諸朝累擢侍御史上疏論青苗之害曰臣觀制置司所議莫非引經以為言而其實則稱貸以取利是特管夷吾商鞅之術望賤斥王安石石呂惠卿以謝天下罷韓絳以杜大臣爭利而進者不聽乃請外帝惜其去留脩絳居注安石屢欲出之帝不許三遷直學士院帝嘗訪人材之可用者襄以司馬光韓維呂公著蘇頌范純仁蘇軾等三十三人對安石益惡之適其書詔小失諷御史劾之遂知陳州

發明

有言曰無輕民事惟難無安厥位惟危慎終于始諸非道古之聖王治天下者其兢業如此尚何有怠荒之失乎陳襄因論新法初無大過言而不聽優容答之不當罷黜也神宗自變法以來諫者屢遭貶謫畧無少恕意苟新法便民則人必不言之矣何其護疾忌醫寧沒其身而不悟哉後之拒諫飾非者當以神宗為鑒

更定解池鹽鈔法

自薛向立鹽鈔本其後多虛鈔而鹽益輕至是多言官賣不便乞通商王安石主提舉張景溫之言至課民買官鹽隨貧富作業為多少之差買賣私鹽聽人告以犯人家財給之買官鹽食不盡留經宿者同私鹽法於是民間騷然鹽鈔舊法每席六緡至是三緡有餘商不入粟邊儲失備

丙辰

九年春正月交趾陷邕州知州事蘇緘死之

交人圍邕知州蘇緘悉力拒守外援不至城遂陷緘義不死賊手命其家三十六人皆先死藏尸于坎乃縱緘火

自焚城中人感緘之義無一人從賊者於是交人盡屠其民凡五萬八千餘口事聞詔贈緘奉國節度使謚曰忠勇

發明

見危授命君子本心殺身成仁賢者素志是時交人圍邕蘇緘拒守外援不至城陷而亡則其大節凜乎不撓矣肥義曰貞臣也難至而節見忠臣也累至而行明苟不以忠貞自守確乎不撓而臨難不偷生苟免者幾希雖然人臣受爵祿於無事之時而不效死於有事之日尚何大馬之足齒乎故綱目以全節予緘者所以為後世人臣徇國之一勸耳

廣義

蘇緘死難始於王韶之開邊蕭注慕其功而釀成交趾之難也无妻之六三有曰或繫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災此之謂與

章惇招降五溪蠻遂城下溪州

章惇使湖北提刑李平招納下溪州刺史彭師晏誓下州峒蠻張景謂彭德儒向來勝羣文猛羣彥霸各以其

地歸版籍師晏遂降詔築下溪州城賜名會溪戍以兵
隸辰州出租賦如漢民遣師晏詣闕授禮賓副使自是
五溪皆平

二月以郭達為安南招討使

王安石聞欽廉陷不悅會得交人露布言中國作青苗
助後之法窮困生民今出兵欲相拯濟安石怒自草勅
榜詆之而以天章閣待制趙鼎為招討使官者嘉州防
禦使李憲為副將兵討之憲久在西北邊好論兵王韶
之開熙河憲與有勞故用之既而高與李憲議事不合
帝因問高孰可代憲高言遠老於邊事願以為使而已
副之帝從其言仍詔占城占臘合擊交趾

吐蕃鬼章寇五年谷以种諤知岷州○秋七月御史中丞

鄧綰有罪免

呂惠卿既出守陳而張若濟之獄久不成王雱令門下
客呂嘉問練亨甫共取鄧綰所列惠卿事雜他書下制

獄王安石不知也省吏告惠卿于陳惠卿以狀聞且訟
安石畫棄所學隆尚縱橫之末數方命矯令罔上要君
帝以狀示安石安石謝無有歸以問雱雱言其情安石
咎之雱忿患疽發背死帝頗厭安石所為綰慮安石去
失勢乃上書言宜錄安石子及婿仍賜第京師帝以語
安石安石曰綰為國司直而為宰臣乞恩澤極傷國體
當黜之帝以綰操心頗僻賦性姦回論事薦人以綰分守
知號州

發明

呂惠卿書有罪免則削其官此具其官何綰既
當言責綱紀所司而乃為安石乞恩失職之甚
此固小人之羽翼耳故特具其官具官
正所以著其罪也其疾惡之旨嚴矣

廣義

自古小人比而不周鮮克有終當惠卿秩滿赴
京之時即與安石定交其同聲相和者豈有一
事之出于天理之公事人欲之私也譬諸盜馬謀
起于穿窬之初投機如膠漆賊分於負版之日反目
如仇讐及其敗露則自相責讓今觀安石父子
何以異於是哉後之謀國不臧者可以鑒矣

八月罷粥祠廟

續綱目卷之七
宋神宗元豐九年

司農粥祠廟於民應天府關伯微子廟皆在粥中判官
劉摯嘆曰一至於此往見判府張方平曰獨不能為朝
廷言之邪方平矍然託摯為奏曰關伯遷商立主祀炎
火為國家盛德所乘微子宋始封之君開國此地亦本
朝受命建號所因又有雙廟乃唐張巡許遠孤城死敗
能捍大患今若令承買小人親利兄衰瀆慢何所不為
歲收微細實損國體乞留此三廟以慰邦人崇奉之意
疏上帝大震怒批牘尾曰慢神辱國無甚於斯於是天
下祠廟皆得罷粥

廣義

蓋聞所當去者淫祠耳未聞在祀典者得以去
之也既不當去必尊敬奉承所謂以承上下神
祇是也豈有粥之理邪噫神宗於禘尚敢慢之其
於民也何有今於方平之奏罷粥乃爾其於未奏之
前何為者邪

冬十月王安石免以吳克王珪同平章事馮京知樞密院
事

安石之再相也屢謝病去及子雱死尤悲傷不堪力
請解機務帝益厭之乃以使相判江寧府尋改集禧觀
使安石既退處金陵往往寫福建子三字蓋深悔為呂
惠卿所誤也克子安持雖娶安石女而克心不善安石
所為數為帝言新法不便帝察克中立無與及安石免
遂相之克欲有所變革請召還司馬光呂公著韓維蘇
頌及薦孫覺李常程顥等數十人光自洛貽書克曰自
新法之行中外洵洵民困於煩苛迫於誅歛愁怨流離
轉死溝壑日夜引領冀朝廷覺悟一變敝法今日救天
下之急當罷青苗免役保甲市易而息征伐之謀欲去
此五者必先別利害開言路以悟人主之心今病雖已
深猶未至膏肓失今不治遂為痼疾矣克不能病雖已
卿告安石罪發其私書有無使上知及勿令齊年知之
語京與安石同年生故云帝以安石為欺而賢京故召
之用

廣義

人心之有天理猶天之有日月天理為人心欲所
蔽猶日月為陰霾雲霧翳之也然人血氣既衰
則人欲漸消天理為之發見天地間陰雲之氣將散
則日月為之漸明其理一也今安石當國既久甘心

為惡朝士發言盈走小民怨讟騰口自知向日所為
被入所誤覺今是而昨非矣雖曰深悔悔將焉及曾
子曰人之將死
其言也善信哉

十二月郭逵敗交趾兵于富良江李乾德降

達次長沙先遣將復邕廉而自將西進至富良江蠻攻
精兵乘船逆戰官軍不能濟趙高分遣將吏伐木治攻
具機石如雨蠻船皆壞因設伏擊之斬首數千殺其偽
太子洪真李乾德懼遣使奉表詣軍門納欵時官兵八
萬人冒暑涉瘴地死者過半富良江去其國不遠遠不
敢渡得其廣源州門州思浪州蘇茂州机榔縣而還群
臣稱賀詔以廣源為順州赦乾德罪
治劉彛沈起開累之罪安置隨秀州

詔宦者李憲節制秦鳳熙河諸軍

時董勳將鬼章聚兵洮岷脇新附羗多叛歸之帝遣內
侍押班李憲乘驛往秦鳳熙河措置邊事詔諸將皆受
節制御史彭汝礪等極論其不可且言鬼章之患小用
憲之患大憲功不成其患小功成其患大章再上不聽

發明

嗚呼宦者之蠹至是深矣宦者之權至是極矣
書以李憲節制熙河秦鳳諸軍是舉秦鳳熙河
之大皆制於一關官之手使之措置邊事使之節制
諸將合數鎮之兵權而歸之他時徽宗用貫卒覆天
下是豈一朝一夕之故哉大書于冊為後鑒也

十年春二月王韶免

韶與王安石有隙且以勤兵遠略歸曲朝廷帝亦不悅
數以母老乞歸乃出知洪州韶鑿空開邊驥躡政地然
用兵有機畧臨出師召諸將授以指不復更問每戰必
捷嘗夜則帳中前部遇敵矢石已及呼聲振山谷侍者
股栗而韶鼻息自如人服其量

秋七月河決澶州

自開直河水勢增漲田廬益壞外都水監丞程昉以不
白水災憂死至是大決於澶州曹村北流斷絕河道南
徙東匯于梁山張澤灤分為二派一合南清河入于淮
一合北清河入于海凡濰郡縣四十五而濮齊鄆徐尤

巴丁

甚壞田逾三十萬頃遺使脩閉判大名府文彥博言河
勢變移四散漫流兩岸俱被水患而都水止固護東流
北岸希省費之賞未嘗增脩隄岸今者之決溢非天
災實人力不至也逾年決口塞詔改曹村掃曰靈平

發明

河決者陰逆而與怨氣交并之所致也變不虛
生必俟人為之感而生災不妄見必俟人為之

感而見故曰嚴恭寅畏小心翼翼時朝廷所用者皆
小人天下所行者皆弊政民之所怨者非一日天之
所警者非一事宋之君臣玩安忽危恬無戒懼悲夫
尚書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畏達
于上下敬哉有土古先哲王之治天下惟恐一念之
惡或貽天怒故必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求其無過而
後已詎敢縱慾無
度而不知所警哉

九月河南邵雍卒

雍天性高邁迥出千古而坦夷溫厚不見圭角時新法
行吏牽迫不可為或投劾去雍門生故友居州縣者或
貽書訪之雍曰此賢者所當盡力之時新法固嚴能寬
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矣投劾何益邪程顥嘗與雍議

論終日退而嘆曰堯夫內聖外王之學也雍知慮絕人
遇事能前知程顥嘗曰其以虛明自能知之及疾病司
馬光張載顯願晨夕候之卒年六十七顥為銘墓稱雍
之學純一不雜汪洋浩大就其所至而論之可謂安且
成矣所著皇極經世觀物內外篇漁
樵問對傳于世元祐中賜謚康節

發明

雍未嘗出仕乃布衣耳何以書錄賢也然何為
特書河南而不曰處士蓋雍著書立言抱道自

樂雖躬逢盛世而無一毫富貴之心天性高邁迥出
千古而程子稱其純一不雜汪洋浩大就其所至而
論之可謂安且成矣是誠豪傑之才聖賢之學耳豈
他處士者之可比哉綱目書曰河南處士則不足以
盡其美必曰河南邵雍卒表其為河南之人豪
無出其右者其予之深矣此皆綱目之特筆也

廣義

康節先生道德學行備載本傳萬世學者仰如
山斗固非後生末學所可容喙然竊觀其語遺

書者之言于以見其德氣溫厚如陽春可掬以至授
之以官皆固辭乃受命既而竟稱疾不之官者感鴈
聲之驗故也然一則不廢詔命一則能行已志敬君
行已可謂兩得矣非深於道者孰能與於此哉先儒

以復之六四贊朱子
臣亦以此頌邵子云

冬十一月遼魏王耶律乙辛殺其君之子濬

濬幼好學善騎射既立為太子兼北南院樞密使時耶律乙辛擅政構害宣懿皇后而立其黨蕭霞抹之妹為后遂欲害濬會護衛蕭忽古知乙辛姦狀伏橋下欲殺之適值暴雨橋壞所謀不遂乃下獄濬亦以母故有憂色副點檢蕭十三謂乙辛曰臣民心屬太子一旦若立吾輩措身何地乙辛然之乃謀構濬以罪陰令護衛耶律查刺誣告都宮使耶律撒刺及忽古等謀廢立按驗無狀而罷既而乙辛復令請訛都幹等誣首查刺前告非妄臣實與謀欲殺乙辛然後立太子區若不言恐事覺連坐遼主信之遂命乙辛及耶律孝傑等鞠治撒刺等誣伏皆殺之而幽濬于別室濬具陳妄狀謂耶律燕哥曰吾為儲副尚何所求公當為我辨之燕哥乙辛之黨也因易其言為欵伏遼主大怒乃廢濬為庶人徙于上京濬將出曰我何罪至此蕭十三叱使登車命衛士闔其扉而去乙辛與耶律孝傑謀遣其私人蕭達魯古等夜引力士入囚室給以有赦召濬出殺之函首以還

許云疾薨遼主命有司葬于龍門山既而乙辛復陰遣人殺濬妃蕭氏遼主後知其寃悔無及追謚濬曰昭

懷太子

發明

乙辛之惡至是極矣前因私忿而譖殺君后此因妬忌而譖殺君儲是蓋亂臣賊子積惡於有素其心以為吾君易欺而恣意妄誕吾君之子立焉必將正其罪而誅之故奸謀詭計浸潤之譖必欲害之而後已觸類而長則雖執父與君亦何所憚而不為乎是以亂臣賊子要當謹之於微其微不謹其勢必盛迨至養成亂階則浸不能制矣易曰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辨之不早也履霜堅冰至蓋言慎也故綱目斥名直書殺其君之子濬正名定罪其旨嚴哉

同知太常禮院張載卒

載自崇文歸終日危坐一室左右簡編俯而讀仰而思有得則識之或中夜起坐取燭以書其志道精思未嘗須臾息也敝衣疏食與諸生講學每告以知禮成性變化氣質之道學必如聖人而後已以為知人而不知天

賈

求為賢人而不求為聖人此秦漢以來學者大弊也故
其學以易為宗以中庸為體以孔孟為法黜怪妄辨鬼
神其家婚喪葬祭率用先王之意而傳以今禮又論定
井田學校之法皆欲條理成書使可舉而措諸事業呂
大防薦之召同知太常禮院以疾歸而卒世稱橫渠先
生所著正象西銘行于世程頤言西銘明理一而分殊
擴前聖所未發與孟子
性善養氣之論同功

發明

橫渠之學以易為宗以中庸為體以孔孟為法
是深得乎道統之傳者也卒而其官蓋予之耳

廣義

邵子未嘗實歷其官故於其卒也識其地而不
街之張子嘗實歷其官故於其卒也街之而不
識其地綱目參酌二賢之
願未此書法之所以異焉

元豐元年春閏正月曾孝寬罷以孫固同知樞密院事

初固與王安石議新法不合出知
真定至是帝思其先見召用之

夏六月朔日食○秋九月交趾來貢

李乾德遣使來貢表求所失州縣詔不許未幾乾德歸
所掠民乃以順州賜之其後定交趾界復還其六縣二
峒

以呂公著薛向同知樞密院事

公著在翰林帝嘗以釋老之事語之公著問曰堯舜知
此道乎帝曰堯舜豈不知公著曰堯舜雖知此而惟以
知人安民為難所以為堯舜也帝默然向幹局絕人尤
善商財計筭無遺策為陝西轉運副使八年改三司使
洮河用兵資用浩繁向未嘗乏供給用心至到然不能
不病民王安石方尚功利從中主之雖御史有言不聽
也故益得展奮由
文俗吏得大用

議復肉刑

帝初即位韓絳曾布建議復肉刑至是復詔輔臣議呂
公著曰後世禮教未備而刑獄繁肉刑不可復將有踊
貴履賤之譏王珪欲取死囚試劓刑之公著
曰不可刑而不死則此法遂行矣議遂寢

冬十一月罷文武官功臣號。十二月復置大理獄。

帝以國初廢大理獄非是，又開封囚猥多，乃命復置。

發明

刑以止邪，不可不用。然而國有常典，奚必過求？蓋禮教未備，則刑獄繁未聞。禮教既備，而刑獄

繁者，神宗議復肉刑，置大理獄，噫！宋之刑獄，不備矣。胥胥以張乎語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苟能以禮教服民，則民親其上，死其長，自有刑措之風焉。不能及本，徒事於末，民心何所適從哉？故又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耻。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耻且格。

二年春二月，召程顥判武學，既而罷之。

未已

顥自知扶溝縣，召判武學，命下。數日，李定何正臣劾其學術迂闊，趨向僻異，且新法之初，首為異論，後罷之。呂公著上疏言：方朝廷脩政法度之初，凡在朝野，孰無論議？陛下早自知之，其立身行己，素有本末。昔在言路時，有論列，皆辭意忠厚，不失臣子之體。燕所除武學，亦未為

仕官要津，而小人斷斷必以為不可者，直欲深梗正路。其所措意，非特一人而已。疏奏，不納。顥竟歸，故官路

發明

而日既不能先慢之譏，不果也。傳曰：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慢之譏，不果也。天下洵洵，民渴善政，神宗知

安石之奸而罷黜，知程顥之賢而召還，胸中之涇渭，庶幾少明矣。奈何群吠紛紜，遂棄而勿用，嗚呼！此皆生民之大幾也。呂公著上疏切諫，恻然不納，抑不知神宗何信諛之易而樂善之難耶？良由心中無主，隨惑而隨遷云爾。豈有明哲之君，斷之以義，而浮言尚能搖奪哉？善乎古人有曰：用賢不難，用賢不疑為難。斯言信矣。綱目書此，始焉喜之，終焉惜之也。

夏五月，元絳罷，以蔡確叅知政事。

確善觀人主意，與時上下。以王安石薦，再調監察御史，因為之用。知帝已厭安石，即論安石乘馬入宣德門，與

衛士競以賈直文彥博言濬川杞非濬河之具，帝遣知制誥熊本行視以文彥博言為是，確遂論本附彥博。知坐罷，確因代其職。改知諫院，判司農事，覬欲得臺端。因論中丞鄧潤甫御史上官均按獄失實，潤甫均皆罷而

確得中丞循領司農凡常平免役之法皆成其手會太
學生虞蕃訟博士受賄確深探其獄連引朝士自翰林
學士許將及元絳子耆寧以下皆連繫令獄卒與同寢
處飲食旋瀾共一室設大盆於前凡羹飯餅舉投其
中以杓混攪分飼之如犬豕久繫不問幸而得問無一
事不承遂劾絳為子有所屬請出知亳州確遂代其位
確自諫院為參知政事皆以為得計也吳克數為帝言新法
夫交口叱罵而確自以為得計也吳克數為帝言新法
不便欲稍去甚者確曰曹參與蕭何有隙至代為相一
遵何約束今陛下所自建立豈容一人挾怨而壞之法
遂不顯絳謂遲於文辭而無持操
仕已顯猶謂遲於文辭而無持操

廣義

蔡確一出而奪人之位如拾芥折枝耳何其易
邪然觀其排擠之術未免論疏進于神宗而後
施行神宗何物也于時呂公著以二人若神宗者誠蔡
確股掌中之物也于時呂公著以二人若神宗者誠蔡
之而不神宗默焉
者不亦宜乎

秋八月許二史直前奏事

脩起居注王存乞復唐貞觀二史之職執事隨宰相入
殿帝是其言又故事左右史雖日侍立而欲奏事必稟
中書俟旨存與同脩起居注王安
禮因對及之乃詔許直前著為令

冬十月立水居戶賦役法

詔求水居船戶五戶至
十戶為一甲以輸賦役

太皇太后曹氏崩

帝事太后極誠孝后亦慈愛天至故事外家男子母得
入謁帝以后春秋高教請召弟僧入見父之乃許及見
少頃后謂僧曰此非汝所當得留輒遣出焉帝嘗有意
於燕薊已與大臣定議乃詣太后白其事太后曰儲蓄賜
予備乎鎧仗士卒精乎帝曰固已辦之矣后曰事體至
大吉凶悔吝生乎動得之不過南面受賀而已萬一不
諧則生靈所繫未易以言苟可取之太祖
太宗收復父矣何待今日帝曰敢不受教

廣義

太皇太后者仁宗之后太尉彬之孫也觀其訓
神宗之言宛然乃祖不嗜殺人之仁也當時仁

續綱目卷之七十一 宋神宗元豐三年

宗廢郭后而立太皇則太尉之德蓋可見矣雖然要亦杜太后作則於其始也厥後英宗之后高氏史稱為女中堯舜神宗之后向氏哲宗之后孟氏皆有賢德著稱豈非以其源流之深長也哉

下知湖州蘇軾獄貶為黃州團練副使

軾自徐徙湖上表以謝又以事不便民者不敢言以詩託諷庶有益於國中丞李定御史舒亶其語以為侮慢因論軾自熙寧以來作為文章怨謗君父交通咸里逮軾赴臺獄詔定與知諫院張璪御史何正臣舒亶等雜治之定等媒孽以為誹謗時事鍛鍊久之且多引名士欲寘之死太皇太后曹氏違豫中鍛鍊之謂帝曰嘗憶仁宗以制科得軾兄弟喜曰吾為子孫得兩宰相今聞軾以作詩繫獄得非仇人中傷之乎孫得兩宰相今聞矣宜熟察之帝曰謹受教吳克申救甚力帝亦憐之會同脩起居注王安禮從容白帝曰自古大度之君不以言語罪人軾以才自奮謂爵祿可立取顧錄錄如此其心不能無缺望今一旦致于理恐後世謂陛下不能容才帝曰朕固不深譴也行為卿也王珪復舉軾詠詩曰賈然於衆恐言者緣以害卿也

根到九泉無曲處世間惟有蟄龍知以為不臣帝曰自詠檜爾何預朕事軾遂得輕比舒亶又言駙馬都尉王銑輩公為朋比如盛僑周卯固不足論若司馬光張方平范鎮陳襄劉摯皆略能誦說先王之言而所懷如此可置而不誅乎帝不從但貶軾黃州團練副使本州安置第轍及誅皆坐謫賤張方平司馬光范鎮等二十二人俱罰銅初鮮于侁為京東轉運使以王安石呂惠卿當國正人不得立朝嘆曰吾有薦舉之權而所列非賢耻也遂舉劉摯李常蘇軾蘇轍劉攽范祖禹等及知揚州會軾自朔赴獄親朋皆絕與交道出廣陵侁往見之臺吏不許通或曰公與軾相知久其所往來文字書問宜焚之勿留不然且獲罪侁口欺君負友吾不忍為以忠義分譴則所願也至是以舉吏累謫主管西京御史臺

發明

甚矣小人之桀黠也苟欲中傷善類無所不至軾以詩諷政雖云小疵未為大咎而李定舒亶

之徒摘其警詞以為侮慢嗟夫君子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正邪相反賢否殊塗是以君子少有微瑕即為小人所蔽則善善惡惡不公天下亦不可得而治為小人所蔽則善善惡惡不公天下亦不可得而治

矣網目於軾以無罪例書則其權衡亦審焉

甲寅

三年春正月遼出耶律乙辛于興中府

乙辛又欲害太子濬之子延禧因言宋魏王和魯幹之子淳可為儲嗣群臣畏乙辛莫敢言北院宣徽使蕭元納夷離畢蕭陶隗諫曰舍嫡不立是以國與人也遼王猶豫不決會獵于黑山見扈從官屬多隨乙辛後始惡其專遂改乙辛知南院大王事乙辛入謝遼上即日出之興中府其黨多黜遂封延禧梁王為設旗鼓拽刺六人以護衛之

發明

乙辛之惡已著曷為不書有罪遼治之不以罪也惡而不治則惡日長乙辛譖殺君后誣害君儲在王法之所不原遼主既知其姦不能明正其罪是以欲蓋彌張浸不能已而又欲害太子之子其惡益甚矣茲因臣諫僅出興中傳曰見不善而不能退而不敢遠過也既不能肆諸市朝又不能投諸荒昧則亂臣賊子何所懲戒乎綱目書此非為遼之亂臣賊子慮為天下後世亂臣賊子之慮也故夫書遼

出耶律乙辛若無罪焉者所以深罪遼之失政刑也

以章惇叅知政事三月吳克罷

克欲有所為每為王珪蔡確所沮至是諫官張璪論克與郭達書止其進兵故安南無功克既遭同列因毀素病瘡積憂畏疾益侵遂罷為西太乙宮使踰月卒克為相務安靜心正而力不足知不可為而不能勇退為世譏所

葬慈聖光獻皇后○夏四月詔忠州團練使韓存寶經制

瀘夷

先是渝州獠寇南川其酋阿訛奔筒怒熊本重賞檄斬之阿訛桀黠習知邊隙箇恕匿不殺會箇恕老以兵屬其子乞弟遂與阿訛侵諸部時羅苟夷叛犯納溪提刑穆珣言羅苟起端不加誅則烏蠻觀望為害不細乃詔韓存寶擊之存寶召乞弟犄角討蕩五十六村十三圍蠻乞降承祖賦乃罷兵至是乞弟率步騎六千至江安

續綱目卷之二十一

宋神宗皇帝

十一

城下青平羅苟之賞數日乃引去知瀘州喬叙遣梓夔
都監王宣以兵三千守江安而以賄招乞第與盟于納
溪蠻以為一軍已益恃慢盟五日遂率眾圍熟夷羅箇
族宣救之為一軍皆湊事遂張驛召存寶授方畧統三
兵萬八千趨東川存寶怯懦不敢進乞弟送
款給降存寶信之遂休兵于綿梓遂資間

六月詔中書詳定官制

國初承唐制三省無專職蓋省者考監亦無定員類以他
官主判三省長官不預朝政六曹不釐本務給舍不領
本職諫議無言責起居不記注司諫正言非特占供職
亦不任諫諍其官人受授之別有官有職有差遣凡仕
者以差遣要據為升禁從為顯官而不以階勳爵邑有無為輕重議
于中書命翰林學士張璠樞密副承旨張誠一領之

詔秘書監劉几等定雅樂

帝自即位於禮樂之事未遑制作至是將有事于明堂
知禮院楊傑條上舊樂之失遂召致仕秘書監劉几侍

即范鎮與樂參議几傑請遵祖訓一切下王朴樂二律
用仁宗時所制編鐘追考成周分樂之序辨正二舞容
節而鎮欲求一符二米真忝以律生尺改脩鍾量廢四
清聲詔悉從几傑議樂成第加恩賚鎮謝曰此劉几樂
也臣何預焉後
上疏論之不報

發明

制禮作樂固天子之當為然必功成作樂治定
沿邊之塗炭未消天下之瘡痍未愈老弱轉乎溝壑
壯者散于四方功之不成未有踈於此時者也治之
不定未有甚於此時者賈誼曰建又安之勢成長
治之業以承祖廟以奉六親至孝也以幸天下以育
群生至仁也不能以此自明而遑遑汲汲惟以禮樂
為事而生民之榮瘁置之度外是豈治天下者之心
哉抑未也本之則無如之何此固
謬妄焉耳直書定樂深譏之也

秋七月彗出太微垣詔群臣直言闕失

王安石弟安禮應詔上疏曰人事失於下變象見於上
陛下有仁民愛物之心而澤不下究意者左右大臣是

續綱目卷之七
宋神宗元豐三年

非好惡不遵諸道乘權射利者用力殫於溝瘠取利究
於園夫足以干陰陽而召星變願察親近之行杜邪枉
之門至於祈禳小數貶損舊章恐非所以應天者帝覽
疏嘉嘆論之日王珪欲使卿條具朕嘗謂不應沮格人
言以自壅障今以一指蔽目雖泰華在前弗之見近習
蔽其君何以異此卿當益自信遂進翰林李士知開封
府

發明

神宗之世彗星兩見而此出太微垣其異尤甚
然前書彗見而詔求直言此書彗見而詔求闕
失則其於敬天求言之心庶幾少盡然卒不能見諸
行事者由君心之蠹未除耳君心之蠹未除天變之
來難遏君心之蠹者小人也是時小人盈朝迭興迭
滅君心之蠹牢不可拔人事失於下變象見於上豈
有人事不失而致變象者然則天心之與君心相為
一體君心不滅而致變象者然則天心之與君心相為
矣後世人君其可不正其心術哉

九月定百官寄祿格

官制成下詔行之凡領空名者一切罷去而易之以階
因以寄祿議者又欲罷樞密院歸兵部帝曰祖宗不以
兵柄歸有司故專命官以統之互相維制何可廢也遂
止帝嘗謂執政曰官制將行欲新舊人兩用指御史大
夫曰非司馬先不可王珪蔡確相顧失色珪憂甚不知
所出確曰上久欲收靈武公能任責則相位可保也珪
喜謝之因薦俞允弼慶使上平西夏策其意以為既
用兵深入必不召光雖召將不至已而光果不召

以馮京為樞密使薛向孫固呂公著為副使向尋免

向既在政地養威持重同列質以西北事多默不對會
詔民畜馬向既奉命旋知民不便欲改議御史舒亶論
其反覆無大臣
體斥知潁州

冬十一月朔日食

**四年春正月馮京罷以孫固知樞密院事呂公著韓縝同
知院事**

酉辛

京再執政初與王安石不合後為呂惠卿所傾中立不倚人服其操宋進士自鄉舉至廷試皆第一者才三人王魯宋庠為名宰相京為名執政不愧科名云

廣義

小人若在朝勢必不容於君子書曰若苗之有莠若粟之有粃必見鋤治簌揚弗至于罷去不已也雖然安石惠卿不能容京于當時而千萬世士君子之公論自能容京也會何損于京哉

三月章惇有罪免以張璪參知政事

朱服為御史惇密使客達意於服為服所白惇父俞又彊占民田民遮訴惇惇繫之開封事併聞遂免知蔡州

夏四月築河隄自大名至于瀛州

河復大決澶州小吳埽詔都水監丞李立之經畫以聞帝謂輔臣曰河之為患久矣後世以事治水故常有礙夫水之趨下乃其性也如能順水所向遷徙城邑以避之復有何患已而置之言河流自乾寧軍至劈城邑以避海宜自北京至瀛州分立東西隄五十九埽詔從之立之在熙寧初已主立隄今竟行其言大抵熙寧專決道

河東流閉北流元豐以後因河決而北議者始欲復禹故迹帝愛惜民力思順水性而水官難其人王安石力主程昞范子淵二人尤以河事自任然糜費財用卒無成功

發明

河決之患雖因隄防不固然亦天變所致為神宗計者但當脩政令明賞罰革弊事崇天道為自然天意可回河不為害蓋君心無形之隄防固苟忽形之隄防無形之隄防既脩有形之隄防自固苟忽

五月立晉程嬰公孫杵臼廟于絳州

報其存趙孤也追封嬰成信侯杵臼忠智侯

發明

程嬰杵臼一善所以勸千萬人之死節是誠晉之義士也蓋戒千萬人之為惡者國語曰夫聖王之制祀也法施於民則祀之以為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法能禦大災則祀之以忠節贈爵立廟可謂得其正矣神宗紛典神宗憫其忠節贈爵立廟可謂得其正矣神宗紛

續綱目卷之二十一

紛制特無一中禮獨此舉差協輿情故表而出之所以深予之爾

廣義 嗚呼自開關以來忠義之士不為不少然能如

萬當無毫髮爽者蓋於二公之外不多見焉夫何自漢魏晉唐以來未聞有其封報之典至是忽有此舉不亦偉哉况乎所封之銜既明且切書之于冊足以見神宗激勸忠義之典嗚呼休哉于

夏人幽其主秉常秋七月詔李憲會陝西河東五路之師

討之

知慶州俞克知帝有用兵意屢請西伐又言謀報云夏將李清本秦人說秉常以河南地來歸秉常母梁氏知之遂誅清奪秉常政而幽之宜興師問罪此千載一時也帝然之遂詔熙河經制李憲等大舉征夏而召鄜延副總管種諤入對諤至大言曰夏國無人秉常孺子生持其臂以來耳帝壯之乃決意西伐方議出師孫固諫曰舉兵易解禍難不可帝曰夏有釁不取則為遼人所日舉兵易解禍難不可帝曰夏有釁不取則為遼人所

地使其酋長自守帝笑曰此真灑生之說爾時執政有言便當直渡河不可留行固曰然則孰為陛下任此者帝曰朕已屬李憲固曰伐國大事而使宦者為之則士大夫孰肯為用帝不悅他日固又曰今五路進師而無大帥就使成功必為亂帝諭以無其人呂公著進曰問罪之師當先擇帥既無其人曷若已之固曰公著言是也帝不聽竟命李憲出熙河種諤出鄜延高遵裕出環慶劉昌祚出涇原王中正出河東分道並進又詔吐蕃番首領董德

發明 春秋之法凡亂臣賊子外夷不能討則罪鄰國所以然者無非急欲討賊為天下法耳秉常不能討

國而為母氏所幽禁暴誅亂王者義兵神宗能詔立之則天子之職全矣故特以討予之然伐國大事而使宦者主之甚失國體此荀林父所以有邲之敗也綱目變文書討者以見師出有名故不計其人之美惡而亦予焉所以見君子之心急於討賊云爾至於以宦者為將夫豈無其失哉

詔定選格

太祖設官分職多襲五代之制凡入仕有貢舉奏蔭攝
署流外從軍五等吏部銓惟注擬州縣官幕職帝自即
位欲更制度詔內外官司舉官悉罷又用判吏部蘇頌
議凡文武銓注之法悉歸選部分左右曹掌之初中書
有堂選百司郡縣有奏舉皆不隸于有司王安石以中
書總庶務選徒留滯不能精擇于帝欲罷堂選魯公
亮執不可而上至是既罷內
外長吏舉官法堂選亦廢

韓存寶棄市步軍都虞候林廣擊瀘夷破之

存寶坐逗遛無功斬于瀘州以廣代將乞弟復送欵帝
以其反覆無降意督廣進兵廣遂敗乞弟於納江破樂
共城斬首二千級乞弟遁廣帥兵深入自發納江即入
叢箐無日不雨雪兵夫疾病死亡不可勝計往往取僵
屍腐割食之過鴉飛不到山至歸徠州竟不得乞弟而
還時朝廷懲安南無功方大舉伐夏故誅存寶以令諸
將

發明

凡書棄市罪詞也存寶既承王命逗遛無功誠
有罪矣故直書棄市以深絕之然何以不書有
罪神宗喜事邊功無故擅興師旅經制瀘夷則其窮
兵黷武之過不能無矣故不書有罪恕存寶也恕存
寶乃所以責神宗也不然何以下書林廣擊瀘夷破
之而不日討乎權其輕重而書之于冊此綱目所以
為是非之
斷案也

九月李憲復蘭州

憲總熙秦七軍及董氈兵三萬敗夏人于西市新城
復襲女遮谷破之遂復古蘭州城之請建為帥府

种諤克米脂城

諤率鄜延兵出綏德城以攻米脂夏人八
萬來救諤與戰于無定川敗之遂克米脂

冬十月高遵裕復清遠軍○內侍王中正以河東兵入宥

州

中正帥兵出麟州度無定河循水北行地皆沙濕士馬多陷沒糗糧不能繼又耻無功遂入于宥州時夏人棄城走河北城中遺民百餘家中
正遂屠之掠其牛馬以充食

發明

春秋之法以者不以者也入者逆而不順之詞然前皆書復書克而此特書入者狗名責實也
能以衆正可為王者師中正既入宥州屠民掠貨是亦盜賊而已矣非王者問罪之師也是以行師之道當得老成之人苟使君子用事而又使小人參之雖貞亦凶矣曰入宥州貶而為盜也然特書內侍者所以見關寺之不足任因以譏神宗用人之非耳變文直書為後戒也

十一月朔日食。高遵裕等兵潰李憲不至靈州而還

劉昌祚率番漢兵五萬受遵裕節制令兩路合軍以進既入境而慶兵不至昌祚次磨磧遇夏衆十萬扼險大破之遂薄靈州城兵幾入門遵裕嫉其功馳使止之昌祚按甲不敢進遵裕至圍城十八日不能下夏人決黃河七級渠以灌營復鈔絕餉道士卒凍溺死遂潰而還餘軍纔萬三千而已夏人躡之復敗焉昌祚亦還涇

原種諤留千人守米脂而自帥大衆進攻銀石夏州遂破石堡城進至夏州駐軍索家平會大校劉歸仁以衆潰而軍食又乏復值大雪乃引還死者不可勝計入塞者僅三萬人王中正自有州行至柰王井糧盡士卒死者二萬人亦引退初詔憲帥五路兵直趨興靈憲總帥東上營于天都山下焚夏之南牟內駁井其館庫追襲其統軍仁多凌丁敗之次于葫蘆河遂班師時五路兵皆至靈州獨憲不至

發明

昔程頤子傳易之詞曰任將授師之道當以長子帥師二在下而為師之主長子也若以弟子衆主之則所為雖正亦凶也自古任將不專而主覆敗者如晉荀林父邲之戰唐郭子儀相州之敗是也
遷裕等妬功無策李憲等因人成事皆有罪也故書高遵裕等兵潰言兵不能潰乃遵裕等自潰之耳是時諸將皆至靈州獨憲不至故又書李憲不至靈州而還深罪之也此輕重之權衡耳

以吳居厚為京東都轉運使

居厚初為武安節度推官奉行新法盡力核間田以均給梅山徭計勞得補司農官屬轉提舉河北常平遂擢

戊壬

京東轉運副使時方與鹽鐵居厚精心計龍絡鉤稽收羨息錢數百萬即萊蕪利國二台官自鑄錢以能擢都轉運使以議行河北鹽法搜剔無遺居厚起州縣凡流徒以言利得幸由是嗜進之士從風而靡

五年春正月貶高遵裕等官以李憲為涇原經畧安撫制置使

初夏人聞朝廷大舉母梁氏問策于廷諸將少者盡請戰一老将獨曰但堅壁清野縱其深入聚勁兵于靈夏而遣輕騎抄絕其餽運可不戰而困也梁氏從之師卒無功而還帝曰朕始以孫固言為迂今悔無及矣至是討敗師罪高遵裕責授郢州團練副使本州安置種諤王中正劉昌祚並降官憲欲以開蘭會邀功弭貴孫固曰兵法後期者斬况諸路皆至而憲獨不行不可赦帝以憲有功但令詰其擅還之由憲以餽餉不行不可赦帝弗誅憲復上再舉之策詔以為涇原經畧安撫制置使知蘭州

發明

荀况曰公生明偏生闇王者之論無德不貴無能不官無功不賞無罪不罰朝無幸臣民無幸

生導裕等失律無功法固當黜然李憲既為首將衆至靈州違命不往推原其心厥罪已甚而反置之不問不惟有國法也憲乃無知以官則是神宗知有李憲而撫使之制置涇原之事在其掌握是豈建官惟賢之義哉據事詳書其失自見

廣義

李文靖嘗以土木甲兵之事為憂至是驗矣使神宗早從孫固之言必無今日之悔秦誓曰尚

猷詢茲黃髮則罔所愆為國者可以鑑矣

夏四月朔日食。御史中丞舒亶有罪免

亶舉劾多私氣熾熹灼見者側目至是坐詐為錄日奪兩秩勒停遠近稱快

發明

御史中丞乃天子耳目之司激濁揚清固其職也說苑曰人臣之射順從而復命無所敢專義

不苟合位不苟尊必有益於國必有補於君亶舉劾多私氣熾熹灼是亦小人之流耳今坐詐偽奪秩勒停不亦宜乎故綱目具官而書有罪深絕之也

以王珪為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蔡確為尚書右僕射
兼中書侍郎章惇為門下侍郎張堯為中書侍郎蒲宗孟
為尚書左丞王安禮為尚書右丞

官制成改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為左右僕射參知政事
為門下中書侍郎尚書左右丞初議官制蓋倣唐六典
事無大小並歸中書取旨門下審覆尚書受而行之三省
分班奏事並歸中書確說珪曰公久在相位必得中書
令珪意不疑確乃言於帝曰三省長官位高不須置令
但令左右僕射分兼兩省侍郎足矣帝以為然故確名
為次相實顯大政珪以左僕射兼門下拱手而已帝雖
以次併相珪確然不加禮重屢因微失罰金每罰輒門
謝宰相罰金門謝前此未有入皆耻之確既相屢與羅
織之獄縉紳士大夫重足而立富弼在洛上書確小人
不宜大用帝不從帝嘗語輔臣有無人才之嘆宗孟率
爾對曰人才半為司馬光邪說所壞帝不語直視久之
朕自即位以來唯見此一人他人則雖迫之使去亦不

肯矣宗孟漸懼無以為容時李憲乞再舉伐夏帝以訪
輔臣王珪對曰向所患者用不足朝廷今捐錢鈔五百
萬緡以供軍食有餘矣安禮曰鈔不可吸必變而為錢
李憲以為已有備彼官者能如是卿等獨無意乎唐平
准蔡唯裴度謀議與主同今乃不出公卿而出於閭寺
朕甚耻之安禮曰淮西三州爾有裴度之謀李光顏李
愬之將然猶引天下之兵力歷歲而後定今夏氏之強
非准蔡比憲才非度匹諸將非有
光顏愬輩臣懼無以副聖志也

發明

王珪蔡確皆姦險之徒而使為宰相章惇張璪

耻亦居執政之官可謂極一時之遴選者矣天下何
由而不亂乎君心何由而不盡乎書曰元首叢脞哉
股肱惰哉萬事墮哉者所進者皆一時之小人浸淫
所退者皆一時之君子所進者皆一時之小人浸淫
而至於哲微二世壞亂極矣豈非端本
澄源之大幾耶大書特書深譏之耳

廣義

此正小人彙征之時也安禮獨如宋王何

以曾鞏為中書舍人

鞏能文章為歐陽脩所重帝深知其才命充史館脩撰
專典史事至是命為中書舍人時自三省百職事選授
一新除書日至十數人人舉其職於訓辭典約而盡未
幾卒呂公著嘗言於帝曰鞏為人行義不如政專政事
不如文章以是

呂公著罷○秋八月詔歲以四孟月朝獻景靈宮

帝以先朝御容多寓寺觀乃作十一殿于景靈宮凡神
御皆迎入累朝文臣執政官武臣節度使以上並圖形
於兩廡凡執政官行薦享禮並如太廟
後南郊先詣官行薦享禮並如太廟

廣義

春秋夏禴秋嘗冬蒸與夫大禘之禮自有太廟
時謂弗欽其神宗之謂乎

給事中徐禧護兵城永樂

種諤西討不能如志知延州沈括欲盡城橫山下瞰平
夏使虜不得絕磧為寇諤遂上其策于朝且言興功當
自銀州始帝以為然遣給事中徐禧內侍李舜舉往
延議之舜舉退詣執政王珪迎謂曰朝廷以邊事屬卿
班及李留後無西顧之憂矣舜舉曰四郊多壘卿大夫
之辱也相公當國而以邊事屬二內臣可乎內臣止宜
供禁廷灑掃之職爾宜可當將帥之任耶聞者代珪發
慙禧至慶延上言銀州雖據明堂川無定河之會而故
城東南已為河水所吞其西北又阻天塹不如永樂之
形勢險阨請先城永樂永樂依山無水泉種諤極言其
不可帝從禧議乃詔禧護諸將往城之而命括移府並
塞總兵為援陝西轉運判官李稷主餽餉禧以諤跋扈
奏留諤守延州自率諸將往築十日而城成距故銀州
治二十五里賜名銀州若禧等退還米脂以兵萬人屬
守之

發明

凡書城者完舊也築者創始也城者禦暴保民
之所而城有制役有時魯嘗城費城卽城中丘
城即春秋譏之神宗惑徐禧之妄議護兵城之尋又
失馬則亦何益之有况城以秋而收歛之時廢財妨

農務而非時矣失其時制妄興大作無
愛養斯民之意者其罪之輕重見矣

九月夏人陷永樂徐禧等敗死

禧等既城去九日夏人以數千騎來攻曲珍使報禧禧
遂與李舜舉李攸往援之留沈括守米脂北抵永樂夏
人傾國而至大將高永能請及其未陳擊之禧曰爾何
知王師不鼓不成列執刀自率士卒拒戰夏人益衆進
薄城下珍不可戰於水際請收兵入城禧曰君為大將衆
心已搖下不可戰於水際請收兵入城禧曰君為大將衆
何遇敵先自退耶乃軍也當其半濟擊之乃可以縱鐵騎
渡河珍曰此鐵鷄子軍也當其半濟擊之乃可以縱鐵騎
地則其鋒不可當也禧不從鐵騎既濟震盪衝突大衆
繼之珍銳卒敗奔還蹂後陳夏人乘之珍衆大潰珍收
餘衆入城夏人圍之厚數里且據其水砦珍士卒晝夜
血戰城中乏水已數日掘井不及泉渴死者十六七括
與李憲援兵及饋餉皆為夏人所隔不得前種諤禧
不遣救師城中大急會夜半大雨夏人環城急攻城遂
陷禧舜舉攸永能皆為亂兵所害惟珍裸跣走免將校
死者數百人喪士卒後夫二萬餘萬夏人耀兵米脂城

下而還自熙寧以來用兵得夏葭蘆吳保義合衆暗浮
圖塞門六堡而靈州永樂之後官軍熟老義保死者六
十萬人錢穀銀絹不可勝計事聞帝臨朝痛悼為之不
食贈禧等官而貶括為均州團練副使隨州安置降珍
為皇城使自靈武之敗秦晉因棘天下企望息兵而括
諤進攻取之策禧素以邊事自任狂謀輕敵遂致覆敗
自是帝始知邊臣不可倚信深自悔咎無意於西伐而
夏人亦困弊矣初帝不可遣禧也王安禮諫曰禧志大才
疎必誤國事帝不聽乃敗帝曰安禮
每勸朕勿用兵少置獄蓋為是也

發明

左次無死之而直書敗死也師之六四曰師

是已徐禧恃才妄作不能料敵卒以取敗遂使喪師
失地身且不保是乃匹夫匹婦之為諒自經于溝瀆

而莫人知之者矣苟信曲珍之謀全師入城徐圖進取
則夏人必不如此猖獗王師必不如此挫衄馬孔子

曰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諤不信哉
禧死而不得以全節書者其以此耳

廣義

抑觀築永樂城者徐禧也陷永樂城者亦徐禧
也今徐禧不度夏人來爭之勢惟邀築城永樂

亥癸

六年春二月夏人寇蘭州貶李憲為熙河都總管

之功昔者子囊城郢尚爾取敗况永樂之懸居邊塞者乎嗚呼城永樂者是猶置羊牢於虎穴之傍也焉往而不被其吞陷哉神宗於禧輕信過聽而致喪師辱國之醜可謂噬臍無及矣故綱目書曰九月夏人陷永樂徐禧等敗死以見永樂之城成於八月而九月即陷矣而徐禧敗死又所以見其敗其死宜也不然則當書曰徐禧死之此書法之所當辨也此而觀之其義見矣

夏人數十萬圍蘭州已奪兩關門鉞轄王文郁夜集死士七百餘人縱城擊走之未幾夏人復分道入寇亦多為諸路所敗中丞劉華言熙河經畧使李憲貪功生事一出欺罔避興靈會師之期頓兵以城蘭州遺患至今詔貶憲為熙河安撫經畧都總管

夏四月遼大雪

平地文餘馬死者十六七

發明

凡外災告則書所謂災者害及民物如水火兵

大雪隨降則其異尤甚而與水火兵戎何殊焉天子於外夷有恤病救急之義則告為得禮而不可以不弔春秋四鄰同災許人有謹天戒恤民隱之心王者之事也與春秋書宋大水同義

閏六月夏人復來脩貢

夏人亦弊於兵西南都統昂星鬼名濟移書示涇原劉昌祚乞通好如初昌祚以聞帝諭昌祚答之及入寇屢敗國用益竭乃遣謨箇咩迷乞遇來上表帝許之復詔陝西河東經畧司其新復城砦徼循毋出二百里夏之歲賜悉如其舊未幾夏主上書乞還侵疆帝不許

司徒韓公富弼卒

遺表大畧云陛下即位之初邪臣納說上誤聰明浸成禍患今上自輔臣下及多士畏禍圖利習成蔽風去年

永樂之後兵民死亡者數十萬今又戍未解百姓困窮
豈諱過耻敗不思救禍之時乎天地至仁寧與羗夷校
勝負願休兵息民使關陝之間稍遂生理兼陝西再圍
保甲州縣奉行勢俾星火人情惶駭不若寢罷以綏懷
之臣之所陳急於濟事若夫要道則在聖心所存與所
用之人君子小人之辨爾弼早有公弼之望名聞夷狄
遼使每至必問其出處安否臨事周悉不萬全不發當
其敢言奮不顧身忠義之性老而彌篤家居一紀斯須
未嘗忘朝廷計聞
贈太尉諡文忠

發明

弼歷仕三朝委身幹國忠義之性老而彌篤觀
其所上遺表則為國憂民之心可見矣故卒而
具其官爵者所以
深嘉而亟予之也

秋七月孫固罷以韓縝知樞密院事安燾同知院事○八

月蒲宗孟免以王安禮李清臣為尚書左右丞

御史論宗孟荒于酒色
及繇治府舍過制故免

九月朔日食○冬十月遼耶律乙辛伏誅

乙辛在興中府坐以禁物鬻入外國滅死出于萊州其
黨耶律仁傑削爵為民至是乙辛復謀來奔及私藏兵
甲事覺
伏誅

十一月太師文彥博致仕

彥博自河南入朝帝嘉其輔立英宗而不伐其功加兩
鎮節度使將行賜燕瓊林苑兩遣中使遺詩祖道當世
榮之至是請老以太師致仕彥博之在河南也與富弼
等用白居易故事就弼第置酒相樂尚齒不尚官洛陽
多名園古刹諸老鬚眉皓白衣冠甚偉都人常隨觀之
已而圖形妙覺僧舍謂之洛陽耆英會司馬光年未六
十以狄蕪暮
故事與焉

發明

凡書致仕予知止也彥博歷仕三朝老於王事
值斯之時弗克大用苟不致仕而去則不惟禍
將及身抑且素餐之耻矣君子其
可不知幾乎特書致仕蓋予之也

以陸師閔提舉成都茶場

李稷既死以師閔代其任
權利尤刻稅息倍於稷

十二月戶部獻今歲民數

時天下凡二十三路東南際海西盡巴楚北極三關東
西六千四百八十五里南北萬一千六百二十里天下
主客戶一千七百二十三萬一千七百一十三

發明

大中祥符七年戶部奏戶九百五萬五千七百
二十九口二千一百九十七萬六千九百六十
五至是所奏之數戶僅一千七百二十一萬一千七
百一十三而口不與焉然自甲寅至癸亥一百十五
年而所增者一萬九千四十一戶神宗待其戶口之
數窮奢極欲自謂長享太平不料禍出目前生民塗
炭較諸天寶不能三分之一然則有天下者豈可不知所戒哉

子甲

七年春正月夏人大舉寇蘭州

初李憲以夏人數至蘭州河外而翔翔不進意必大率
乃增城守之備至是果大舉入寇步騎號八十八萬圍蘭
州意在必取督衆急攻夫如雨雹雲梯鞏洞百道並進
凡十晝夜不克糧盡引去尋復寇延州順德軍定西城
及熙河諸砦

夏五月詔以孟軻配食孔子

先是判國子監常秩請立孟軻楊雄像于廟庭仍賜爵
號又請追尊孔子為帝下兩制禮官詳議以為非是而
止知鄆州魯孝寬復請加封孟子乃詔封為鄒國公至
是復詔孟子與顏子並配孔子又追封荀况為蘭陵伯
楊雄為成都伯韓愈為昌黎伯從祀廟庭

發明

夫楊雄曰古者揚墨塞路孟子辭而闕之廓如也
施雖切何補然賴其言而今之學者尚知宗孟氏崇
仁義貴王賤伯而已然何無孟氏則皆服左社而言
侏離矣故韓愈嘗推尊孟氏以為功不在禹下者為
此也自孔子既沒天生孟氏以續斯道之傳斯民之

類不至糜爛絕滅者孟氏之功用也神宗惑於邪慝所為不正其規儒道不啻枘鑿之不相入然以孟軻配食孔子乃見於弊政控僣之日故綱目特筆予之亦以見天理之在人心自有不可得而泯沒者神宗紛紛制作獨此為美故特表而出之所以不沒其善也

廣義 嗚呼孟軻配享其舉當矣然封荀况楊雄無乃不可乎彼荀况嘗曰亂天下者必孟子子思也

其於孟氏之道同乎否乎楊雄賦反騷以詆屈原作美新以頌王莽是皆叛孔孟而反正道者也以二子從祀孔廟不亦謬乎

秋七月王安禮罷○冬十二月端明殿學士司馬光上資

治通鑑

初光約戰國至秦二世如左氏體為通志以進英宗悅之命續其事就崇文殿開局許自選官屬得借龍圖天章三館秘閣書籍給御府筆墨繒帛及御前錢以供果餌以內臣為承受光遂與劉攽劉恕范祖禹及子康編

集帝即位賜名資治通鑑製序文賜之會光出知永興軍以衰病乞閒乃差判西京留司御史臺及提舉崇福宮前後六任聽以書局自隨光於是徧閱舊史旁采小說扶摘幽隱較計毫釐上起周成烈王二十三年下終五代又畧舉事日年經國緯以備檢尋為目錄又參考群書評其同異裨歸一塗為考異合三百五十四卷歷十九年而成至是上降詔獎諭以光為資政殿學上降詔獎諭以

八年春正月帝有疾三月詔立延安郡王傭為皇太子賜

名煦皇太后權同聽政

帝疾甚群臣請立皇太子及請皇太后高氏權同聽政許之三月甲午朔立傭為皇太子賜名煦先是岐王顯

凡

嘉王顧日問起居太后既垂簾命二王母輒入且陰救
中人梁惟簡妻製十歲兒一黃袍懷以來蓋密為踐祚
倉卒備也初太子之姪高公繪方負外郎刑怒與蔡確
成謀密語太后之姪高公繪公紀曰上疾不可諱延安
幼冲宜早定論岐嘉皆賢王也公繪驚曰此何言君
欲禍吾家邪恕知計不行反宣言太后屬意岐王而與
王珪表裏導確約珪入問疾陽鈞致珪語使知開封府
蔡京伏劍士於外須珪小持異則執而誅之既而珪言
上自有子定議立延安怒益無所施及太子
已立猶與確自謂有定策功傳播其語於朝

發明

是時神宗寢疾群姦謀變向非哲后在內維持
調護則儲位易矣是以有天下者當亟立太子
以正國本國本正而天下罔不正矣
故綱目特書于策所以深幸之也

帝崩太子即位赦

帝崩年三十八太子即位生十年矣史臣曰神宗孝友
謙抑敬畏輔相不事遊幸勵精圖治將大有為未幾王
安石入相安石為人倖倖自信知神宗志吞幽薊而數
敗兵帝奮然將雪數世之耻未有所當遂以偏見曲學

趨而乘之天下洵洵屬動帝終不覺悟方斷然廢逐元
老嬪斥諫士致祖宗之良法美意變壞幾盡自是邪佞
日進人心日離
禍亂日走借哉

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皇后曰皇太后德妃朱氏曰皇太

妃

德妃帝生母也太皇太后既聽政散遣脩京城後夫止
造軍器及禁庭工技出近侍尤無狀者戒中外無苛歛
寬民間保戶馬事由中旨王珪等弗預知也蔡確思求
媚於太后以自固太后從父高遵裕坐西征矢律抵罪
因上言乞復遵裕官右曰遵裕靈武之役塗炭百萬先
帝中夜得報起環榻而行徹旦不能寐自是驚悸馴致
大故禍由遵裕得免刑誅幸矣先帝肉未冷吾
何敢顧私恩而違天下公議乎確悚慄而退

廣義

高遵裕太皇太后從父至親也觀其拒蔡確之
請非其心之至公至明者能之乎且垂簾之始
政事一新俱有可觀而神宗之不逮遠矣
史稱其女中堯舜信哉此亦未不得已也

罷京城邏卒及免行錢廢濬河司蠲逋賦

尋詔寬民力有司或致廢格者監司御史糾劾之

司馬光自洛入臨夏五月詔求直言

光居洛十五年天下以其為真宰相田夫野老皆號為司馬相公婦人女子亦知其為君實也神宗崩光欲入臨避嫌不敢時程顥在洛勸光行乃從之衛士見光皆以手加額曰此司馬相公也所至民避道聚觀馬至不得行曰公無歸洛留相天子浩百姓光懼亟還太后遣內侍梁惟簡勞光問為政跡當先光請開言路詔榜朝堂而大臣有不悅者較六語云若陰有所懷犯非其分或翦搖機事之重或迎合已行之令上以僥倖非其分或眩惑流俗若此者罰無赦後復命示光光曰此非求諫乃拒諫也人臣惟不言言則入六事矣乃具論其情啟詔行之於是上封事者千數

發明

衰之極者盛之漸否之甚者泰之基易曰有命無咎疇離祉此之謂也時民苦弊政天下疲勞

其曰罷京城邏卒罷免行錢廢濬河司蠲逋賦求直言皆當時之所急者今茲一舉而恤民求言之意已漸華正人漸用生民既瘁而復蘇天下已傷而復愈蓋由太后之為母也故特詳書以著其美焉

召程顥為宗正寺丞未至卒

願嘗曰新法之行乃吾黨激成之當時自愧不能以誠感上心遂致今日之禍豈可獨罪王安石也至是召為宗正丞未行而卒年五十四顥自十五六時與弟頤聞汝南周敦頤論道遂厭科舉之業慨然有求道之志未知其要泛濫于諸家出入于老釋者幾十年迄求諸六經而後得之資性過人充養有道純粹之氣盛于面背門人交友從之歲久未嘗見其忿厲之容遇事優為雖當倉卒不動聲色深有意經濟方召用遽卒士大識與不識莫不哀傷焉文彥博來衆論題其墓曰明道先生弟頤序之曰周公沒聖人之道不行孟軻死聖人之學不傳道不行百世無善治學不傳千載無真儒無善治士猶得以明夫善治之道以承諸人以傳諸後無真

偏則天下賢賢焉莫知所之人欲肆而天理滅矣先生
生乎千百年之後得不傳之學於遺經以興起斯文為
已任辯異端關邪說使聖人之道煥然復明於世蓋自
孟子之後一人而已然學者於道不知所向則孰知斯人
之為功不知所至則孰
知斯名之稱情也哉

發明

書召程顥喜之也書未至卒惜之也蓋自周公
沒聖人之道不行孟軻死聖人之學不傳程子

得說不傳之學於遺經以興起斯文為已任辯異端關
邪說使聖人之道煥然復明於世蓋自孟子之後一
人而已顯於神宗之朝弗果太用時方知其名而召
用之而顯已借終矣豈非斯民之大幾乎使天
假之以年則其道大行而民被其澤不致邪說誣民
充塞仁義為是以君子深為顯惜而又為斯世惜也
夫悲

廣義

書曰未至卒者傷
吾道之不幸也

天居厚有罪貶知廬州

居厚在京東最苛刻劇盜王冲因民怨聚眾數千欲乘
其行部至徐纂取投諸鐵治中居厚聞之間道遁去至
是以言者論降知廬州尋責
為成州團練使黃州安置

王珪卒

珪以文學見推流輩然自執政至宰相凡十六年無所
建明率道諛將順當時目為三吉相公以其上殿進呈
云取聖旨上可否訖云領聖旨
退諭稟事者云已得聖旨也

發明

王珪為相無所建明率道諛將順而已豈非
小人之魁桀乎故卒而削去其官以示貶

以蔡確韓縝為尚書左右僕射兼門下中書侍郎章惇知

樞密院事○以司馬光為門下侍郎

詔起光知陳州過闕留為門下侍郎既而蘇軾自登州
召還緣道人相聚號呼曰帝謝司馬相公母去朝廷厚
自愛以活我是時天下之民引領拭目以觀新政而議
者猶謂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光曰先帝之法其善者雖

百世不可變也若王安石呂惠卿所建為天下害者改之當如救焚拯溺况太皇太后以母改子非子改父也於是衆議少止羅從彦曰孔子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此孝子居喪志存父在之道不必主事而言也况當易危為安易亂為治之時速則濟緩則不及改之乃所以為孝也天子之孝在於保天下光不即理言之乃日以母改子非子改父以此害於治豈亦光有以召之邪

六月賜楚州孝子徐積粟帛

積事親孝旦夕必冠帶定省從胡瑗學所居一室寒一裘吸粟飲水雖瓊遺以食亦不受以父名石至終身不用石器行遇石則避而不踐中年屏居窮里而四方事無不知嘗借人書經夕還之借者給言書中有金葉積賣衣償之不與辯後以近臣薦授楚州教授每升堂訓諸生曰諸生欲為君子而使勞已之力費已之財如此而不為君子猶可也鄉人榮之父母欲之父母惡之如此而不為君子聞者敬服及卒賜謚節孝

發明

治天下者褒忠臣所以勸民義褒節婦所以勸民節此皆為國之善政風化之大閑不可不講求之也徐積事親誠孝人無間言今能賜以粟帛則其褒孝之心極其切矣天下之人豈不觀感而興起於孝乎大書特書深予之也

廣義

徐積仕者也何不銜之而稱其孝子乎曰銜之不足貴也稱孝子者乃所以貴之也傳者味之其義得矣

秋七月以呂公著為尚書左丞

公著知揚州被召侍讀太后遣使問所欲言公著曰先帝本意以寬省民力為先而建議者以變法侵民為務與已異者一切斥去故日久而弊愈深法行而民愈困誠得中正之士講求天下之利病協力而為之宜不難矣既至拜左丞公著既居政府與司馬光同心輔政推本先帝之志凡欲革而未暇與革而未定者一一舉行之民便

罷保甲法

先是司馬光言于太后曰兵出民間雖云古法然古者八百家纔出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開民甚多三時務農一時講武不妨稼穡自西司馬以上皆選賢士大夫為之無侵漁之患故卒乘輯睦動則有功今籍鄉村之民二丁取一授以弓弩教之戰陳農民半為兵也三四年來文令三路置都教場無問四時每五日一教一丁在閱一丁供送雖云五日而保正長以泥期除草為名聚之教場得賂則縱否則留之是三路耕耘收穫稼穡之事幾盡廢也至是復力言其公私勞擾有害無益遂詔罷之

廣義

溫公之罷新法所謂拯溺救焚不足喻其快信如此哉易曰未占有不孚溫公有馬

冬十一月復以鮮于侁為京東轉運使

熙寧未侁已嘗為京東轉運使至是君厚賤復用之司馬光語人曰今復以子駿為轉運使誠非所宜然朝廷

欲救東土之弊非子駿不可此一路福星也安得百子駿布在天下乎侁既至奏罷萊蕪利國鐵冶又奏海鹽依河北通商民大悅

葬永裕陵○罷方田法○十二月罷市易法貶呂嘉問知

淮陽軍

言者交論市易之患被于天下本錢無慮千二百萬緡率二分其息十有五年之間于本當數倍今乃僅足本錢蓋買物入官未轉售而先計息取償至於物貨苦惡上下相蒙虧折日多空有虛名而已監察御史韓川論市易以為雖曰平均物直而其實不免貨交取利就使有獲尚不可為况所獲不如所亡願罷其法於是詔罷市易而削前提舉市易光祿卿呂嘉問三秩貶知淮陽軍其黨皆降黜

罷保馬法

發明

於戲民之憔悴於虐政可謂極其至矣今能於保甲方田市易保馬之法次第而罷之其幸故

鼎新為可見焉殆見天下之疾首蹙額者皆變為含
哺鼓腹之俗矣苟或哲宗不改賢母之政一遵祖宗
之法天下何由而亂耶惜乎哲宗不足以語此易曰
山下有風蠱君子以振民育德此之謂也綱目備書
皆喜而予之詞耳

○起居舍人邢恕有罪貶知隨州

恕博貫經籍能文章從程頤學司馬光呂公著王安石
吳充皆重之然天資詭詐冒進與蔡確謀立岐王顥事
既不成會王珪卒恕與確及章惇宣言太皇太后及吳
充有異議顥確擁護而止自以為功至是復為高公繪
草奏乞尊崇太妃為高氏
異日計太后怒黜知隨州

發明

直書有罪貶惡而絕之之詞也前書吳居厚有
罪貶者居厚之在東京取為苛刻邢恕之在朝

廣義

抑觀高后聽政之初起司馬光呂公著程顥
嘉問邢恕罷保甲團教方田市易養馬諸法皆

所以合天心而協人意者也孰
謂女后當國而無足稱者哉

精文
合司
夫當
心圖
而而
幽無
人意
皆皆
出造
操



